這一群羊

白譯作之一・柴田錬三郎原著・文星書店出版

這一群

白譯作之一・柴田錬三郎原著・文星書店出版

這一群

這一群

白譯作之一

原著者　柴田錬三郎
發行人　蕭孟能
出版者　文星書店
發行所　文星書店
　　台北市衡陽路15號
印刷所　台灣武學美術印刷公司
　　台北市長安東路2段15號
定　價　每冊新台幣20元
初　版　中華民國52年10月10日

有版權　內政部登記證
　　內業版字第44號

這一群

徐白譯作之一

自序

這兩件事，連我自己想想也覺得奇怪。第一：我打過二十幾年的鎗桿兒，現在却要起筆桿兒來，而且一耍居然就是六七年，幾乎由副業變成了本行，大有票友耍下海之勢。雖說班超投筆從戎，千古傳爲佳話；至於棄武就文，似乎就沒有什麼光榮的典故可以援引攀附了。想當年，弱冠東渡，負笈扶桑，一心只望學萬人敵，作干城選，幾曾料到今天竟要筆耕餬口，煑字療饑，這眞是那裏說起！

第二：我自幼却愛看閑書——而聖經賢傳八股策論不與焉。閑書之中，尤其歡喜讀小說。但是，對於翻譯的小說，我一向是深惡痛絕發誓不看的。而我這六七年來耍筆桿爬格子，却專門翻譯日文小說——雖然有時也寫點散文隨筆什麼的。天下事之矛盾，人的命運之不可測，有如是者！

且不管什麼奇怪矛盾，既有格子可爬，稿費可拿，說不得只好就棍打腿往前幹罷！於是，今天也翻，明天也譯，一晃六七年下來，倒也譯了有十幾部長篇小說。但直到如今，只出過一部單行本。因爲我終日窮忙，沒有功夫來料理這些，而況鄭板橋先生說得好：「好看大家看看，否則糊塗覆瓿，聽之而已！」這句話我也頗有同感。所以，除了

朋友們和讀者來問「有沒有單行本」時，覺得不無歉然之外，就一擱至今，幾乎自己也淡然忘之了。

文星書店蕭孟能先生，今之有心人也。他幹出版事業，提倡文化，同時並沒有忘記「網羅散逸，看拾叢殘」，認爲我這些譯作尚有可取，聽其湮沒，似乎可惜，願意把這十幾部小說全部陸續付刊出版。在神怪與色情作品猖獗氾濫的今天，他還能有此魄力與決心，使我頗有「空谷足音」之感。

尤其是他對於一本刊物的出版，自排印、紙張，以至於封面、插圖，無不細心愼重的從事。對於原著人的意見，更非常尊重，不惜再三徵詢研討，以求盡善盡美。像這樣的辦事態度，在今天一切都是敷衍糊混的時代，實在難能可貴。以他如此的敬人敬事敬業，自能博得作家的欽佩而樂於和他合作了。

現在，這些單行本即將問世，內容好壞，讀者自有定評，但是我自己似乎也應該寫點什麼放在裏面，纔像這麼回事。雖然我的譯筆不見得如何高明，但既出單行本，則賣什麼，叫喝什麼，亦理合吹騰一番，以符論語祉戒條「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之義焉。

翻譯這件事，在中國，歷史不爲不久了，可是，應該怎樣翻纔對？怎樣譯纔算好？

却從來沒有個規範可循。直到清末，嚴幾道先生纔指示出三個字的原則，曰：「信、達、雅」。這眞是從事翻譯的人所當拳拳服膺的金科玉律。可是，話又說回來了，翻譯的對象，種類繁多，這「信、達、雅」三字應如何配合？其比重當如何安排？這就「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譬如說：我們翻譯公文或學術性的東西（條約、契約、議案、書籍、講義等等），爲了對原文忠實，爲了保特原文原語的意義的精神，「信」字占的比例就大，「達」字次之，「雅」則適可而止，不太碍眼就行了。譯出來的東西雖然生硬一點，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因爲我們是辦理交涉或研究學術，「失眞」便一文不值了。

但是，要談到文藝作品，如小說、詩歌、戲劇、隨筆、遊記之類，翻譯起來，「雅」字的行情就得提高，雖不能凌駕「信達」而過之，至少這三個字是應當平均而毫無軒輊的。文藝作品的最大目的在刺戟讀者的情感，引起喜怒哀樂的共鳴，倘若文章欠「雅」，叫人讀來只覺得「別扭、討厭」，看不幾行就要手倦拋書往訪周公，那還能有什麼感動呢！

就拿我來說罷！以前我之所以厭惡翻譯小說，並非否認外國作家的文章價值，而是實在受不了譯文給我的虐待。他們的譯文，語句構造既覺佶屈聱牙，好好一句話，不肯

平舖直敘，偏要曲曲折折扭扭捏捏，拐彎兒繞圈子，一句四五十箇字，安上五六個「的」，外帶一大堆形容詞動詞，叫人沒有法子一望而知，總要在腦子裏翻幾個過兒，纔知道他說的是什麼，這不成了沒事找事，對着書本猜悶兒！而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鈎軸磔格的人名地名夾在其中，都是把一些毫不相干的字硬拉到一起，來湊合發音，使人看了有素昧平生舉目無親之苦。這兩大因素攪在一起，無論它的小說怎麼好，我讀着總覺得刺刺撓撓地不舒服，如同聽外國人結結巴巴說中國話一樣的難受。俗語說：「惹不了你，我還躲不了你！」於是我只好敬翻譯小說而遠之，不敢請教了。

由於我深知翻譯小說之不得人心，毛病出在那些地方，因此，我既捧上了這個翻譯小說的飯碗，我即立誓不能再虐待我的讀者，所以，我譯小說的步驟是：先把原文忠實地翻成中國話算是初稿。第二步，就着初稿，對照原文，着手修改，盡量把原文的「語感」表達出來。然後，自己把譯文逐句在嘴裏唸着，一面再作第二遍的改削——看看是不是唸得順口？聽得悅耳？而想着不堵心？雖然我的本領不濟，不能像白香山做的詩，老嫗都解，但我却是朝着這個目標不斷努力着的。

我覺得：小說的原文雖是外國人寫的外國文，但現在既由我這個中國人翻譯，翻譯出來又是給中國人看的，一言抄百總：那就得「中國人要說中國話！」我譯日本小說的

信條，就只是這八個字。謹以此一言，貢獻給現正從事翻譯或有意翻譯外國文藝作品的各位先生，作爲參考，或者也可算是愚者千慮之一得吧？

嚴幾道先生所譯各種學術論著，其義法之謹嚴，下筆之不苟，確實值得我們欽敬。他自己曾說過：「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眞可以令我輩後生愧煞，可是，話又說回來了，我們生不逢辰，要靠爬格子趕稿子賣錢吃飯，怎能比得他老人家，倘若「一名之立」，眞的「旬月踟躕」起來，一家老小豈非有斷炊餓飯之虞乎？所以，說來說去，廢話扯了一大堆，歸根結底，我翻譯的東西，仍然多半是急就之章，眼高手低，心餘力絀，不滿意的地方（連我自己）多的很，沒別的，只有請各位讀者多多原諒！多多給我指正！

徐　白

五二、八、二五、於北投不知非齋

一

交叉點上，汽車猶如潮水一般，在紅綠燈信號管制之下，一會兒呼呼地直湧過去，一會兒像關上水閘似的攔住了潮頭。

兩個年紀還輕的薪水階級的人，正由交叉點穿過，其中一個指着一輛高級轎車：

「喂！瞧那一輛……」

另外一個舉眼看了看，點點頭：

「唔！眞不壞！」

這是一輛新型的別士，駕駛台上坐着一位滿頭白髮眉目端整的老紳士。後邊車座空空的，一個人也沒有。

他一定是一位很有錢的富翁。像這樣接近人生終站而品格不俗的老紳士，獨自一人駕駛着高級汽車，這副光景，叫旁人看了也確實感覺很舒服。

剛纔那兩個青年人，一定不約而同地在心裏想着：

「我們將來上了年紀之後，希望也能過到這樣的舒服日子就好了！」

綠燈亮了，「別士」很穩重地一晃動，向右拐彎，駛上了往「浦和」方面的大道。

駕駛台上老紳士的神氣，非常沉着。

初冬朝陽的光，充滿在天空和地上，看上去，老人似乎正在享受孤獨駕車兜風的樂趣。

絕對想不到他現在是要去死的人。

誰能看得出：他對於世上的一切都已絕望，決心明天陳屍於高原的落葉松林裏呢？

「別士」駛過「大宮」，放出時速一百公里的速度，向死神的懷抱疾馳而去。

老紳士在高崎一家 ARIVE INN（連汽車也可以開進去的飲食店）停車稍事休息，喝了一杯水。他從昨天到現在，就只喝了這一杯水。

在這個飲食店的觀光汽車旅行團的客人，大家都訝異地望着老紳士，好像看到另一世界的奇怪人種。

的確！老紳士長身玉立，瀟灑不群，特別顯得SMART。

不久，車子駛上了「碓冰嶺」有無數拐彎的坡道。

老人的駕駛術很高明。迎面過來的汽車也極少。

穿過「熊平」高架線旁，正繞過一道彎的時候。

忽然，右邊斜面樹陰裏，飛出一件通紅的東西，滾到車子的前方。老紳士「噯」的

煞住了車。

原來是一隻可愛的女人皮鞋。斜面上跳下來一個青年女子。

她身上披着一件黑色披風似的東西，大腿以下却是光光的，還赤着一雙脚。

她一頭的好頭髮燙得怒髮衝天，根根朝上豎起蜷着，大概這就是所謂火焰髮型吧？

一雙大眼睛，閃閃發光，嘴裏不知道在叫些什麼。

老紳士旋開車窗，溫和地問道：

「你怎麼了？」

小姑娘走近前來，臉上餘怒未消：

「讓我搭箇車！」

小姑娘動作倒很敏捷，一頭鑽進來，坐在老紳士身邊，恨恨地望着前方，自言自語道：

「他媽的！差點兒凍死我！」

「凍死你？」

老紳士發現她裹在身上的是一條毛毯，再打量她的側面臉兒。

短短的鼻子，向上翹着，可是嘴和鼻子倒很調和，上唇尖尖的朝上翻翻着，顯得很

小姑娘渾身精赤，只披了一條毛毯。

有愛嬌，看樣子不過十七八歲吧？

「喏！你看！」

小姑娘「叭」地掀開毯子給他一看，又「叭」地裹攏起來。

老紳士眼裏，留下一對高高聳起的雙乳的印象——原來她除了外面一條毛毯之外，渾身竟是精光的！

開動車子，老紳士好像向自己說話似的：

「碰冰嶺上，還有剝衣服的强盜嗎？」

二

小姑娘氣鼓鼓地默不則聲，只凝望着前方。

又拐了幾箇彎，老紳士想起一件事來，問道：「你也往這條路去嗎？」

小姑娘答道：

「沒有關係，剝猪玀的正在等着呢！」

「怎麼回事？這是……」

「我們三個人坐着一輛MG來的，兩男一女……這根本就錯了！哪！是不是？…

……伯伯剛纔說的對，他們倆都是剝衣服的强盜！」

「……」

「騙子！强盜！殺人兇手！我若做了這班東西的口中之食，那還了得！」

小姑娘激昂地說：「處女是很寶貴的啊？伯伯！」

「對！很寶貴的啊！」

「一股勁兒地硬逼着人家要這箇，我說什麼也不能給他呀！」

「不能給他噯！」

老紳士學舌似的回答，忽然感覺小姑娘的視線凌厲起來了。

他仍然裝不知道，把車子拐過前面的急彎。

小姑娘向這位救命恩人的側面臉兒凝視了很久。她雙眸之中：有訝異之色，有很感興趣之色，有憧憬之色，各種色彩浮起來，又滅下去。

結果，她說了這一句話：

「好漂亮哪！伯伯！」

老紳士沒有辦法回答，只好默然不語。

「伯伯這樣體面人物，在日本也得數在前十名之內啊！」

「謝謝你！」

「我的處女貞操送給你罷！您太體面了，送給您，不後悔！」

這話來勢太猛了，老紳士只得煞住汽車，態度很嚴肅地向她：

「你下去！」

「您生氣啦？」

小姑娘擔起心來。

「你的同伴們，也許是因爲你抵抗纔把你剝光了拋下來，可是你要知道：相反的，也有人因爲你把貞操當橡皮糖似的隨便給他而生氣！」

「您多原諒！」小姑娘合掌拜着：「別趕我下去！好容易暖和了一點……」

「自己要尊重自己！」

「是是！……說話也得恭敬些纔對！」

老紳士倒被她引得苦笑起來了。

三

輕井澤舊道的銀座街，好像假期中的電影製片廠一樣，空空洞洞，連個人影子也沒

有。這條街只有盛夏熱鬧一個月。現在，所有的店舖，差不多都關着門。

高原上冬天的太陽光，清澄而明亮，照在這條街上，反而更顯得空洞寂寞。這裏是緩緩傾斜的一條坡路，一眼可以望到底，街上沒有人，路面也變得寬了！只有一樣東西引人注目的，路上停着一輛紅色的M•G。

一會兒，一條橫巷裏，走出來兩個人。

兩個人都將近六尺高，一個上身穿的黑襯衫，下邊是鼠灰色的西裝褲，一個是紅毛衣，下身穿的白色法蘭絨褲。

兩人回到M•G車旁，面面相覷。

彼此的臉色都不好看，好像已爭執了老半天的樣子。

臉色險惡的原因很多，最大的原因是肚子餓了。還有就是各執己見，互不相下。

黑襯衫的一個絕望地說：

「除了幹一仗，沒有法子了！」

紅毛衣的那個嘻的一笑：

「唔。這地方也正合適。」

在他們兩人眼中，這條沒有人影子的長長的街市，大概很像西部武打片裏決鬥的地

點吧。

兩人都把兩手插在袋裏，揑着決鬥武器的兩箇拳頭，離開M•G，並肩走出了四五公尺。

然後，轉過身來，面對面，立刻開始了猛烈的鬥毆。

他們對於拳鬥，似乎都很下過一番功夫。

黑襯衫的下巴先吃了一下，被打得身形直晃。但他馬上站穩脚步，向敵人胸前送進去一拳，

紅毛衫「嗚」的一叫，彎下腰來，黑襯衫瞄準了他，連頭帶肩膀撞了上去。

兩隻野獸似的，在路上扭成一團，骨碌骨碌地滾來滾去。從車站那邊駛來的「別士」，正在這時，出現到這條街上。

「啊……他們打起來了！」

「伯伯！開過去，輾死他們！」

老紳士不做聲，依然開着八十公里的速度，向坡上駛去。

一黑一紅兩個青年聽到尖銳的喇叭響，還是不鬆手，照樣扭作一團，向店舖房屋的一邊滾了過去。

「兩個混蛋！」

聽到汽車上有人開罵，兩個同時昂起糊滿了血的腦袋。

小姑娘下死勁啐了一口唾沫，儘力伸出通紅的舌頭向他們做了箇醜臉。

兩個青年慢慢地爬起身，呆呆地目送着別士抹過那邊的轉彎角，然後，面面相覷。

「新子這傢伙，倒捉到了這麼好的寃大頭哩！」

黑衫青年恨恨地。

「你起初還擔心，怕她凍死了吶！你看！像這種黃鼠狼似的野丫頭，那兒都會鑽進去取暖的。不過話又說回來啦，能鑽進那麼漂亮的別士，她倒還眞有一手哪！」

紅衫青年撮起三箇指頭，「劈」地捏了箇榧子：

「總而言之，最上當的，是我跟你囉？」

「恐怕是如此！」

兩人嘻的一笑，同時伸出手來，對握了握。

黑的叫「松村俊夫」。

紅的是「納屋浩」。

這兩位在城南大學商科二年級讀書，而且都是繼續留級兩年的老學長。

他們自我批評：在教室裏聽講的頭腦等於零。眞的！松村俊夫曾造成寫一張郵片，會寫出十箇錯字的記錄。倘使他在羅馬的世運會沒有得到游泳第三名，恐怕他的父親早就叫他退學，到自己經營的北海道牧場當牧童去了。

再說這位納屋浩，他能悄悄地帶了一部機器脚踏車，跑到印度，一箇錢也不花，旅行了半年。等他回到日本的時候，還帶了個七八歲的印度女孩子回來。現在這個印度女孩子，他還把她養在公寓裏呢。

納屋浩對朋友們提到這個女孩子的時候，都稱她「老婆」。納屋浩父母雙亡，給他留下很多股票，他就靠這箇過日子，對於做股票，他很有一套。M·G也是他的。

四

老紳士車上載着這個來歷不明的名叫新子的姑娘，徐徐開進了自己別墅的庭中。

幾千坪的庭院，除了幾株兩人合抱的紫松亙樹之外，就是白樺樹林，地面上滿覆青苔，中央一股清泉，一年不斷地流着，潺潺有聲。

整個的院子，帶着徐緩的傾斜。像這樣，白樺林中，聳立着一座很講究的白色別墅，這種風景，要叫詩人們誇張地形容起來，可以說是「瑞士的幻想」吧。

但是新子下了汽車，四面一望，對於這樣美好的景色，只表示了一句：

「哼！」

她來不及欣賞風景，因爲已被寒冷的空氣震懾住了。

別墅的窗戶都釘得緊緊的，老紳士徐步走上洋台式的玄關，拿出鑰匙打開門。

新子全身皮膚緊縮，抵抗着高原地帶的寒氣，兩脚不住一起一落的跳動。

老紳士回頭看到，關照她道：

「把那壁爐裏生起火來！」

壁爐旁邊，整齊地堆着許多乾柴。

老紳士向裏面去了。

不大一會，柴火燄騰騰地燃起，把蹲在壁爐前的新子的臉兒映得通紅。老紳士抱着一件白色兎毛衫一條長褲，從裏面出來了：

「穿上罷！」

「誰的？這是……」

「我死掉的孫女兒的，她穿到今年夏天……。」

「……」

新子凝望着老人沉痛的表情。

「跟你同樣年齡，身裁也很彷彿。臉兒却完全兩樣……。」

「怎麼不在了？」

「她自殺了。」

老紳士黯然地說。說完，又慢慢地走向裏面去了。

新子望着他長身玉立的背影，忽然發生了一種預感：

「說不定，他也是來自殺的吧？」

五

這位老紳士——東亞開發公司董事長、佐倉總一郎，正坐在二樓上西式房間裏，望着直伸到窗口的紫松樹枝上，站着一箇松鼠兒。牠不知從哪裏銜來一箇果實，用前邊兩隻脚按住，小嘴翕張着正在啃呢。

佐倉總一郎在戰前很早以前，就已蓋起了這座別墅，從那時候起，就常看見幾隻松鼠在院子裏跑來跑去。

現在面前的這隻松鼠，一定是當時那些松鼠不知第幾代的兒孫。

在去年以前，他曾以微笑欣賞過這些小動物，但現在他的眼中看起來，却是活在這世上的貴重的生物了。

——不僅是人類，凡是投生到世界上來的，都有活下去的權利啊。

話雖如此，佐倉總一郎唯一的骨肉——孫女兒圭子，却在一箇月之前，拋棄了生的權利。

她只留下幾句遺書：

「爺爺！再見了。圭子不願意活下去了，我到爸爸、媽媽跟前去！」

這件事的打擊，使佐倉總一郎自己也失去了活下去的氣力。

在十年之前，對於電力、土地、鐵路三種事業，他握着最高的權威，實業界裏無人能和他匹敵。據人家說起來：「如果惹翻了佐倉總一郎，恐怕日本全國的私營鐵路，明天起就不能開車。」他的實力就有如此龐大可驚。

像這樣的人物，好容易下了決心，想要擺脫一切社會地位，下野退隱的時候，平空又受到這箇打擊。

這位五十年來不知敗北爲何物的大實業家，在家庭方面，實在是一個不幸的孤獨者。

但是，現在終於到了自己動手結束他孤獨的一生的時候了。

他身邊桌上，有一隻黑皮包，皮包裏放着有佐倉總一郎全部的事業記事冊。

假如把這十幾本記事冊公開出來，只怕政界、財經界的那些大好老，全得挨排兒的垮台。

佐倉總一郎常想把這些記事冊燒掉，但這些冊子上，一字一句，都刻着有自己血淋淋奮鬥的傷痕在內，因此終於沒有捨得燒掉，今天帶到此地來了。

如若有人看到這些記事冊子，想起一樁事業之成功，是如何的殘忍、冷酷，而充滿着罪惡？恐怕都要毛骨悚然。

被佐倉總一郎推動的大事業的齒輪輾死的犧牲者，有二十個人以上。其中半數都是自殺了的。

他們是怎麼慘遭輾斃的呢？在這些記事冊裏，都詳盡而忠實的記載着——沒有一點虛僞。

而這些政經財界的人物，所用的策略是如何的卑劣？爲了金錢權利，昨天的友人，今天就可以出賣，今天的敵人，明天又無妨拉攏成友軍，欺騙、恐嚇、諂媚、陷害……

……這許多翻雲覆雨的形形色色，一樁一件，都纖屑無遺地記在上面。

戰前的不談，單說戰後的，大規模的賄賂案件，就伸出十箇手指頭也不够數的。而這許多案子，大半都糊裏糊塗地不了了之。大老官們巧妙地鑽過法網，今天照舊滿不帶相，霸佔着政經各界的高位，聲勢煊赫，不可一世。

如果把這十幾本記事冊子公開出來，他們必定要震驚失色，索索發抖了。

但是……

對於佐倉總一郎，這些記事冊，已等於毫無價值的廢紙了。

在他眼中，一隻松鼠，倒反覺得是一件貴重的東西。

六

——對啦！……我倒忘了，還檢了個不良少女哩！

佐倉總一郎忽然驚醒，站了起來。

他到樓上來，又經過了兩箇鐘頭了。

他心裏期待着：那小姑娘能够走了最好！一面想着，慢慢地走下了樓梯。

在旺燃的壁爐前面，新子穿着死去的圭子的毛衫長褲，躺在原來裹身體的毛毯上，四肢蜷縮，正睡得沉沉地。

看她睡着的臉蛋兒，多麼天眞可愛！

佐倉總一郎不由得微笑着望着她，心裏道：

——由她去罷！也不好催她走。

正想到這裏，裏邊飯廳的電話鈴聲大震。

佐倉總一郎皺起了眉頭。

他今天到輕井澤別墅來，任何人都不知道呀！連東京家裏的下女也沒有告訴她們哪！

佐倉總一郎有點躊躇，但是電話鈴響箇不停，只好走進餐廳，拿起了話筒。

「喂！喂！……」

對方是沙啞的男人嗓音：

「佐倉先生吧？」

「……」

總一郎故意不答，對方低低笑道：

「您不開腔，我也知道！您是佐倉先生吧？果然，您還是到輕井澤來啦！我早就料到您會走上這條路的……像您這種孤獨的人，要挑自殺的地方，頭一箇浮現到眼前

的，必定是多年看慣的高原上的白樺樹林。」

佐倉總一郎倒也並不怎麼驚訝，只問道：

「你是什麼人？」

「負有殺您的任務的人！想要殺掉您把您手裏的記事冊搶走的，可不止我一個。不過，接受記事冊的，可以斷言：除了我，沒有別人！」

「你爲什麼就敢這麼隨便地坦白告訴我呢？……我既然知道有你這樣的人要來找麻煩：馬上會把這記事冊燒掉：和這世界告別呀！」

「可是，佐倉先生！您不會自殺：也不會燒記事冊的！」

「你倒很有把握！你根據什麼，說得這樣肯定呀？」

「好！我告訴您！您相信您的孫女兒圭子小姐已經自殺，不在世上了，是不是？」

「這話是什麼意思？」

對方爲什麼講出這種奇怪的話來：佐倉總一郎不明白。

圭子是在橫濱一家旅館：一間能望見海的房間裏服毒自殺了的。雖然因爲毒藥的作用：臉上現出許多可怕的斑點，但是佐倉總一郎親眼看到遺體：確實是圭子。她那高高的鼻子旁邊一顆小黑痣：也是圭子臉上的記號。

伴靈守夜的那一天，佐倉總一郎握過她那冰也似的冷手。她那彈慣鋼琴的細而長的纖指，也是佐倉總一郎所疼愛的一部份。

「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佐倉總一郎的語氣不由激烈起來了。

對方在電話裏又低低地笑道：

「什麼意思？就是說：圭子小姐沒有自殺，仍然還在人間的意思！」

「胡說！」

老人叫起來了：

「你想愚弄我？」

「我報告您的是事實！」

「事實？什麼事實！圭子死了，是我親眼目睹的。胡扯也別太過了份！」

「也難怪您不相信。但是，我除了告訴您：事實究竟是事實之外，也沒有旁的辦法！」

「圭子倘若還活着的話，請你帶到我面前來！」

「好的！給您帶來，和記事冊交換……」

「爲了要阻止我自殺，硬編出這種胡話來，未免要弄巧成拙吧！」

「再向您說一遍：您不會自殺，也不會燒記事冊！」

「在你們這些凶漢到達這裏之前，我已離開這箇世界了！」

「您一定回東京去！這是不會錯的。」

電話掛斷了。

佐倉總一郎茫然地站在那裏，半晌沒有動。

睡在壁爐前面的新子，眼睛微微張開一條縫，偷偷地看着。

她似乎已聽到這箇電話了。

七

一黑一紅兩個大學生，走進了輕井澤的教堂。

「跟我走！」

納屋浩把松村俊夫拉到這教堂來了。

松村俊夫莫名其妙地問道：

「到這裏做什麼？」

納屋浩答道：

「禱告呀！」

什麼話！既到教堂來了，禱告是當然之事，還用你說！

松村俊夫越發詫異：

「禱告些什麼呢？」

「只要禱告就好！」

「那是什麼禱告呢？有什麼用處？你是教徒嗎？」

「九歲受洗的。但是，高校二年級的時候，賣身給惡魔，破了童身！」

「別胡扯啦！」

納屋浩走到祭壇前面，跪下，低倒頭，眞的禱告起來了。

他的禱告很費功夫。

松村俊夫坐在當中椅上等着，好久好久，納屋浩還是不抬頭。

松村俊夫喊道：

「喂！差不多算啦！」

納屋浩也不理他，像個木乃伊似的，動也不動。

松村俊夫打了大大的一箇呵欠，點上一枝香煙，站起來，由納屋浩旁邊穿過，跨上傳道的教壇，抬起頭，望着抱着基督的聖母像：

「哼！把個沒有爸爸的孩子，生在馬廄裏，還裝沒事人兒吶！」

說着，把香煙插在聖母腹部衣服的皺紋裏，「拍！拍！」鼓了幾下掌，大聲唸誦道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忽然身後飛來一隻打火機，正打在後腦杓上：

「唷！好疼！」松村俊夫轉過臉來，瞪着納屋浩：

「怎麼？再打一架嗎？小子！」

納屋浩不答，似乎很疲倦地，坐到椅上。

松村俊夫在教壇上，像動物園裏的熊似的，走來走去。納屋浩望着祭壇，眼神看着遠處，好像在沉思什麼。忽然——。

松村俊夫兩手撐在教壇上，身體向前探着，低頭望着納屋浩，大聲喊道：

「喂！老浩！你已嚐過女人滋味了，可是我還是童男子，這不合式啊！豈不有點奇怪嗎？」

「一點也不奇怪！」

「不！奇怪得很！……我是童男子，所以有資格要求新子的處女貞操！」

——松村俊夫讓納屋浩駕駛着M•G，他自己在後面車座裏，把新子緊緊抱着，揿在座兒上，硬要剝她的三角褲。

新子身上穿的衣服全被撕碎，但是她一直抵抗到底。

結果，松村俊夫把新子剝光了，還是征服不了她，氣得將她推出車外。而抓起蓋膝毛毯扔給新子的是納屋浩。

納屋浩直到現在爲止，完全漠不相關，只顧開車。

松村俊夫對於納屋浩，時常感覺有點可怕。無論發生了多大的事，納屋浩決不動聲色，那副「與我何干」的態度也絕不改變。他有一種奇怪而冷酷的穩勁兒。

——松村俊夫吼叫道：

「呔！我可要拋棄童貞啦！對方不管是誰都行，哪怕是六十歲的老太婆也好哇！」

納屋浩抬起冷冷的眸子盯住他：

「你愛上了新子了吧？」

「誰愛她？」

松村俊夫氣憤憤地搖頭。

納屋浩站起身，往外走。

「喂！往哪裏去？」

松村俊夫叫着問他，納屋浩也不回頭：

「找新子去！」

八

新子抱着膝蓋，凝望壁爐中的火焰。

望着望着，兩點淚珠，沿着雙頰，「撲落」！滾下來了。她皮膚像陶器似的滑膩，掛下來的淚痕，映着火焰，發出美麗的光。

但是，她的眼淚，僅僅只是濡濕了長長的眼毛而已。

這位小姑娘，對於啼哭一事，似乎不大拿手。心裏不到難過之極，決不會流眼淚。至於放聲嚎啕，更是絕無其事了。

哭完之後，撅起了小嘴，似乎在生氣。也許她在對自己發脾氣——不該哭的！

「又怎麼啦？」

聽到溫和慰問的聲音，新子纔回過頭來。

不知何時，老紳士又從樓上下來了。

他左手還提着一箇黑皮包。

新子只把生氣的臉兒向着他，也不開口。

「我的孫女兒，也常常坐在這裏掉眼淚……。」佐倉總一郎說：「大概這地方會叫女孩子傷心吧？」

「伯伯！」新子還是氣鼓鼓地：「現在要去自殺，是不是？」

「你聽到電話了？」

佐倉總一郎問後，一陣苦笑。

「聽到了呀！」

「我纔不自殺哩！」

「可是，您在電話裏說：在你們這些凶漢到達此地以前，我已離開這箇世界了呀！」

「對方既是無賴亡命之徒，我也沒有對他們實行諾言的必要。」

「那些無賴在恐嚇您？」

「你在這裏只想想自己的事好了！與自己無關的事，最好不要對它發生興趣！……

……我現在出去一下。」

「我可以在這裏待着？」

「沒有關係！……不過，到了夜晚，那班無賴可能要來，你也許遭上池魚之殃。」

「伯伯！手槍呢？」

「我沒有這種兇器。」

「那麼，跟他們怎麼打呀？」

「跟無賴之徒打架也沒有用，打了一定會輸給他們的。」

「不要！不能輸給他們！」

新子大聲的喊起來了。

佐倉總一郎走出陽台，仰面望望陽光減色的冬日天空，然後，踏着青苔，穿過寬廣的庭院，出去了。

新子又轉眼望向壁爐中的火焰。

但是，現在心裏不向下沉了。

她心裏想的是：受着可怕的脅迫，還能如此沉着從容的老紳士。

她想：自己的父親如若是這樣的人，那多麼好哇！

新子不知道生身之父是什麼樣的人。自從她懂事以來，就只有母親和她兩個。爲什

麼沒有父親呢？她也從沒有問過母親。她看盡了母親所有一切的行爲，她覺得不必再問，沒有父親是當然的事。

新子覺得：自己母親可以向人家誇耀的優點，只有一件。

她的母親，生得特別的美貌。但是，連這一點，到了新子進了高校的時候，也感覺有點可厭了。

每逢母親到學校參加父兄會什麼的時候，她那種過分的美麗，反而使新子覺得煩惱、麻煩。

如若母親是好好的家庭的夫人，她的美麗，新子一定要引爲得意之事。不幸，她的母親却是銀座第一流酒吧的老板。第一流儘管是第一流，酒吧究竟還是酒吧呀。這件事，學校裏沒有一個人不知道。新子每當聽到他們談起，眞恨不得要退學。

有一次，新子聽說：母親喝醉了，在有樂町車站前面，抱住警察接吻，被新子同班同學的父親親眼看見了；新子勃然大怒，抓住向大家「嚼嚼喳喳」報告這箇新聞的同學，狠命揍了他幾箇耳光。

九

「新子……新子……新子……。」

聽得有人在叫自己，新子驚醒過來。

但是，她也沒有站起往外走，又檢起一根柴，拋到爐裏。

「新子呀！新子！」

那聲音漸漸近了。

新子焦躁地站起身，罵了一句：

「强盜！」

又蹲了下去。

一會兒，松村俊夫隔着林木，發現了放在院中的「別士」，大踏步走了進來。

他一看這別墅的格局，搖搖頭：

「唔！有錢哪！」

長長的個兒，彎成兩截，鼻子湊到青苔上，像狗兒似的吭吭地嗅着，自言自語道：

「青苔這玩意兒，跟媽媽的奶奶一樣氣味哩！」

他穿過院子，走上陽台。

像小偷兒似的從門縫向裏面張望了一會，「劈！」地揑了下手指。

但他並不馬上進去，只在門外偷窺着新子。

新子感覺到門外的視線，臉兒一點一點地僵硬起來。

松村俊夫回頭向身後望望，嘖咕道：

「老浩這小子，又上哪兒瞎摸海去啦？」

說着，輕輕地推開門，恭恭敬敬地：

「眞給您添麻煩，我迷了路，快凍死了，可以讓我烤烤火吧？」

新子紋絲不動。

松村俊夫站着——剛好跨在蹲着的新子頭上——伸出兩隻大手向着火：

「哦喝呵！好熱和！」

新子輕輕抬起臉來仰望。

從來沒有由這種角度看過男人的臉兒，嚇！頦子上還有箇大大的喉結，說起話來還會一上一下地動呢！眞好笑！

松村俊夫低頭望着新子，伸伸舌頭。

新子皺起鼻子，對他做了箇醜臉。

松村俊夫突然說道：

松村俊夫站在壁爐前面，剛好跨在新子頭上。

「喂！我決定跟你結婚啦！」

「渾蛋！」

新子罵過，又向他做了箇醜臉。

「眞的啦！做了我的老婆，請你坐噴射機，週遊世界！」

新子用兩肘使勁撞他的小腿。

松村俊夫張開兩腿，跨到新子肩膀上，喊道：

「噯呀！我要結婚哪！」

新子狠命一口咬住他小腿上的肉。

「哦唷！痛死我啦！」

松村俊夫「噗」地仰面倒下去，剛好兩隻脚夾住新子上半身，把新子也拉躺下來；

「求求你，答應跟我結婚！」

不管三七二十一，撲上去就接吻。

也不曉得什麼道理，這一回，新子只稍微抵抗了一下，忽然全身脫力，好像死了一樣。

松村俊夫像野獸似的，使勁吸着新子的嘴唇。

吸着吸着，松村俊夫覺得不對勁，離開了新子的臉兒。

新子雙眸緊閉，但是湧起的淚珠，却撐開睫毛淌了出來。

松村俊夫窘的站起身，新子仍然不動。

他獨自嘰咕道：

「好好地爲什麼哭起來了呢？……」

又經過了五分鐘不自然的沉默。

新子還是仰面躺着，悄然道：

「這裏的伯伯，被壞人脅迫着。」

「……」

松村俊夫望着新子的臉，不懂她說的是什麼。

「這位伯伯，到此地是來自殺的呀！」

「……」

「壞人又打電話來恐嚇，所以他想死也死不了啦！」

「……」

新子「叭」地站起來，使勁瞪着松村俊夫：

「這樣的好人，我們就眼瞧着他死在壞蛋們手裏嗎？」

「這跟我們沒有一點關係啊！」

「大有關係！我凍的快死，全虧了他搭救，還給了我這套毛衫長褲。你不是心裏愛我嗎？既然愛我，就得像個愛我的……」

「叫我怎麼樣呢？」

「幫助這位伯伯呀！……今天晚上，那些壞人要來的，你和老浩跟他們幹哪！」

「表演一下？」

「眞的呀！眞槍眞刀啊！」

新子挽着松村俊夫的頸子，跐起脚，「嘖！」給了他一箇吻：

「你愛我是不是？」

「嗡！」

松村俊夫很老實地點頭承認。

「那就幹嘛！大決戰！」

這時候，納屋浩正在離這別墅不遠的落葉松林中徘徊着。

他出神的散着步，似乎已經忘掉尋找新子的事了。

像這樣，在從未來過的寂靜的地方，呆呆地散步，納屋浩是最喜歡的。他自從中學二年級的時候，父母相繼去世，便一直孤獨地過到現在，不知道是不是因爲這箇緣故，他對於跟人家慇懃寒暄熱鬧起哄這一套，是最不拿手的。可是，他可並沒有一點陰鬱的地方，雖然時常沉默不開口，但人家眼中到處都有他這個人存在，並不遭受忽視。

納屋浩忽然一陣衝動，想要離開日本往外國跑，他在這種寂靜的地方散步，總容易引起這種衝動。

頭上的樹枝一陣搖晃。

仰面一看，兩隻松鼠飛快地跑過去了。

納屋浩頓時想到搭噴射機，由羽田機場起飛。

——往沙漠地帶去好啦！還是地球剛剛成形時的原樣子……。

他自己催促自己似的，在心裏叫道：

——去罷！

同時，又想起養在「青山」的公寓裏的印度少女，搖搖頭道：

「不行！還有『梅露』呢！」

這時，樹林那邊小路上，有一條陰影似的人影子走了過去。

納屋浩看得分明，正是駕着別士把新子帶走的那個老紳士。

只見他提着一隻黑皮包，緩步走去，納屋浩不由地引動了好奇心。

於是，也輕手輕脚地跟在後邊。

小徑有相當的坡度，在落葉松的丘陵中屈曲着。

不久，老紳士停下來。這裏是靠近坡頂的一塊空地，有三坪大小。只有這一片地，周圍種的是白樺，當中有一塊白色的自然石。

老紳士把皮包放在地下，來推動這塊石頭。想必他氣力不够，石頭動也不動。納屋浩遠遠地在樹林中望着，好幾次恨不得走上去給他幫忙。

老紳士費了很大的勁，才將石頭推開，站着喘氣，拿出手帕來擦額上的汗。

然後，把皮包放在石頭位置下面的凹潭裏，再來推石頭，可是這件事比剛才移開石頭還要費勁的多了。

老紳士又擺弄了半天，終於把石頭恢復了原來的狀態，休息了一會，摸摸石頭，又向它小聲的說起話來了。

納屋浩望着，幾乎以爲老紳士精神有點毛病。

其實却是納屋浩誤解了。

等老紳士走了之後，走近一看，石頭上刻着一行字：

「愛犬波利之墓。」

原來下面葬的是他的愛犬。

納屋浩倒沒有扳起石頭看那皮包裝的什麼東西的興趣。

這位青年，對於旁人的秘密是不大抱有好奇心的。

一一

城南大學，位置在俯瞰品川海面的高地上。

說它在丘陵上面，聽起來倒似乎很有詩意，但事實上却可憐得很，從車輛輻輳的電車大道上去，穿過兩側排着西裝店、雜貨店的狹狹的坡道，就看見大正初年紅磚蓋造的圖書館，聳着塔尖立在那裏，也看不出什麼傳統的威嚴，給人的印象只覺得少顏沒色的，實在不像一所天下聞名的私立大學。

因爲進口的地方太狹窄，所以連箇校門也沒有。

學生們倒不因沒有校門而喪氣，還給這虛無飄渺的抽象校門起了名兒叫「夢幻之門」。他們反而有點瞧不起旁的大學那些冠冕堂皇的大門呢。

創辦人留下的校訓是「獨立自尊」，學生們也按着自己怎麼方便就怎麼解釋——這箇大學的校風，可眞正的是自由極了。

校門沒有不算，連箇四角形的大學生制帽也沒有，大家都戴的圓頂帽子。這種圓帽子本是城南大學附屬中學的制帽，大正年間，從附屬中學升上來的學生，因爲沒有正式的制帽，就仍舊戴着中學的帽子來上學，後來由旁的中學來的學生也照着學樣，結果，不知不覺地，圓頂帽就變成正式制帽了。

到了戰後，連這圓形帽也差不多沒有人戴，不！連穿制服的學生也寥寥可數了。

不管從好的方面，或壞的方面講，這是箇個人主義最澈底的大學。

因此，縱然學生的穿戴不像個學生，老師和同學們都不以爲意。

現在，有個小姑娘，跨着機器脚踏車發出機關槍似的爆音，駛過「夢幻之門」，衝進校園來了——她也是城南大學的學生。

通紅的毛衫，通紅的長褲，駕着通紅的機器脚踏車，這個一團烈火似的姑娘，她是來上學的。

最有趣的，她長長的黑髮，還梳着兩條辮子。她也不化粧，濃濃的雙眉，大大長長的一對眼睛，發着理智的光芒。

她本來姓名是「黛德子」，同學們却都叫她「黛毒子」。

有個男同學說：

「我小時候遇過空襲，看到燒夷彈在眼面前爆發，嗤嗤地直竄直蹦。毒子一生氣，我就想起燒夷彈來了！」

又一個道：

「她不用點火，也會自然發火。她就像是成了精的燐酸鈣變出來的女妖怪。淡黃色的皮膚，帶着大蒜氣味，舐她一下就完蛋啦！」

幸而，這箇大學的自由成風，學生雖打扮得這麼火氣，誰也不來管這筆賬。在街上飛馳的時候，雖惹得人人側目，但一進這夢幻之門，不管你怎麼打扮，都有遊行自在之樂。

在校園裏許多學生，沒有一個去看毒子一眼的。

毒子把機器脚踏車靠着圖書館前面的銀杏樹放好，穿過校園往那邊走。

城南大學在大戰期中只剩下一棟圖書館，其餘都被空襲燒得乾乾淨淨，所以除圖書

館之外，校舍全是新蓋的，在夢幻之門外邊看看，誰也想不到裏面有這麼好的房子。

毒子也不進教室，一直向學生食堂走。

這箇食堂，在戰前也是很簡陋的木板建築，現在可面目一新，和第一流大旅社的餐廳不相上下了。

食堂中央一尊大雕像——羅丹的「思索」——默默地踞在發揮旺盛食慾的青年人之中，正在玄思冥索。

學生們對於學校所以能這樣復興，究竟是誰的力量？他們全不知道，同時也不想知道。

這完全是本校的前輩學長，東亞開發公司董事長佐倉總一郎獨捐巨資，才使母校很快地蓋起了新的校舍置辦了各種設施，這件事竟沒有一個人曉得。

一二

毒子走進食堂，跨到一張椅子上高高站着，把坐在裏面大嚼的許多人的臉兒，環顧了一週。

沒有她要找的人。

毒子大聲喊道：

「誰知道嗎？爵爺在哪裏？」

遠遠的那邊桌上有人答道：

「爵爺呀？他在棒球部宿舍裏剃「蔭」毛呢！」

大家「嘩」地哄堂大笑。

毒子沒聽懂他說的什麼，於是問近處正在吃加厘飯的同學。

「什麼？他剛才說什麼？」

這個學生不好說得，想了想道：

「他說的那箇『蔭』……也就是英文裏的『IN』，『INFIELD』（內野）的『IN』。揚起『BAT』（棒球的棒）……。」

旁邊又一個學生嘲笑他道：

「你的BAT太小，只怕是INFERIORITY COMPLEX（自卑感）的『IN』吧？」

毒子總算弄明白了，也不做聲，從椅子上跳下來，直奔棒球部。

× × ×

在棒球部的宿舍裏，有很寬大的一大間房子，預備下雨天也可以練習。

現在，這間大房子裏面，正展開着一幅奇妙的光景。

十幾個學生，站着圍成一圈，圈子當中坐着一個學生，被這十幾個同學俯瞰着。

這個被包圍的學生，西裝、短褲都脫了，下半身光光的，兩腿跨開，坐在球壘上。

但是，他雖受着這樣逼迫屈辱，臉上的表情却若無其事的風涼自在。

如若是在二百年之前，他必定是一位使女士們發迷糊的絕世美男子。他生得面目端秀，似乎連每一根眉毛都是畫兒上描下來的。他的綽號叫「爵爺」，相貌也眞像一位貴族，而事實上，他的姓名是「綾小路和正」——倘使在戰前的太平歲月，他可不折不扣的確是一位伯爵。

站在他對面的一個學生，手拿一柄理髮店的剃刀，正向他瞪着，但爵爺却聲色不動，安詳地等着接受私刑。

也不知道他是沒有神經呢？還是眞的胆子大？

連他的好朋友們，對於這位爵爺的本性，也摸不清楚。

其中一個學生催那拿剃刀的：

「喂！動手罷！」

「嗡！」

拿刀的點點頭，俟的蹲下身，向爵爺股間一看，嘰咕着道：

「人長得這麼秀氣，想不到這地方的密林倒是『芳草鮮美』，茂盛得很哪！不給他抹點肥皂，只怕疼得受不了呢！」

「渾小子！他奪了你的愛人，跟他還有什麼客氣的！管他！快動刀！」

「好的！」

被搶去愛人的這個學生，把剃刀指着爵爺的鼻子！

「聽見了沒有？爵爺！好漢做事好漢當，放光棍些！」

爵爺聽了，也不開口，只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塊白手帕，伸手交給他。

執行髡刑的學生接過手帕，把它覆在爵爺的男性象徵上，然後一把握住。

自己的象徵雖常常握過，握別人的還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只覺得軟綿綿地怪得手——幸而爵爺給了他一條手帕，否則就只好直接掌握了。

他像劊子手聽到午時三刻砲響，把囚犯的脖子拉直了好下刀一樣，左手使勁扯着，對着密林地帶刷地一刀剃下去。

爵爺閉着眼睛，只等剃刀下來，這時纔剃了一刀，已痛得苦起臉兒，但是沒有叫喊出口。

這時候……

只聽得門口有人尖喊道：

「住手！」

大家扭回頭一看，毒子手拿自來水皮管，站在那裏。

她嚴厲地警告他們：

「再不放手，叫你們都做落湯鷄！」

一三

過了一會，毒子和爵爺兩人，對面坐在電車大道進去那狹狹的坡道上一家吃茶店裏。

「剛纔多謝你搭救！」

爵爺向毒子道謝。

毒子也毫不客氣地指出爵爺的毛病：

「像你這樣的高尚家庭出身，可爲什麼專愛偷別人的？」

「你不知道！人生最大的快樂就是偷竊呀！竊國、竊位、偷人家的老婆……我想：

我只怕一輩子要一直偷下去噯！」

毒子覺得有點奇怪：像這種信口胡扯的話，到爵爺嘴裏淡淡地說來，竟一點不使人討厭，這是什麼道理呢？

「話雖如此，惟有偷朋友的愛人這樁事，你下回可別再幹！要不然，像剛才一樣……眞的一刀兩斷，現在可沒有皇帝用你當老公啊！」

毒子倒像個老太婆似的規戒他。

爵爺也乖乖地點頭道：

「以後一定當心！」

「我有一件事要託你。」

「什麼事？」

「有一個女孩子，寄在你那邊，行不行？」

「我家裏？」

「噘噘！」

爵爺的伯爵府邸，在「白金猿町」占地一千多坪。

住在這麼大的大住宅裏的，除了爵爺之外，只有他那人好得類似白痴的母親，和皇

宮裏女官出身極其恃强好勝的一位伯母，另外還有一個啞巴男僕。

朋友們第一次去，看到他家那荒蕪的樣子，誰都得打箇寒噤——簡直是一棟興妖出怪的凶宅！

房子到處破敗了，從來不修。昔日的迴覽式庭園——曾經開過豪華酒會的地方，戰後一次也沒有整理過，只落得敗瓦頹垣，荒草沒脛，也不管它。

毒子在他家借宿過兩三次。地板上老鼠亂跑，嚇得她心驚肉跳。碰到地震的時候，天花板吊垂着的大燈直搖晃，嚇得她連忙滾下床來。房門上的旋把壞了，並沒有起風，它會「嚓嚓」地響着自己開了，好像有鬼推門似的，嚇得毒子放聲喊叫。

在暗暗的走廊裏，碰到臉兒生得一模一樣的爵爺的母親，叫人會相信世界上確實有鬼。聽到女官出身從未結婚的伯母尖聲叱罵啞巴男僕的聲音，震得甬道裏嗡嗡響，叫人聯想起外國兩三世紀以前繼承着陰慘血統的貴族的末路。

爵爺道：

「我倒沒有什麼不可以，倒是那好孩子不嫌齷齪嗎？」

「旁的地方沒有辦法想，只有託你呀！」

「只要她不嫌棄，我很歡迎……」

他也沒有弄清楚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女孩子就點了頭，毒子就是看準了他這種大爺脾氣來找他的。

事實上，毒子也是偶然碰到那個女孩子，把她帶回家的。但是，雖說是自己的家，哥哥只是一個平凡的薪水階級，連毒子自己也正受着歧視呢，再弄了一個來歷不明的女孩子住在家裏，日子長了總不是辦法。

這個女孩子害的是完全的記憶喪失症，連自己的名字也忘了。

因此，毒子斷定：這個女孩子只有寄到爵爺家去最合式。

「那麼就這樣決定啦！不過我關照你：你可絕對不許動她的腦筋！你要發誓！」

「啊啊！」

「叫你發誓呀！」

爵爺沒有法子，舉起了右手。

「我發誓：對於這位小姐，絕對做一個純潔的清教徒！」

毒子唸，爵爺跟着復誦。

「好啦！就這樣！明天我帶她來！」

「歡迎……」

爵爺很慷慨地點頭。

爵爺接着問道：

「老浩跟老俊往哪兒去啦？」

「他們開着M·G往輕井澤去了，帶了新子……。」

「帶着新子？那可危險！」

「怎麼箇危險法？」

「新子還是處女。不是老浩就是老俊，一定要轉她的念頭。說不定，兩人都下了手呢！」

「怪呀！你今天倒像個君子人，聽評書落淚，替古人擔起憂來了？」

「一點也不奇怪。新子的處女，本來我打算向她要的。」

「胡說八道！」

毒子搖手。

「毒子小姐！」

「我叫德子！」

「好！德子小姐！我要問一句失禮的話：你還是處女吧？」

毒子吃了一驚，回望着爵爺：

「別胡扯了！」

「你說的是？……」

「瞧你這副神氣！要是處女的話，就給了我罷！是不是？看看清楚你面前是什麼人，然後再開口！」

毒子倏地站起，大踏步走出吃茶店。

剩下爵爺，打了箇不甚貴族化的大呵欠。

一四

輕井澤的銀座街，有幾家做洋人生意的古董店。

其中，規模最小，門面骯髒的一家，叫「毋忘屋」。店名很古怪，老板也很古怪。年紀差不多快六十了，還是一頭黑髮，和青年一樣。體格也壯，嗓門也大。相貌也長的很帥，不輸似外國人。他並沒有什麼學歷，却通曉幾國的語言。

他不中意的客人，隨便出多大的價，休想買到他店裏的貨色。但是只要他跟你談得來，你別墅裏的裝修裱糊，他能一手包辦，並不要錢。而且他一有空閑，連別墅的打掃

到燒浴湯，他都給你做的頭頭是道，你想找他謝一聲，他倒老早回去了。

佐倉總一郎下山之後，就來找這店。

玻璃店門裏邊，拉攏了窗簾。佐倉總一郎站在門外，敲敲店門，就聽見裏邊有人大聲問道：

「誰呀？」

「我姓佐倉。」

窗簾立刻拉開。

「毋忘屋」的主人，隔着玻璃睜大雙眼望着他。

格噠格噠地拉開了店門：

「吓了我一跳！您這是怎麼啦？」

老板萬想不到佐倉總一郎大冷天會跑到此地來。

走進擺滿佛像盔甲盆兒瓶兒的茶間，坐到長火鉢旁邊，佐倉總一郎纔開口道：

「也不必瞞你，我是來自殺的！」

「毋忘屋」老板一聽，瞪起大眼盯着這位第一流實業家看了一會，也不再說什麼，就去烹茶。

佐倉總一郎到現在爲止，所遇見的人之中，和這個古董店老板最談得來。如若說他有意氣相投無話不談的朋友，那就只有這個古董店老板一個。其餘的，不管怎麼親密要好，都是敵人。

把端出來的茶啜了一口，微笑道：

「眞美！」

毋忘屋老板直瞪着他：

「連您這樣的人，也終於打不過金錢這箇怪物嗎？」

「打敗了！事到如今，我倒很羨慕你。同樣的獨身生活，却有如此的差異。我在生存鬥爭上打得疲憊不堪，而你還是優遊自在，眞是此樂南面王不易也！」

「這還是頭一次聽到您發牢騷咧！也就是說：您已變成了適宜於坐在這破破爛爛的茶間裏喝茶的寂寞老頭子了。……那也何必自殺呢？」

「坐牢、被殺、自殺，如果叫你在這三條路裏挑一條，你挑哪一條？」

「……」

毋忘屋老板有點發窘，他也不答話，只向佐倉茶碗中又斟滿一碗。

然後，問道：

「餓了吧？有很好的醃蘿蔔，來碗茶淘飯，怎樣？」

「擾你一頓罷！」

毋忘屋老板站起身，往廚房裏去了。

這是，聽到外邊有一輛汽車駛過的聲音。

佐倉總一郎一怔，轉過頭向外望去，只看到車身影子，因爲速度很快，沒有來得及看到車上坐的什麼人。

一五

在佐倉別墅的壁爐前面……。

當納屋浩發現院子裏放着一輛別士，走進別墅來的時候，只有新子一個人，抱膝坐在爐前。

樓上傳來一陣嘰嘰啞啞難聽之極的小提琴聲。

納屋浩問：

「老俊呢？」

新子指指天花板。

拉小提琴的是松村俊夫。想必是他跑到樓上，這裏張張，那裏望望，讓他發現這婆小提琴了。

納屋浩在新子旁邊坐下烤火：

「那個老伯伯回來了嗎？」

「唔唔！」

新子望着納屋浩：

「你碰到他？」

「啊啊！」

「在哪裏？」

「山那邊的樹林裏。」

新子一聽，立刻跳了起來：

「快去攔着他，別讓他自殺！……你跟我一塊兒去！」

「自殺？」

「他是去自殺的呀！那位老伯伯……」

「……」

「那位伯伯到此地是來自殺的呀！剛纔還來了箇古怪電話，恐嚇他，弄得他想死也死不了，不過……他還是要自殺的！老浩！陪我一塊兒去找他！」

新子捉住納屋浩的手腕向外拖。

「要死的人，讓他去死好了！」

納屋浩摔脫了手腕。

「無情的東西！討厭！」

新子向納屋浩背心「咚」的踢了一脚。

納屋浩拾起木頭片一邊撥火：

「那個老頭兒，不會自殺的。」

「你怎麼知道？」

「他沒有一點要死的樣子啊！」

「你這雙眼睛會看得出來？……等他死了，怎麼辦？」

「怎麼也不辦！不過覺得：他是自己要死的，現在死啦！」

「渾蛋！老俊、老浩，都是渾蛋！討厭！討厭！我恨死你們了！」

新子氣得大喊大叫，納屋浩詫異地望望她，問道：

「你爲什麼這麼起勁？」

「那位伯伯，是日本最體面的人啦，相貌、態度，都是頂兒尖兒的……我說：我願意把處女身體獻給您，你猜怎麼着，他生氣了，趕我下車。他說：貞操不是橡皮糖，那能隨便就送人。你看！這樣漂亮的詞兒，只受過普通教養的人，能說得出來嗎？像你跟老俊這班人，將來上了歲數，聽見年輕女孩子一提這句話，還不張開大嘴直淌口水嗎？渾蛋！」

「教你說的也太什麼了！還會淌口水呀！」

納屋浩苦笑起來了。

新子叭噠向地板上一跪，兩手合掌拜着：

「哪！求求你！去找他……拜拜你！」

納屋浩盯着拚命求他的新子看了一會，颼地站起：

「沒有法子，幫你去找罷！」

「你肯去啦？我眞高興！」

新子跳起來，撲到納屋浩身上，把襟唇撅住他的嘴。

納屋浩連忙推開她，仰面望望樓上，嘰咕着道：

「這個小子，拉的眞難聽哪！」

一六

出了別墅，走進落葉松林，納屋浩的動作，頓時敏捷起來了。

簡直像一頭剛由籠子裏放出來的野獸，找它的捕獲物一樣，生氣奕奕，精神百倍地奔跑着。

新子還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神氣的納屋浩。

看他往那邊去了，一會兒又在另一箇角上出現，新子說什麼也跟不上他。

不久兩人到了白樺林的空地上，納屋浩走近那「愛犬波利之墓」，恨恨地罵道：

「他媽的！」

一脚踢去，墓碑骨碌地歪了。

納屋浩向四邊望了望：

「老頭兒！」

拚命大聲喊道：

「老頭！你躲在哪兒哪？……你要自殺了，我可不饒你啦！」

新子驚得呆了，直望着他。

她一向以爲松村俊夫脾氣急，性格粗暴，現在看看納屋浩含蓄的爆發活力，松村俊夫又比他差得遠了。

的確！他現在這副凄厲的形狀，眞叫新子怕得要發抖。

新子雖受過松村俊夫動蠻脅迫，但是一點也不覺得害怕，現在望着納屋浩，却感覺陣陣的戰慄，像電流似的穿過身體。

納屋浩兩手插在褲袋裏，走到站着發呆的新子面前道：

「別去管他了罷！也許老頭兒現在已吃了藥，不知道躺在哪裏呼呼大睡呢！」

新子在白樺林中，尋找要去自殺的佐倉總一郎。

說着，從褲袋裏掏出橡皮糖，噗地向嘴裏一送，把糖匣子向新子一伸，新子搖搖頭不要，他便由新子身邊穿過向外走。

新子茫然地跟着。

陽光漸漸遠離，樹林中充滿了寒氣，身體像泡在冷水裏一樣。兩人踏着落葉發出「簌簌」之聲，好像把寒氣震得破裂了似的。

「新子！」

「唔？」

「你爲什麼不肯把VIRGIN（處女）給老俊呢？」

「……」

「老俊可是眞愛你噢！」

納屋浩回頭望新子。新子低下了頭。

「給他罷！……反正早晚總要給人的；給了最愛你的人，豈不是最好嗎？」

新子抬起臉兒，瞪着納屋浩：

「不要說得這麼輕鬆好不好？我再不值錢也……」

「你討厭老俊？」

「討厭！」

新子唾棄地回答。

「眞的討厭他嗎？把VIRGIN給了他，就會歡喜他啦！」

「糊塗東西！我能把這箇送給討厭的人嗎？你說！……丟掉了這箇，我還能剩下什麼呢？這是唯一的珍寶，要留着送給我心愛的人吶！」

「哼！」

納屋浩舉步再向前走，那神氣好像是說：「隨便你罷！」

新子望着他高高的背影，心裏直發恨。

正向他瞪着，新子忽然胸頭小鹿直撞地跳，嘴裏漸漸發乾。自己覺得自己臉色發了白。

「我，愛你呀！」新子忽然喊了出來：「眞愛你呀！小子！」

剛喊出口，納屋浩骨碌地轉過身來。

新子驚的一震，縮起了頸子。

她以爲納屋浩要揍她。

事實上，納屋浩這時一副冰冷的表情，也正是要揍人的樣子。

還好，他沒有動手打人。

他只把嘴裏嚼着的橡皮糖挖出來，拉得長長的，「叭」地撳到新子唇上，把她的嘴貼了封條，轉身就走。

新子乖乖巧巧地，也不剝去嘴上的橡皮糖，跟在納屋浩後面走。

× × ×

納屋浩回到別墅，總覺得那老人似乎早已回來了，正在和松村俊夫談笑着。

他想：

——一個人豈是那麼簡單地就自殺了呢？

被逼走上自殺之路的心理狀態，納屋浩是不能瞭解的。

他把新子的話，和他所看到的老人的古怪行動，拚湊起來，只明白了一箇大概。

那老人想必是一個第一流的大實業家。一個第一流的大實業家被逼到要自殺，恐怕不是爲的破產就是貪污了。看他把那皮包藏在愛犬的墓裏，想必總是一件非燬滅證據不可的大案子。他的敵人和司法當局，一定正在竭力追查他這些證物。老人目前大概正受着暗殺黨和刑警們兩方面的追踪。

可是，這種事，與我們究竟有什麼關聯呢？

納屋浩沒有那種搞學生運動的熱情。他只覺得那些什麼觀念囉！理論囉！嚕裏嚕囌

的，叫人弄不明白，同時自己的生性對於這些東西根本毫無興趣。他對於報紙上的政治消息，從來一字不讀。他覺得：報紙只要有體育一欄就够了。

所以，在納屋浩說起來，一個老實業家死了也好，活着也好！都沒有關係。

但是，等他拉開別墅的門，納屋浩在這一瞬之間，却明白老實業家被逼得要自殺，和他自己已不是沒有關係的事了。

松村俊夫血跡糢糊的倒在壁爐前面。

他身旁還有一隻破碎不堪的小提琴掉在地下。松村俊夫一定拿樂器當武器，和人家幹過一仗了。

「老俊！」

納屋浩奔上去抱起他來，同時，後邊跟着進來的新子看到這副情形，嚇得叫了起來。

松村俊夫聽到新子喊叫，驚醒過來，血糊的眼毛翻動着，呻吟出了聲。

「老俊！醒醒！怎麼啦？那裏受了傷？」

「胸，胸口，還有，右脚！……那小子們，拔出槍來，我，我火兒啦！」

「爲什麼對你拔了槍？」

「他們問老頭兒，我說：老頭兒跟我們打商量，所以，我們把M·G借給他了……

……他們說：來的路上，沒有碰到M·G啊！我就裝瘋木道：那麼，想必是往長野方面去了吧？……他們說：你別胡說！拔，拔出手槍……哦！疼，疼哪！……老浩！我，我是不是，會死？」

「渾小子！別胡說！」

納屋浩把松村俊夫抱起，一步一步的，把他搬到「別士」車上。

納屋浩把松村俊夫交給新子抱着，自己開着慢車，到了銀座街上：

「老俊！那班東西是坐汽車來的吧？幾個人？什麼樣的車？」

問清楚之後，囑咐新子：

「新子！打那條巷子進去，向右，有一家「輕井澤醫院」，你輕悄悄地開着車，送他去？」

「你往哪兒去呀？」

納屋浩不答話，大踏步走進一條小路——通往放M·G的教會門前的。

新子緩緩地駕駛着「別士」，遠遠的聽到M·G猛烈起步的車聲。

M·G像一團烈火似的從小路衝出，駛向車站前面的大街，飛風似的疾馳而去。

一七

通紅的火團，經過輕井澤站前，向右拐了彎。

從「追分、小諸」到「長野」，一直線的大道。而且，在這黃昏時候，路上簡直沒有別的車子。

M•G風馳電掣，時速放到一百三十公里。

納屋浩弓着腰，撲在方向盤上，眼神就和追捕小動物的悍豹一樣。

太陽西下，車頭燈光顯得亮起來了。

轉瞬駛過了「小諸」，M•G在一片蒼茫的高原中，嗚嗚地向前突進。

遠遠的前方，看見緩緩波動的「千曲川」，河水在黃昏中發着白色。

「在這兒哪！」

納屋浩一雙豹眼，更添上一層怒火的光芒。

一輛相當舊式的「福特」，速度也開得相當的快，可是遇到M•G，它這一點速度，只足以引起脚踏風門的納屋浩一聲冷笑。

納屋浩把彼此的距離拉到只剩五公尺左右的時候，尖尖的撳了一陣喇叭。

「福特」上坐着兩個人。

坐在助手位置上那個回頭望了望，向正在駕車的一個說了話。

「福特」把速度放慢了。

納屋浩等兩部車駛得並排了，故意裝出一臉爽朗的笑，向他們招呼說話。

「福特」的車窗開了。

就在這一剎那之間，納屋浩拎起一隻方瓶「惠詩客」的空瓶——在加油站灌滿了汽油的，對準「福特」的方向盤，使勁摔了過去。

「邦！」瓶砸的粉碎，汽油在車裏撒得一地世界。

「小子你發了瘋？」

「福特」上兩個正惡狠狠地叫喚，納屋浩向他們「嘻」的一笑。他把脚下一塊蘸滿汽油的擦車窗的抹布，點上了火。

納屋浩將旺騰騰的抹布一把抓起，對那兩個臉上扔過去。

「福特」車裏撒滿了汽油，抹布一扔進去，立刻「烘」的變成一片火海。

只聽見兩人像鬼嚎似的喊叫。

納屋浩罵道：

「燒死你們兩個雜種！」

「嘟！」發動M•G開走了。

兩人從「福特」車裏跳出來，變成兩個火人兒。

想脫衣服也來不及，一頭鑽進草叢裏，骨碌骨碌的滿地打滾。

沒過兩分鐘，M•G又抹回頭開來了。

兩人好容易把渾身的火滾熄了，狼狽不堪地站起身，納屋浩向他們擺擺手。

「媽的！」

其中一個一邊哼着，拔出了手槍。

但等到槍聲響時，M•G已駛出一百多公尺了。

× × ×

M•G駛回銀座街，佐倉總一郎剛巧打「毋忘屋」出來。

納屋浩把車子開到他旁邊停住，倏地跳下車，問道：

「伯伯！您除了輕井澤，就沒有藏身之地了嗎？」

突如其來的這一問，佐倉總一郎詫異道：

「這是怎麼了？」

「我的夥計替伯伯受了傷。現在住在輕井澤醫院。」

佐倉總一郎驚得嘖了息。

一眼不轉珠的望着納屋浩，見這個青年人竟能如此的沉着鎮靜，覺得非常難得：

「因此，你去追趕暴徒的，是不是？」

納屋浩傻裏傻氣地：

「跟他們演了一段打武的鏡頭。」

說着，不好意思的直抓頭皮。

「那太抱歉了！叫你們遭了無妄之災……」佐倉誠懇地道歉：「我們去慰問受傷的朋友！」

「現在可沒有功夫管這些不要緊的事！伯伯！您趕快躲起來！」

「我並不可惜這條命……」

納屋浩悻悻地：

「您要自殺，或是願意被殺，那都聽您的便，可是我們可不能再受牽累了！」

毋忘屋老板也從店裏出來勸道：

「暫時往橫濱，到我女兒家裏住幾天怎麼樣？」

「唔！……不過，我得先往醫院去探探受傷的人！」

「不行！馬上就坐這輛M•G往橫濱去！」

納屋浩命令地說：

「那部『別士』，一會兒就可以找回來，我們暫時交換一下罷！」

一八

取子彈的麻醉還沒有醒，松村俊夫仍在繼續昏睡。

新子坐在床邊椅上，呆呆地望着窗外暮色漸深的落葉松林。

病房中只有一盞沒有罩子的小小的電燈，暮靄悄悄地浸進了房裏。

這副光景，使人覺得有說不出的寂寥。

新子想起世上最疼愛自己的祖母臨終時的情形。

祖母在大正初年曾是新橋的名妓，在新子幼年的眼裏，覺得她很美麗。

跟祖母一塊兒洗澡的時候，新子看到祖母細膩白皙的身體，覺得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肌膚。那時祖母已是快六十歲的人了。

新子還記得，祖母問她：

「新子大了打算做什麼？」

新子說：

「當舞妓。」

祖母心情沉重地說：

「不行！舞妓是男人的玩具！」

又有一回，祖母一面替新子打着髮辮，諄諄地向她說：

「我做過男人的玩具，你的母親也做了男人的玩具。你的母親自己也許不承認，但是事實上她還不一樣的是男人的玩具。她自己以爲不是玩具，反而更加不幸！……惟有你，可別再做男人的玩具啦！」

祖母的死是突然的。

新子在小學一年級時的春天，忽然病倒，一連昏睡了兩天，就此撒手去了。那時，母親沒有在家。

後來新子纔知道：母親是和一個比她還小七歲的青年，往京都遊玩去的。

送祖母的終的，只有幼小的新子一個人。

祖母睡着，雙頰發熱燒得紅紅的，倒顯得很好看。這箇印象，直到現在，新子還如

在目前。

當然，新子並沒有想到祖母就會死，只見祖母一直睡着，還常常搖撼她叫她。

祖母斷氣的一瞬間，新子也沒有覺察出來。

只見醫生和護士進來，診察了一下，新子就被護士帶到另外一間房裏去了。

只記得那間病房，光線很暗。

——我也會變成男人的玩具嗎？

想到這裏，新子頓時心裏緊張得透不過氣來。

新子正在自己一個人的世界裏出神，也沒有留神到納屋浩什麼時候進來的。

納屋浩望望睡着的松村俊夫的臉，嘰咕着道：

「哼！這個童男子臉兒！」

新子問：

「那些壞蛋怎麼樣了？」

納屋浩不答話。

向四下裏環顧一周，自言自語道：

「這病房好陰沉啊！」

問道：

「你不打箇電話告訴東京家裏，不要緊嗎？」

「我等於是無家可歸的孤兒，纔不在乎呢！……倒是老俊家裏，要不要通知一下？」

「動也動不得！他家裏一知道，馬上就要把他充軍到北海道去了！剛纔問過醫生，過四五天，給他輸了血，就可以帶他回東京。對於他家裏，我來想辦法矇混過去。」

新子望着納屋浩側面臉兒，心裏想道：

——他倒很老練啊！心裏悄悄地說：

——要是這個老浩，我就做他的玩物也願意！

一九

這是一段變化轉折異常豐富的鋼琴演奏。

日本的樂壇元老正木高敎，曾對他讚不絕口，認爲能將「蕭邦」的富麗內容表現到這樣程度的鋼琴名手，日本沒有第二個。

但是，爵爺從來沒有公開演奏過——他不喜歡露臉。不管旁人怎樣勸說，惟有這一

點，他的態度比鐵還硬。

他彈完了一曲，聽得有人劈劈拍拍地鼓掌。

原來綾小路夫人來了，坐在露出彈簧的幾十年前的高級沙發上。

爵爺鄭重地答謝過夫人的鼓掌：

「媽媽今天特別美麗啊！」

「是這樣嗎？」

綾小路夫人像小姑娘似的含羞微笑。

「媽這麼美麗，老是關在家裏，太可惜啦！」

「不過，出門得花錢嘛！」

皇族出身的伯爵夫人表示沒有辦法——說話的聲音，抑揚頓挫，像唱歌似的。

「是啊！我們家裏現在太窮啦！」

「可不是！」

夫人點點頭道：

「不過，少爺！惟有這所房子，可別再賣啦！這所房子裏邊，愉快的往事太多了！就是這箇沙發，也有很多回憶呢！」

「不賣！絕對不賣的！」爵爺一面回答，心裏想：除了這所房子已沒有一樣可賣的東西了。

眞賣了不少。祖父留下的勳章不用說，連他的三隻金牙，爵爺也都給賣了。

現在，爵爺正計劃着要發掘葬在「山科」的祖墓。說不定墓裏會意外地挖出金銀財寶來呢。

還有：爵爺知道：女官出身的伯母，她房裏的衣櫥中，藏着有宮中賜下的許多珍貴物品。他打算：總有一天要把它算計到手。伯母的脾氣出奇的吝嗇，她的東西，連放的一箇屁也不肯給人的。

夫人從沙發上站起來，歎道：

「有點什麼美味的東西吃吃就好了！」

說着，正想往外走。

「啊！媽媽！」爵爺叫住她：「我有個同班同學，今天也許要帶一位小姐來。想暫時寄在我們家裏。」

「可以啊！」

「樓上祖母住過的房間，怎麼樣？」

「好嘛！不過，有沒有床呢？」

「床是……。」

老早就賣掉了。

「把這張沙發搬上去，可以當床。」

「不過對於那位小姐，不是很怠慢嗎？」

「不要緊！我可以告訴她們：我們家裏是何等的貧窮。」

「她會大吃一驚吧？聽到我們這麼窮……。」

夫人出去了。

爵爺在這寬大的客廳裏緩緩地踱來踱去。

牆壁上只剩下掛過書畫的痕印。地毯早就不知去向了。

鋼琴蓋上忽然來了一隻小老鼠，凝望着爵爺的動作。

爵爺也看見了牠，但並沒有去驅逐。

走到窗前站住，看到庭園裏的樹木。

「對了！」爵爺叫道：「這些樹木還可以賣呀！」

就在這些樹木的後面，看見毒子進來了。

她身邊跟着一個小姑娘。

爵爺微笑，自言自語道：

「求菩薩保佑她還是一個處女！」

這是爵爺的一種自尊心。他要動腦筋的女孩子，必須是處女。人家玩剩了的，他是敬謝不敏的。

看這樣子，昨天向毒子發過的什麼誓，他簡直沒有放在心上。

二〇

爵爺走出玄關，迎接毒子和那不認識的小姑娘。

意外的是：那小姑娘是一個美麗得令人嘆息的混血兒。

爵爺一瞥之下，就證明了外國的小說和詩歌裏讚美美女的詞句，決沒有一點誇張。

譬如：印度的古詩裏就有這麼一段：

『你的眸子好像青蓮花，你的皓齒猶如茉莉瓣！

臉蛋兒正似那蓮花初放。

窄窄的身裁嫋嫋的腰，正和那迎風的柳枝兒一樣！

無奈你的心，好比鐵石一般不肯轉一轉！』

又有兩句道：

『嫩靨兒似新月，青絲又像那孔雀翎。』

能配得上這樣稱頌的美人，日本也許有這麼一兩個。

不過除去這種絕世的美人之外，如若是稱頌一個普通標準型的美麗姑娘，什麼『你的雙瞳含着夢幻的哀愁』，什麼『你的朱唇是海上妖女落在波中的珠玉』，這些讚辭，恐怕就使愛她愛得要命的青年，也有點不好意思出口吧。

在日本，詩歌這東西所以在戀愛上不能占重要位置，只怕就是因爲『夢幻的雙瞳』和『白雪似的肌膚』並不到處都有的關係吧。

所以，愛人們的會話，內容是極其空乏的。

爵爺究竟是貴族子弟，即使作爲一個浪子，也還有喃喃膩語中表顯風雅才華的興趣。

也就是說：好比「希拉諾德貝爾久拉克」向「洛克珊儂」求愛時一樣：

「啊啊！我愛你，愛的幾乎要發瘋了！洛克珊儂！你的名字刻在我的心房裏，像銀鈴似的不斷叮叮作響……」去年某日，早晨漫步時，你剛剛新梳的頭，我凝望着你光輝

煥發的青絲，就好像直視日光之後再看別的東西，總有一輪紅影在眼前似的，到了我移轉過臉望到別處，眼睛發眩，只見到處都是褐色的斑了。」

爵爺就想有這麼一天，讓他也來這樣一次。

到現在爲止，爵爺也曾弄到相當美麗的女性，但是，從來沒有發生過使用這種風雅詞兒向他傾訴求愛的衝動。

現在，看見這混血姑娘的『夢幻的雙眸』，『雪也似的肌膚』，爵爺覺得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他想：

——像這位姑娘，我可以跪着向他低訴衷情了！

毒子鼠道：

「看你這副神氣！別這麼饞涎欲滴的好不好？……」

攙着那姑娘的手，跨上地板。

走進會客室，爵爺以極自然的態度，一屁股就坐在這姑娘的身邊，哼起來了：

「在那綠草如茵的岸上，你那美麗的臉兒躺在我的身旁……

烏雲似的頭髮兩邊分，好似那緞子一樣的光亮……

你仰面朝天閉起雙眸，我便把嘴兒向你的朱櫻蓋上……

春光穿透了樹枝在搖晃，我們的愛情也得向她學樣！」

毒子恨恨地「嘿」的一聲，伸手一把扯着爵爺特大號的耳朵。

爵爺被他拖着耳朵，乖乖巧巧移到對面的椅子上來了。

混血姑娘看着，臉上沒有表情。

毒子恨道：

「把她寄在此地，簡直是魚落猫兒口嘛！」

爵爺無聊地舉起兩手，打了箇呵欠：

「現在是春天了噢！毒子小姐！」

「扯淡！你發過誓：絕對不轉這位姑娘的念頭的呀！你難道忘了嗎？」

「沒有忘呀！」

「既沒有忘記，這些肉麻的詞兒，給我收起來！」

「毒子小姐！你難道沒有一點詩意？」

「詩意？最討厭啦！我是吃醃蘿蔔茶泡飯長大的，這些又酸又臭的詞兒，聽了簡直要嘔吐……眞可惜，閣下生得太晚啦！應該在二百年前，鑽進十八世紀的法國那些淫蕩的貴族夫人肚子裏就好啦！」

「投胎投錯了噢！」

「大錯而特錯！弄到現在，纔生在東洋日本的貴族家裏，這是怎麼搞的嘛！……好了！這個姑娘，我還是帶回去算啦！」

毒子故意這麼說，心裏想爵爺總要攔擋的。

可是，爵爺並不阻攔，臉上表情像小孩似的，一隻手頻頻隔着褲子在小肚子上搔着。

「你在做什麼？」

「讓他們剃了毛，這兒刺刺撓撓地怪不舒服。」

「胡說！髒死了！」

毒子探身向前，向爵爺手背上「拍」地就是一掌。

二一

這個連自己姓名也忘了的完全記憶喪失症的混血姑娘，就像一個玩偶似的，雙手放在拚攏的雙膝之上，凝望着毒子跟爵爺鬥嘴。

簡直像一個又聾又啞的小姑娘。

「總而言之……。」

爵爺派頭一絡地說：

「得給她起箇名字，要不然也不好稱呼啊。」

「你管不着！……太危險了，可不能把她寄在你家裏。」

毒子故意站起來裝着要走的樣子。

爵爺一點也不慌張，望着那姑娘的臉兒看出了神——他知道毒子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帶她去。

毒子悻悻地「咚」的一屁股坐在沙發上盤起了腿。

這時，會客室的門開了一條縫：

「少爺！」

女官出身的伯母，硬聲硬氣的叫着。

爵爺走出門外，這位臉兒瘦瘦下巴尖尖狐狸面孔的伯母，手捧銀盤，托着一套咖啡用具，遞給爵爺：

「請你不要老是弄些客人往家裏來……受累的是我呀！」

「實在抱歉！」

爵爺恭恭敬敬地接過茶盤。

「請你留心！這套咖啡杯子、茶匙、茶盤，都是我的呀！」

「我明白！等您百年之後，都給您放進棺材裏，好不好？」

「唷！」

伯母的表情，好像獵師的子彈掠過她耳朵邊似的。

爵爺轉身進了會客室：

「我還以爲毒子小姐會帶蛋糕來的呢！」

「你家裏值錢的東西都賣完了？」

「賣完啦！」

「還有鋼琴是不是？」

「把我的鋼琴也拿走了，還能剩下什麼呢？」

「太慘啦！可憐可憐！」

這時，混血姑娘頭偏了偏，獨自嘰咕道：

「要說錢的話，有啊！」

「嘅？」

毒子，爵爺，兩個窮得發慌的人不約而同地凝視着混血姑娘。

毒子道：

「我檢到你的時候，你身邊連十塊錢也沒有哇！」

「……我有過很多的錢。現在想起來了。」

爵爺失望地搖搖頭道：

「有過？……那當的了什麼呢？我從前也有過啊！」

混血姑娘指着鋼琴道：

「看到這架鋼琴，我想起來了……我把它藏在鋼琴裏的。」

「哪裏的鋼琴裏面吶？」

「這……」

混血姑娘說不出來了。低垂着頭，抬起兩手，遮住臉兒。

她右手手背上，還帶着傷痕。

毒子聽她說過：每逢要思索什麼的時候，便頭痛的受不了，連忙抱住她的肩膊溫慰道：

「沒有關係！想不起來就算了！」

爵爺道：

「八成兒這位小姐，藏了有箇兩三千塊錢兒的私房吧？」

姑娘一聽，抬起頭來瞪着爵爺：

「不對！我記得，我記得很清楚。很多很多！很大的紙袋裏，裝得滿滿的。全是一萬元一張的鈔票。另外還有，鑽石、寶石、翡翠……」

姑娘越說越興奮，臉兒漲得紅紅的。爵爺望着她，心裏想道：

——她大概做了這麼一箇夢吧？

要不然的話，怎麼連自己的姓名都忘了，還記得這些事呢？再不然就是：「人類不管變成什麼樣子，只有物質的慾望是忘記不了的。」

毒子似乎並不相信這位姑娘的話，只對爵爺使眼色，意思叫他不要再逗她了：

「好了！帶我們到房間去罷！要有鎖的房哪！」

二二

兩個暴徒，「福特」車燒壞了，自己也負了很重的火傷，哼哼唧唧地挨到輕井澤醫院。

這倒不是偶然碰巧，因爲他們受的傷如不立刻就治可能有性命之憂，而這高原上又只有這一家醫院。

兩個人都像電影裏的「隱形人」一樣，從頭到手，綁滿了雪白的紗布，躺在病床上。現在他們什麼都不要，只想睡覺。

這時，房門悄沒聲地推開，「索」地鑽進來一個人——納屋浩。

他先拾起兩人扔在屋角椅子上的上衣，每箇口袋搜了一遍，找出一枝手槍。

然後，他學着西部武打片中神槍手的派頭，把手槍在手上旋着耍着，一面走到兩張病床的中間，將槍口抵住一個紗布裹露出來的鼻子。

那個傢伙被冰冷的槍口一碰，驚醒了，正想跳起身，納屋浩況着嗓門兒道：

「別動！」

一面另一隻手，把旁邊床上跳起身的第二個摔倒。

「哥兒們！知道飛蛾投火這句話吧？」

納屋浩嘻嘻地笑着：

「本人爲了取得兩位的口供，特意到此地來的。聽清楚沒有？」

兩個暴徒都閉上眼瞼，遮住了充滿憎恨與憤怒的眼光。

「A君！B君！怎麼樣？誰先供？A君先來罷！把嘴張開！」

納屋浩把手槍槍管像旋螺絲釘似的旋着塞進他的嘴唇，撬開他咬得緊緊的牙關——食指一直扣在扳機上，眞是危險極了。

把槍管直戳到咽喉底，暴徒「喔」的一聲，幾乎要嘔吐。

「呔！老實說！誰派你們來殺佐倉總一郎的？」

這時，旁邊床上的一個暴徒，覷着破綻，向納屋浩撲了過來。

納屋浩不慌不忙，讓他撲上來，一挫身，一隻手繞過他身後，鈎着頸子一旋一摔。

那個傢伙的身體，在納屋浩頭上擰了一箇大旋子，發出其大無比的響聲，摔在地板上了。

新子正站在走廊裏，爬在房門外鑰匙洞中偷窺着，看到這裏，不由地叫出了聲：

「打的好！」

護士小姐聽到聲音，奔過來了：

「什麼事情？」

新子想：「不能讓她進去。」立刻站直身子，「拍」地背靠着房門，搖搖頭：

「沒有什麼！」

護士不相信：

「沒有什麼？你爲什麼站在這裏？」

「我願意站在這兒，所以就站在這兒！」

「你是陪五號病房的松村先生的不是？請到那邊去好了！」

「不要！」

新子使勁搖頭。

「不要？那可不行！請你讓開！」

「就是不讓！」

「你這個人眞不講理！我可要請大夫來啦！」

「大夫來我也不讓開！死也不走！」

「眞沒有辦法！」

護士搖着頭，轉身走了。

新子再俯身從鑰匙孔望進去。

納屋浩把嘴裏塞着手槍管的那個傢伙，拖將起來，正在惡狠狠地向他說着什麼呢。

望着他那緊張嚴肅的側面臉兒，新子全身震動的叫道：

「哦！我愛你！」

二三

夜裏——十一點。

爵爺綾小路和正，在書齋裏案前坐着。

這裏名兒雖叫書齋，却既沒有書架，也沒有書櫥，並且沒有一本書。再說得乾脆些，青年人所有的東西，在這裏是一樣也沒有。所有的只是一尊半身胸像，狀貌威武，留着八字鬍鬚，頂着一層厚厚的灰塵，站在書齋裏一箇角落上。

他是明治年間政治界的主角——伯爵綾小路和盛。是現在這位爵爺的曾祖。這是一位豪放磊落之士，擁有愛妾一打之外，落在外面的骨血，還有三十八人之多。

綾小路家把這尊胸像當作綾小路家的傳家之寶，因此爵爺沒有將他賣掉，不過，就是賣也賣不到好多錢的。

現在，爵爺站起身想走出書齋，無意中望了望胸像。

八字鬍鬚，一貌堂堂，似乎正在叱咤爵爺：

——不學好的畜生！

爵爺有點不得勁兒，自言自語道：

「我是第四代呀，老爺子！綾小路家在第三代上就已經THE END噯！」

走到陰冷暗黑的走廊裏，爵爺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往二樓去的樓梯，在走廊的盡頭。這棟伯爵官邸的設計，是盡量地浪費空間。走廊，樓梯的寬度，差不多可以容十個人並排着行走。

爵爺走上五六級樓梯，忽然感覺好像有人，回頭向下面一看。

只見伯母的影子，像幽靈似的，由走廊那頭穿過去。

爵爺知道伯母每天夜裏肚子餓的受不了，常到厨房裏偷偷地弄東西吃。

爵爺笑了笑，連忙走下樓梯，鑽進伯母的房間。

只有這一間房裏，東西最爲豐富。雖然都是昭和初年爲止的東西，但究竟是大日本帝國全盛時期宮中高等女官用心蒐集起來的，沒有一樣不值錢的。

爵爺趕快打開衣櫥的抽屜，也來不及細看，不管抓到什麼東西便向褲袋裏塞。前後四箇褲袋都塞得滿滿的，還把放在櫥子上的一箇西洋玩偶拿起，才退將出來。

一退到走廊裏，爵爺馬上恢復了從容不迫的態度，悠悠地上了樓梯。

走到昔日在貴族中最美麗、最驚扭、最愛打扮的祖母房間門前，爵爺毫不躊躇地敲

敲門。

房裏立刻有人應聲。

——還沒有睡哩！

爵爺偏偏腦袋，推開房門。

記憶喪失症的混血姑娘還沒有睡下，坐在會客室搬來替代床舖的沙發上，向着穿過窗戶映在空空如也的地板上的月光，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裏。

爵爺擰開電燈開關，把房間裏弄的亮了，然後問道：

「我可以打攪你一會嗎？」

這位被毒子臨時取名爲「泣子」的混血姑娘，對於爵爺闖進房來，並沒有表示嗔怪之意。

爵爺把西洋玩偶放在屋角破舊的櫃頂上，坐到泣子的面前：

「想起了什麼嗎？泣子小姐！」

「不！」

泣子盯着爵爺：

「什麼也想不起來。」

「我教你一箇想得出的方法，好吧？」

「……」

「你一定是受了什麼可怕的衝擊，失去了記憶。恐怖奪去了你的記憶力啊！這箇恐怖，現在還像惡魔似的，蟠踞在你的身體裏面。我幫你把這箇恐怖，從你的身體裏趕走！」

……」

「怎麼趕法呢？第一步，你和我，都得脫離文明發達的二十世紀。也就是說：恢復人類創生時期的第一對男女——亞當和夏娃的姿態！把這些無意義的綑綁人的衣服通通脫掉，恢復神給我們的原來的身體，然後溫柔地擁抱着，靜靜地安眠！」

「……」

「哪！聽我的話，快脫嘛！」

爵爺伸出手來，捉住泣子的雙腕：

「脫罷！一點也用不着害羞！到了明天早晨，你就可以恢復，變成原來的，聰明、爽朗、快樂歡愉的小姐了！」

爵爺把一雙手擱到泣子肩上。

泣子默不作聲，站起來，把放在沙發上的紅色皮包打開。

爵爺一見泣子從皮包拿出來的東西，不覺大吃一驚。

泣子拿出來的是一把理髮店用的剃刀。爵爺昨天就是被這傢伙一下子剃去密林的一部份，開闢了一條道路的。

「德子小姐說：如果爵爺進了這間房，就用這刀給他剃毛！」

泣子雖然這麼說着，似乎還不知道要剃的是什麼毛。

爵爺垂頭喪氣地嘰咕道：

「完啦！」

慢騰騰地站起來：

「對不起！打攪你了。時間不早了，請安歇罷！」

說完，鄭重地一鞠躬，狼狽地走出去了。

二四

新型的「別士」，在冬日快晴的高原上駛着。

可以開一百公里的街道，現在至多只有三十公里。

也許是開的速度太慢的關係，把着方向盤的納屋浩，臉兒比平時還要板得厲害。後面車座裏，松村俊夫讓新子扶抱着，悲聲喊道：

「嗚！疼，疼囉！老浩，再，再開慢點！」

「囉嗦！不能再慢了！別開口！含着新子的手指頭，熬着點兒罷，童男子兒！」

「媽的！人家痛也不管……。」

新子道：

「是你不好嘛！老俊！你硬要回東京嘛！」

松村俊夫抓着新子的手，一口咬住她的食指。

「痛！渾蛋東西！」

新子掙脫手，「拍」地給了他一箇耳光。

「新子！不時的給我幾個吻！這樣我就可以忍耐挨到東京啦！」

「什麼話！」

新子不理他。

納屋浩聽了道：

「新子！就給他幾個吻吧！嘴唇皮又不會磨壞了的。」

「放屁！」

新子向納屋浩的背上狠狠瞪了一下。

眞的！松村俊夫身上的子彈，才取出了不過四天，就硬掙着想回東京，實在是太胡鬧了。

納屋浩嘴裏雖然對他狠聲毒氣的，手上却小心仔細地駕駛着。

碓冰嶺上的道路，要拐一百三十幾箇彎，每一箇都是彎度很大的急彎。「別士」雖是新型好車，也不能不震動。

新子小聲數着拐彎的數目：「一箇……兩箇……三箇……四箇……」

剛數到第五十箇的時候，迎面來了一輛「客對來」，開得相當快，和「別士」摩肩而過。

開車的是一位三十來歲，臉兒生得輪廓分明很有魅力的男子，兩車交錯過去，走了五公尺，「客對來」剎住車，這人扯回頭，把淒厲的視線望着「別士」。

「別士」駛下坡，立刻就看不見了。

這人詫異地咕噥道：

「怎麼是這個小夥子開着車呢？」

不到兩分鐘的時候，「客對來」已掉轉頭，向「別士」追趕上來了。

在一箇轉彎角上，趕上了「別士」，開足油門，用猛烈的速度，趕到「別士」前面，「咕咕」剎住了車。

納屋浩旋開車窗，伸出頭來望着。

那人「倏」地跨下「客對來」，慢慢地走近「別士」。

納屋浩翻起白眼，默默地抬頭向他望着。

心裏想道：

——美國那些武打片子裏，就有這種面貌淒厲的惡黨……。

那人向「別士」後面車座裏看了看，問道：

「這部車子是佐倉總一郎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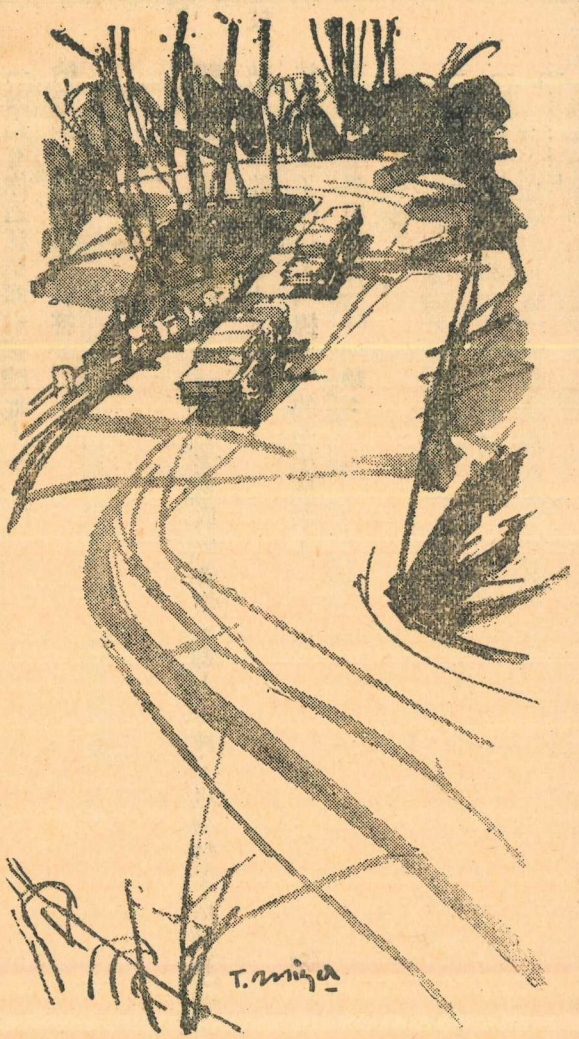
納屋浩點頭。

「佐倉先生確實是自己開車往輕井澤去的啊……這是怎麼啦？」

納屋浩硬生生地答道：

「交換了！」

「交換？」



眠狂四郎的汽車，追上來攔住了「別士」的去路。

「啊啊！」

「是佐倉先生要跟你交換的嗎？」

「不！我們向他交換的！」

「爲什麼？」

「因爲有你這種對頭在追踪他！」

納屋浩若無其事地回答。

二五

那人直盯着納屋浩打量了一會，突然取出香煙，啣上一枝，也給納屋浩嘴裏塞了一枝，納屋浩給他點上了火。

納屋浩吸了一口，「拂！」的噴出煙來。

那人兩道濃眉「劈」的一動：

「你是學生吧？」

「啊啊！」

「胆子不小哇！」

「……」

「佐倉先生向你們求救的？」

「並沒有！」

「那麼怎麼會知道有我這樣的敵人追踪他呢？」

「你手下的徒弟不是來過了嗎！」

「徒弟？我沒有派什麼徒弟來呀！」

「來啦！兩個……。」

這人思索了一下，重新又望望松村俊夫的樣子：

「他是被那兩個人打傷的嗎？」

「啊啊！中了一槍。」

「那眞不幸。不過，很抱歉，那兩個人可不是我的徒弟。」

「……」

「如果是我的話，決不會糊塗得叫無辜的人受到池魚之殃。」

納屋浩道：

「不管怎麼着，你總也是來殺那佐倉老人的囉？」

那人苦笑，不答覆這句話，問道：

「那麼，你把那兩個人怎麼樣了呢？」

「連汽車給燒了！」

「燒了？」那人笑起來了。笑容非常有魅力：「我若問你：你借給佐倉的是什麼樣的汽車？向哪箇方向跑了？你大概不肯告訴我吧？」

「沒有告訴你的道理嘛！」

「好！就誤了你們半天，對不起！……子彈取出來了吧？」

「取了！」

「多多保重！最好半路上休息一天再回東京。」

這人說過，正要回到「客對來」車上去。

納屋浩叫住他：

「喂！」

這人扭回了頭。

「把你的名字告訴我們！下回見面，也許跟你動刀動槍呢！我們是城南大學的留級生！」

「我的名字嗎？」這人微笑着：「我叫眠狂四郎！」

說過，鑽進「客對來」。

立刻開動，駛遠了。納屋浩望着：

「咄！」的咂了咂嘴。

「啊啊！怕人！我的胆子快吓破啦！」

始終緊張地望着兩人問答的新子，透了一口氣。

「老浩！這，這個傢伙，我在什麼地方見過。」

松村俊夫說：

「我認得他的臉兒！」

納屋浩一面開車：

「好好地想一想，在到東京之前，把他想出來！」

新子眼望着空中，一會兒獨語道：

「對啦！打電話來恐嚇老伯伯的是他！一定是他，不會錯的！」

納屋浩凝望着前方的眸子，泛起了暗淡之色——大概有什麼不吉的預感吧？

二六

爵爺抱着一絲不掛渾身精光的泣子，在她又白又嫩滑得瓷器似的肌膚上，到處摩挲

着。光憑這一頓撫摸，就可以明白她是沒有經過男性碰過的完全的處女。

就在指尖快要摸到最要緊的地方的一瞬間……。頭頂心「榔」的一陣奇痛，爵爺從夢中驚醒，直跳起來。

只見伯母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地站在面前，一隻手裏握着掛西服的木架。

他做了那種荒唐的夢，正該受這樣的報應。

爵爺摸着其痛非凡的腦袋，向伯母招呼：

「您早！」

「還早！已經一點鐘啦！和正！這一年來，你從沒有在十二點以前起來過呀！」

「眞對不起！」

爵爺跨下「嘰嘰」發着怪響的床，穿上襯衫長褲。

伯母坐在椅子上等着他：

爵爺在夢中，摩挲着泣子的裸體。

「和正！你幾時變成小偷兒的？」

「昨天夜裏。」

爵爺並不抵賴，照實的回答。

「偷人家的東西，是人類行爲之中最下等的事！」

「我明白。不過，實逼處此，不得已而爲之！」

「不要强辯！還我的東西！」

「伯母！」爵爺看伯母手裏還緊握着西裝木架：「暫時借一下，不行嗎？」

「不行！立刻還我！」

「眞抱歉！東西已不在此地了！」

「不會的！」

伯母的臉色又險惡起來了：

「你昨天夜裏十二點，繞由我房間裏偷出去的！」

「我後來馬上就出去了。伯母！小偷兒偷到東西，都得立刻脫手。不會老是放在手邊的！」

伯母站起來了。

爵爺向後退了兩步。

「拿出來！」

「沒有！」

「拿出來！」

伯母一步一步的迫近。

爵爺知道宮內的女官都學過「長刀」武術，這一下掃過來決不輕鬆：

「饒了我罷，伯母！眞的，昨天夜裏都賣掉了！」

搖着頭，做了箇雙手舉起的投降姿勢。

「不能饒你！那點東西值二百萬呢！」

「二百萬？」

「是呀！賣給愛上這些東西的人，他們會出到三百萬塊以上呢！」

「笑話！這些廢銅爛鐵，頂多不過值箇三四萬，伯母！」

「和正！」

伯母發出「羅生門」中「妖婆」的怪聲，舉起手中的西裝木架。

「您不可以用暴力，伯母！」

爵爺跳上床，舉起鴨絨枕頭當盾牌。

這時，聽到玄關外汽車喇叭響。

爵爺伸頭一望，一輛「別士」停在那裏。

「伯母！來了貴客啦！您鎭靜點！不要太衝動！坐『別士』來的客人，一定是宮中派來的！」

伯母一聽這句話，纔覺得自己的擧動太激烈了，把西裝木架拋在床上：

「和正！我有心臟病哪！可別再叫我生氣啦！」

留下一句無可奈何的詞兒，走出去了。

二七

爵爺推開窗子，迎着大踏步跨過草地來的納屋浩，心裏大爲納罕。

納屋浩的車子是M·G，沒有「別士」啊？

納屋浩走到窗下，開口便道：

「借一間房給我！爵爺！」

「怎麼啦？」

「老俊在車子裏哼着呢！」

「……」

「拜託拜託！只要兩三天就行！」

「毒子帶了個記憶喪失症的小姐來啦！因此，能用的房間都給佔了。」

如果是一位年輕的女性，爵爺也許馬上會答應下來，現在碰到這位粗惡不堪的松村俊夫，就不能那麼痛快了。

「這間房，不是很好嗎？」

「那麼叫我睡到哪裏去？」

「你呀？你到你媽屋裏睡去！」

「沒有第二張床哩！」

「你媽媽睡的不是雙人床嗎？母子同眠，也不壞呀！」

新子來到身後，問道：

「什麼叫母子同眠？」

「就是成年之後，還要吃媽媽的奶奶的意思。新子小姐！」

爵爺不在乎地回答。

「好！這就帶他來啦！爵爺！你也幫箇忙兒！」

納屋浩獨斷地決定了，回身向「別士」走。

爵爺搖頭表示「無可奈何」，所幸他萬事都很看得開，也便走出走廊，準備去幫着扛抬。

迎面碰到手抱玩偶從樓梯下來的泣子。

「怎麼啦？泣子小姐！」

「噯！那位叫『伯母』的太太，叫把你送來的東西全還她？」

「哼！」

爵爺搖搖頭道：

「只有你，最配陪着伯母，聽她那悶死人的『想當年』的牢騷話了！那時候，她也許送你一箇最不值錢的洋娃娃！」

爵爺湊到泣子身邊，向她耳朵裏低聲訴道：

『我愛你呀，我的乖妹妹！

看見你，我不由地心兒醉！

晚秋的落葉深深睡，天仙化人的你的剪水雙眸！

啊啊！我愛你呀，好妹妹！』

唸完了，離開泣子向玄關走，一面大聲吟咏着：

『我的心，擡憬着苔深難掃的花園裏，淡白的水兒向天湧……天上的月兒被雲遮，時節無常的憂鬱映在池塘中——』

泣子呆呆地站住，望着他的背影。

玄關外面，納屋浩喊着：

「嘀咕什麼廢話！還不快過來幫忙！」

一會兒，納屋浩托着上身，爵爺和新子，一人捧着一隻腿，把松村俊夫抬了進來。

「喔唷！痛！痛！……輕輕地！輕一點！……痛！痛哦……。」

松村俊夫臉兒苦皺的像猴子似的，不斷地呻吟。

「這小子！少哼幾下行不行？」

納屋浩「噗」的一口唾沫吐到他臉上。

爵爺覺得過意不去，正想從褲袋裏取手帕替松村俊夫擦唾沫，一失手，「噹」的一下又把松村俊夫一隻脚摔下來。

「喔唷！」

松村俊夫痛的直叫喚，抬起這隻脚，向爵爺下巴就踢。

這回輪到爵爺叫了：

「喔唷！好痛！」

「這些小子眞沒辦法！」

納屋浩歎着，把病人輕輕放在走廊裏：

「新子！給他看看傷口！要是出了血，又得輸血啦！」

新子翻起紅毛線衫，解開襯衫鈕釦，紗布上印着血跡。

新子用手比了箇樣兒：

「出了有這麼多。」

「這一點大概還不要緊。」

納屋浩點點頭，視線又轉向別處。

暗暗的樓梯旁邊，一個抱着玩偶的姑娘引起他的注意。

納屋浩一瞥之下，只覺得好像是一箇大洋娃娃抱着箇小洋娃娃，倒不由地驚得一怔。

納屋浩視線轉向爵爺：

「就是她嗎？那個什麼記憶喪失症……」

「對了！」

爵爺微笑。

納屋浩納罕地搖頭：

「毒子這傢伙是什麼意思？把鮮魚寄在饞猫家裏……。」

松村俊夫睡在走廊地板上，支手舞脚的叫着：

「快，快搬進去！我背上疼哪！」

「你不肯安靜躺着嘛！」

把松村俊夫又抬將起來，這時聽到走廊那頭嬌嫩的聲音叫道：

「噯唷！……這是怎麼啦？」

伯爵夫人奔了過來。

「請你小聲點，病人受不了震動！」

納屋浩嚴肅地阻擋。

「啊！您多包涵！」

夫人探頭一望：

「唷！松村先生！您怎麼啦？是不是發了羊癇瘋？」

「我，我沒有什麼羊瘋狗瘋！」

松村俊夫忍住疼痛，憤憤地抗議。

「等會兒再說明罷！您的聲音會震動傷口，請到那邊去罷！」

納屋浩發了命令。夫人很服從地走了。

好容易，把松村俊夫放上床，三人不由地面面相覷，靜默了一會。

松村俊夫閉着眼睛叫道：

「爵爺！」

「什麼事？老俊！」

「你家裏終於出了幽靈啦！」

「幽靈？」

「嗯！迷人的幽靈！」

納屋浩聽了，咂咂嘴道：

「瞧你疼得要死要活的叫喚，該看的你倒還照樣看到了嘍！」

「老俊！那不是幽靈，是毒子寄在這裏的一位小姐。」

「哼！……媽的！爲什麼寄到你……哦！疼！……這個女孩子，我，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的！」

「胡說！」新子擋住：「你也想擠進來參加一份？好色鬼兒！」

「總而言之……」

納屋浩大聲道：

「老俊的看護，新子負責！我去找個整脚大夫來。爵爺只當不知道這回事好了！」

「我也幫着看護看護！」

爵爺自動提出。

松村俊夫搖頭道：

「謝謝罷！一點兒常識也沒有，這個傢伙，瞎子幫忙……」

這時，泣子走了進來，把玩偶遞給爵爺：

「這箇放在枕頭旁邊，好不好？」

說過，又悄悄地走了出去。

新子看的出了神，嘰咕道：

「眞美啊！簡直像一位公主似的！」

納屋浩狠狠地瞪着爵爺。

「你已經嚐了新吧？爵爺！」

「不行啵！毒子交了一把剃刀給她自衛着吶！這是個記憶喪失症哪！我對她唸了好些戀愛的詩歌，一點反應也沒有。」

「哼！」

納屋浩從後面褲袋抽出幾張一萬元的鈔票，交給爵爺：

「蘋果、牛奶、雞蛋，給老俊餵下去！」

交代完了，便匆匆地走了出去。

爵爺託新子：

「新子小姐！你去買罷！」

新子接過一張鈔票，奔出去了。

爵爺走到床前：

「被單已有十天沒有換了，你將就些罷！」

松村俊夫好像沒有聽到，只是皺起眉毛思索着，過了一會：

「啊！對了，想起來啦！」他叫道：「這個混血姑娘的照片，有一張貼在輕井澤那別墅二樓牆壁上的！」

二九

紅色的M·G開到橫濱山下公園前的「新日本大旅社」門前，已經是半夜兩點了。

佐倉總一郎面色相當緊張，推開迴轉玻璃門走進去，看見他熟識的那位經理正在櫃台裏邊，也不開口，只向他打了箇會意的招呼。

經理也不叫侍役，自己拿起房間的鑰匙出來，領他上樓。

佐倉總一郎前天有一封快信，發給這位經理的。

兩人跨進電梯，經理道：

「失禮！您看起來好像忽然老得多了！」

佐倉總一郎默然不語。

去年秋天，孫女兒圭子在這旅社五樓的一箇房間裏，服毒自殺之後，很給這位經理添了麻煩，也得了他許多照應。雖然送過他很多的謝禮，但至今還覺得補報的不够。

老人走進這間房，就看到孫女變成冰冷的屍體睡的那一張床。

種種傷心的陳跡，都浮現到眼前來了。

經理恭敬地站在一邊，等着佐倉總一郎坐下來。

老人扭轉臉，向他開口道：

「兼松經理！我發那封快信給你，是因爲聽到一個人說起一件令人不能相信的事。」

給經理的那封快信上，只說是要想再看一下這箇房間，還有非常重要的話問他。

老人坐下了，兼松經理仍舊站着，盯着老人，問道：

「什麼事呢？他說的……。」

「他說：圭子還活着！」

「嗯？」

「有一個人，打電話來對我這麼說的。我不曉得他是什麼人。但是，他對於我的動靜，知道得很詳細……這些先且不提，他很有確實把握的告訴我：圭子還活着沒有死。我對他說：既然還活着，請你帶來見我，他馬上答應：就給你帶來。」

「……」

「我親眼看見圭子死在這張床上，她是圭子，沒有錯！衣服是從家裏出來時穿的那一套，臉上一顆黑痣的部位也對……爲什麼他能斷定圭子還活着呢？不會活着的啊！」

老人獨語似的說着，兼松經理同情地盯着他，也不敢做聲。

「我接到這箇電話，只付之一笑。當然囉！我是親眼目睹，還把屍體運到東京火葬了的啊！絕對沒有還活着的道理啊！……話雖如此，可是一天一天的下來，我也覺得圭子似乎還在什麼地方活着了。因此，雖然明知無益，我就想再來問問你：圭子住到這旅社來，經過情形是怎樣的。」

兼松經理答道：

「只要我能想得起來的事，都可以向您報告。」

老人纔發現兼松經理還站着，便請他坐下：

「那麼，請問……圭子確實是一個人住在此地的不是？」

「是的。是一個人。」

「她是直接跑來開房間的？」

「不是。我記得是先有電話來定房間的。」

老人低垂了頭，一直思索着。

兼松經理見他的神情非常沉痛，便道：

「我把所能想得起的經過情形，從頭說一遍罷！」

「好！」

老人抬起臉兒，把暗淡的視線望着兼松經理。

兼松經理追述的經過，大概是這樣的。

三〇

圭子先用電話定好房間，三天之後，夜裏十點左右，圭子到旅社來了，住在五樓這間房裏。

她登記時寫的是本名，住址是「洛杉磯」。

因爲她是一位非常美麗的混血姑娘，旅社的人都對她很爲注意。

圭子也像一般混血兒一樣，只說英語（圭子幼時請有英國家庭教師，所以她的英語會話很好）。

經理、侍役，都相信圭子是從海外回來的。確實，她的言語舉動，都不像在日本長大的女孩子。當然，也許大家相信她是由外國來的，所以，看起來纔有這樣的印象。

在旅社住了五天，沒有往外面去過一次。而且只有往食堂去的時候，纔出房門。

也沒有一個客人來看她，因此，也就從來沒有在會客廳露過面。

她在房裏，也不看電視，只聽無線電廣播。她所聽的——如果侍役聽到的沒有錯的話——全是音樂，而且都是對外國人廣播部份。外面也沒有一箇給她的電話打進來過。她完全是孤獨一人住在這裏。

她在房裏，靜靜地沒有一點聲音。有時也看看書，看的是法國的現代小說（自殺之後，留下三本原文的小說，交給佐倉總一郎帶回去的）。

她跟侍役們差不多不講話，只有一次，打電話叫送晚飯到房間裏吃，送去的菜，燒的方法弄錯了，她曾笑着說了兩句：

「這不能怪你們，我說話說得太快了。我在高等學校裏熱衷地練習過話劇，所以說起話來總是快。」

自殺的那天早晨，侍役要打掃房間，敲敲房門，房門並沒有鎖上。圭子每天都在早晨七點起來，有事叫侍役，侍役來敲門的時候，房門總是鎖上了的。

她早晨都是七點半在房裏用早餐，所以侍役總是在九點前一點去打掃。

這一天她沒有打電話要早餐，侍役覺得奇怪，纔在九點的時候去敲房門。推門一看，圭子已經死在床上了。

她留下有遺書，寫的是很熟練的日本字：

「爺爺！再見！圭子不願意活下去了，我到爸爸、媽媽跟前去！」

是圭子的筆跡沒有錯。

兼松經理說完，佐倉總一郎道過謝：

「其中有兩三點，我還是頭一次聽到。」

「哪幾點呢？」

「第一是圭子來到此地，五天之中，沒有說過一句日本話。第二是專聽對外國人的廣播。還有，在高等學校時熱衷的排演話劇的事。……這樣說起來，圭子就像一般混血兒一樣，是故意裝成外國人的樣子。可是，她爲什麼要這樣呢？」

佐倉總一郎訝異地偏着腦袋道：

「這孩子是不歡喜裝腔作勢的。平時從沒有表示過她英語講得好……音樂方面，也彈彈鋼琴，喜歡的是古典樂，却從來不聽『爵士』。……至於在高等學校熱衷練習話劇，也沒有聽見說過。」

佐倉總一郎對於這幾點，一一地加以否定，表情困惑地向兼松經理道：

「聽你這麼一說，圭子的言語舉動，簡直是另一個人了。是的！完全是另外一個女孩子。……可是，我是親眼看到她的屍體的。我覺得沒有錯啊。這是怎麼回事呢？……

……是不是運回東京去的時候，屍體被人家偷換掉，而圭子却死而復生了呢？不！這是不可能的。回到東京之後，我還看了她最後一面的啊！」

老人一隻手撐着前額，深深地低垂了頭。

兼松經理也沒有話可以安慰他。

三一

納屋浩把城南大學附屬醫院的醫師領到爵爺家裏，等他回青山的公寓，已是夜裏九點過了。

他將「別士」放進地下室的車房，走上二樓，心裏只覺得無名的興奮。

他和女朋友有約會的時候，也從來沒有這樣興奮過。

在他的房裏，有一個名叫「梅露」的印度少女在等他回來。這是他憑着一輛機器脚踏車到印度作「無錢旅行」時帶回來的土產。看上去有七八歲，也許還只有五歲。她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兒，連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幾歲。

在印度，今天還有儼然的階級區別存在。「梅露」可能是最下等的奴隸階級所生的，但是她的美麗，要叫納屋浩說起來，是地球上最高的美，納屋浩的朋友們也承認這

一點。

臉上的五官，配合得簡直是一種神秘之美，尤其是圓圓的一雙眸子，美的沒有法子形容，瞳人是黑的，但不是普通的黑色。

你如凝視着她，就會覺得像中了魔似的，似乎將要被她吸進眸子裏，身心都快要溶化。

什麼「神秘」不「神秘」，這種感覺，對於納屋浩一向是無緣的，但自從發現了「梅露」的雙眸以後，他不能不承認世上有「神秘」這樣東西了。

納屋浩嘻嘻地綻開嘴，敲着房門。他敲房門有暗號的——THREE—THREE——TWO—

納屋浩非常怕這地球上最美的少女被人拐走，絕對不讓她到外邊去，平時總囑咐她鎖上房門。

冰箱裏儲藏着够吃十天的罐頭，麵包是關照好管公寓的老婆婆，從房門旁邊收牛奶和郵件的小窗口，按時送進去的。

流浪兒出身的「梅露」，對於吃東西不管什麼都喜歡吃，一個人乖乖地在家裏看家，也一點不感覺寂寞。

像納屋浩這好玩的不良學生，想撫養一個女孩子，「梅露」是最合條件的了。自己燉牛奶、烤麵包、開罐頭，吃完之後，收拾得乾乾淨淨。叫她睡，她就睡下，叫她起，她就起來。納屋浩在房裏做什麼的時候，她便蹲在角落裏，一直凝望着。

敲了半天房門，一點反應也沒有。

「咄！」

納屋浩「噠噠噠噠」奔下樓，拉開管理人室的房門，喊道：

「喂！老太婆！梅露呢？」

老婆婆連忙伸出頭來：

「喲！您回來啦！」

「問你「梅露」哪！沒有在家嘛！」

「不在呀！」

「不在呀就完了嗎！這個老東瓜！」

這胖胖的老婆婆，素來知道納屋浩嘴壞會罵人，倒也不在意，泰然地：

「你五六天都不回來，當然要被人家搶去啦！」

「搶走啦？別開玩笑！上哪兒去了？」

「那個新子小姐的媽媽來了，新子小姐跟你們一出去就沒有回來，她不放心，來打聽啦！」

納屋浩也沒有見過新子的母親，只聽說她是銀座第一流酒吧的「馬丹」。

「眞漂亮哪！中年的女人，像她這樣美得叫人眼睛發亮，我還是頭一次看見嘍！她不是開酒吧的嗎？要有這麼美麗的人，笑嘻嘻地陪你喝酒，隨便什麼男人都要發迷糊啦……。」

「少說廢話，囉嗦婆兒！新子的媽把梅露帶走了，是不是？」

「是的呀！她說：把這麼一點點的小孩子一個人關在公寓裏，多可憐！……我擋也擋不住……。」

「老梆子！」

「什，什麼事？」

老婆婆被他一把抓住胸口，這纔哆嗦開了。

「你忘了？爲了照料梅露，我一個月給你一萬塊錢？」

「沒，沒有忘啊！所，所以，我拚命地擋她嘛……。」

「別扯啦！新子的媽給了你多少？」

「唷！難過！放鬆手！」

「快說！你拿了多少？」

「五，五百塊。」

「五千塊吧？好！這箇月給你的一萬裏，扣五千！」

納屋浩把老婆婆一把推開，奔到地下車房，橫七豎八地把「別士」開到街上，飛也似的向銀座直駛。

三二

夜裏十一點，正是夜蝴蝶發着嬌聲，翩翩飛舞的時候。

在銀座的後街，那些紳士諸公正陶醉於這些蝴蝶發散的脂粉香氣之中。

納屋浩弓着點腰，兩手插在褲袋裏，一雙眼像豹子似的，在這些醉漢叢中穿進穿出，把酒吧的招牌一家一家的找下去。

納屋浩不知道新子的家住在哪裏，也不知道她母親的酒吧開在銀座哪裏。

只聽說那家酒吧的名字叫「綠貓」。

銀座有兩千家酒吧，找起來可眞不容易，也就無怪他一雙眼睛要變成豹子似的了。

納屋浩在西銀座第一條後街，第二條後街來回找遍，有街樹的大街也差不多蹓完了，沒有一家叫「綠貓」的！

還有電車路的那條大街沒有找過，要是再找不到，只有往東銀座去了。

納屋浩失望得很，路上有人扔下的一朵「康納馨」，心裏正沒好氣，一脚把它踢開。

巧得很，這朵花被踢得飛過去，那邊正好是一塊招牌，一隻貓，舉起前脚在那裏招着客人。貓上邊有一行小小的字：『BLUE CAT』，綠色的霓虹管，一亮一滅的閃爍着。

招客的貓，做得太小，招牌前如果有汽車停着，一定會漏掉看不見了。

「綠貓」酒吧開在地下室。

納屋浩用肩膀推開玻璃門，走下暗暗狹狹的階梯。

這裏是一片靜而柔和的氣氛，綠色的間接光線，由四壁流出，桌上的蠟燭搖曳不定的光，看去跟漁火一樣。

客人們的臉兒幾乎看不清楚，女人們華麗的衣裳色彩，像深海裏的魚似的，在暗暗的綠色之中浮游着。

納屋浩走到賬櫃前面問道：

「MAMA呢？」

經理叫一個來取酒的女人去找。

女人搖搖頭道：

「MAMA今晚上又醉啦！」

「你去告訴她：就說老浩來領梅露的！」

納屋浩關照過，要了一杯「惠詩客蘇打」。

他端起來纔喝了一口，突然後面來了人，將他一把抱住：「呔！阿浩！把新子藏到哪兒去啦？」

新子的母親蘭子抱住他叫着，還把納屋浩的耳朵咬了一口。

納屋浩跟她連面都沒有見過，沒有這麼熟不拘禮的道理啊！

納屋浩推開蘭子：

「爲什麼把梅露帶跑了？」

「爲什麼把新子拐走了？」

「把梅露還我！」

「把新子還我！」

「新子回了東京啦！叫她回家她不肯啊。老俊受了傷，她在做他的護士哪！」

「呔！阿浩！你們倆搶奪新子，所以你把阿俊打壞了？對不對？」

「……」

「新子還是處女啦！你已把她弄壞了嗎？」

在這靜靜的氣氛中，似乎只有女主人一個人喝醉了發着酒瘋。

「我討厭處女！」

納屋浩無可奈何地回答。

「討厭？渾球兒！男人還有不喜歡處女的？這個扯謊的小子！……伸出舌頭來！讓我咬斷它！」

蘭子把臉兒湊到面前來了。

納屋浩把她高高的美麗的鼻子，使勁揪了一把。

以爲她要生氣，蘭子却嘻嘻嘻的笑道：

「阿浩！要是你，新子送給你也可以！煮了吃，燒了吃，隨你的便！不過，你不歡喜處女，那可沒有法子囉！要不，就我這個做媽媽的，怎麼樣？將就點吃一口試試，好

不好？」

讓她這麼纏着，簡直沒有箇完。

納屋浩後悔：早該向新子問清楚她家住址，一直去把梅露帶回來多好！

自己太老實了，梅露是蘭子帶走的，還想找到她向她索回，自己未免老實得有點愚笨了，想着不由苦笑。

納屋浩推開蘭子，要想出去。

「不行！不讓你走！阿浩！等一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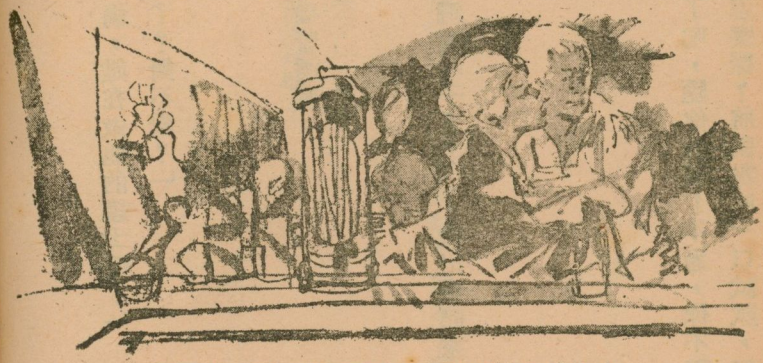
蘭子抱住不放：

「等到店裏上門休息，跟我回去！梅露還你就是了！」

三三

納屋浩被纏得沒法，只好答應等到關門再走。

蘭子東倒西歪踏着跳舞似的步子望那邊客座去了，



「！去回我跟」：放不浩屋納着抱子蘭

納屋浩端起惠詩客蘇打再喝。

開始嚐到酒的滋味，是在到印度去之後。連自己也覺得驚異，酒量不知道何以會這樣好的。回日本時在荷蘭的貨船上，和其黑如漆的非洲人水手賭酒，六箇鐘頭喝光了兩大瓶惠詩客，當時也喝得頭暈眼花，摸到甲板邊，吐得一塌糊塗。那個水手更厲害，倒在那裏跟死人一樣，還算納屋浩撐得住。

今天喝這兩三杯惠詩客蘇打，那簡直等於喝白水了。

進來一個客人，坐到納屋浩鄰座。

納屋浩也不去注意是誰，繼續一杯又一杯的喝着。

「酒量不錯啊！」

這客人忽然向他開了口，納屋浩轉過臉來一看，全身都緊張起來了。

他就是在碓冰嶺上碰到自稱「眠狂四郎」的那個人！

「你朋友的傷，怎麼樣啦？」

「沒有什麼大不了！」

「你們遭到池魚之殃，就決定幫佐倉總一郎出力，是不是？」

「……」

納屋浩祇是微笑，向對方臉上望着。

越看越覺得有蛛力。

細看這個人，意志一定很堅强，一旦決心要幹，不管有多少困難，都要突破難關幹到底的。眉宇間蘊藏着凄厲之氣，但是沒有一點使人不快之感，反而引起要跟他做個好朋友的意思。

納屋浩連忙驅走幾乎被他牽惹的心理：

「管他呢！佐倉總一郎是死是活，和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

「但是，把車子也換給他，未免太親切了吧？在目前，佐倉總一郎要雇保鏢的，像你這樣歡蹦亂跳的小夥子是最合式啦，反正騎上了虎背，就幹一下保鏢的好不好？」

「你究竟是什麼人哪？」

納屋浩大聲的問，周圍的男女都驚得回過頭來。

「我呀？我幹的是殺人的買賣！」

「哼！……」

納屋浩悻悻地轉過身背衝着他。

忽然，像裝了彈簧似的，飛起右拳向這人鼻子打來。

本來打算攻其無備，不想這人一縮腦袋，閃的更快。

而且納屋浩反倒胸口吃了一拳，「咚」的仰面倒在地板上了。

納屋浩翻身跳起，旺燃着發揮全身力量向這强敵擋去的爽快的鬥志，叫道：

「出去！」

「算了！」這人低沉而帶刺的聲音擋他：「跟你打一架，一點意義也沒有。」

「我有意義！」

「我沒有！」

「不許你說沒有！」

納屋浩的挑戰，倒並不是由於一時的衝動。

他忽然想起：要想明白這個人的眞相，只有把他拖到外面血淋淋的幹一仗，把警察的巡邏車引來就行了。

可是這個人似乎看出納屋浩的用意，只是不上當。

「渾人！幹什麼？這是……。」

蘭子奔過來，站在兩人的中間，向這人瞪着：

「跟學生胡鬧，像箇什麼樣兒？」

這人苦笑道：

「惶恐惶恐！」

退後一步，拉起旁邊一個正嚇得噤了息的女侍，抱着她，跳起舞來了。

他的態度，非常自然而瀟灑。

納屋浩直覺地感到：這人和蘭子交情很不尋常。

三四

半夜一點鐘之後，納屋浩車上載着蘭子，把「別士」開進「六本木」的一條小路。

「就是這裏！」

蘭子叫停車。

夾在大公館住宅之間，縮着肩似的，蓋着一棟小小的樓房。

納屋浩硬生生地說：

「我在這裏等着。」

「不行！今天在我家住！」

蘭子抓住他的手就拖。

「我最怕住在別人家裏。」

「今晚上不在這裏住，梅露不還你！」

納屋浩沒法，只好讓她拉着走進去。

一個好像是家政婦的女人，一臉的瞌睡迎了出來。

「來了客啦！在這裏住啊！跟我一塊兒睡呀！」

蘭子滿不在乎說着，把手上的皮包拋給家政婦。

「讓我去看看梅露！」

納屋浩向家政婦說。

「孩子睡了，別再鬧醒她啦！」

蘭子又捉住納屋浩的手拖。

蘭子的房間在樓上。

很整齊的日本式房間，鋪着美麗的大花的綢被，枕畔的電燈，映出一股艷秘的氣息。

蘭子橫坐在被上，掀開衣服下擺，通紅的小衣裏，露出雪白的小腿，透了一口氣：

「啊啊！今兒箇一天又完啦！」

抬頭望着豎在面前的納屋浩：

「坐下來！」

「……」

納屋浩不開口，避開視線不去看她。

「給我脫衣服呀！」

「……」

「來！脫嘛！！」

「……」

「害怕嗎？我的小乖乖！」

嘻嘻嘻嘻！蘭子媚媚地笑，慢慢的仰面躺了下去。

× × ×

家政婦在茶間裏，突然聽到蘭子在樓上喊叫，接着就是「崩咚叭噠」的一陣亂響，嚇得奔到樓梯口。

可是，以往的經驗，不奉呼喚就往樓上跑，曾被蘭子狠狠的罵過幾次，所以徘徊着不敢上樓。

樓上的聲音立刻就住了，只剩下一片靜寂。

家政婦回到茶間，又過了一會，聽到有人從樓上下來。

納屋浩悄悄走進茶間，問道：

「梅露睡在哪裏？」

「那邊新子小姐的房間裏。」

納屋浩點點頭，走進那房裏去了。

過了兩三分鐘，納屋浩又出來了：

「睡得好好的，鬧醒了怪可憐的，明天我來接她！」

「那樣最好！」

家政婦送到玄關。

「別士」上了大街看不見了，倒像約好了似的！「客對來」塞滿小路，慢慢地開了進來。

「客對來」車上跨下來的是「眠狂四郎」。

他也不揚聲叫人，倏地閃進門，跟家政婦似乎很熟識，只向她點點頭，就上了樓梯。

家改婦望着他上去，臉上的表情似乎說：剛才那青年如果竟睡在這裏，不知道要鬧出什麼把戲來呢！

這人一踏進樓上的房間，驚的瞪了眼。

蘭子身上只剩一件通紅的小衣，兩手兩脚被縛着，嘴裏還塞了東西，倒在被窩上，開口不得。

「這是怎麼回事啊？」

這人走近前，低頭望着，蘭子嘴裏「嗚嗚」的呻吟，只對他搖頭。

這人笑起來了：

「哦！是那個小夥兒幹的？這一手玩兒的可漂亮！」

三五

只以爲松村俊夫一直睡着，他忽然開口叫道：

「喂！新子！」

新子手裏正不停地編着花邊，抬起臉兒望了望他：

「什麼呀？」

松村俊夫仰望着天花板：

「那個混血姑娘，說是毒子帶來的啊？」

「嗯！」

「打箇電話給毒子，叫她到這裏來！」

「做什麼呀？」

「我要問問她那混血姑娘的事。這不是普通的女孩子，說不定是那老頭兒的孫女兒嘍！」

「那老頭兒？……哦！在輕井澤碰到的那個老伯伯？……」

「那別墅二樓的牆壁上，貼着有這混血姑娘的照片哪！」

「老伯伯的孫女兒死了呀！自殺的！」

「就是這一點奇怪呀！你不是說：聽見有人打電話給那老伯伯，威脅他，說他已死的孫女兒還活着嗎？」

「嗯！聽到的啊？老伯伯說：他親眼看見孫女兒的屍首的……難道這個混血姑娘就是他的孫女兒？……」

「憑你這腦袋，也想不出箇道理來，快叫毒子來罷！」

「好！」

新子走出房間，到了玄關，忽然又眼中發亮，輕手輕脚上了二樓。

敲敲房門，推開一看，毒子給她起名叫泣子的那個混血姑娘，沒有在房裏。

——到哪裏去了呢？

新子偏着頭詫異的走下樓梯，忽然聽到會客廳裏傳出彈鋼琴的聲音。

但不是爵爺彈的琴聲。

彈的一曲「濱千鳥」，指法很不純熟。

新子輕輕推開一點門，向裏面望去。

彈鋼琴的是泣子。

新子悄悄地走到她的背後。

泣子頓時機伶伶一箇哆嗦，「叭」地轉過身來，一臉的恐怖表情。

一見是新子，似乎放了心，但仍然沒有表情，倏地站起就想走出去。

「等等！」新子捉住泣子的手：

「哪！這件毛衫和長褲，你還記得不？」

「……」

泣子訝異地望着新子拉起身上的白兎毛線衫和紅色的長褲。

「你想想看！這原來是你的衣服嘛」

「……？」

「放在輕井澤的別墅的。你家爺爺借給我穿的呀！」

「……」

「哪！謝謝你！你仔細想想，一定想得起來！」

但是泣子臉上只顯出迷惘，搖頭道：

「我不知道。」

「你不是跟你爺爺住在一塊兒的嗎？一塊兒過日子的吧？」

新子一句接一句的問。

泣子只是窘急地回望着新子。新子焦躁起來了：

「你死過一回了吧？後來又活了是不是？因爲死而復生，所以已往的事全忘了，對不對？」

「……」

「再想一想！謝謝你！……怎麼樣才想得起來呢？……對了！成心摔他一大

跤，也許可以醫好……哪！試試看好不好？」

三六

漆得通紅的機器脚踏車，發着奇響的爆音，穿過大學的「夢幻之門」，駛將上來。剛巧，爵爺從食堂出來，搖搖擺擺穿過校庭，看見毒子來了，向她微微一笑。

這時……

有兩個青年男子，見毒子停了車，向她走近。

兩人不是學生。服裝整齊，打着領帶，好像薪水階級的社員公務員似的，但是爵爺却感覺這兩人身上帶着一種尖銳的氣味。

爵爺的性格雖然磊落大方與衆不同，但一方面也具有非常銳敏的感覺。

他忽然有一種危險的預感。

兩個青年一左一右，好像挾持着一樣的跟毒子走。

毒子自己却並不感覺什麼危險。

兩人都生得相當不錯。衣飾很整潔，而身上帶有一種虛無的氣氛，這對於青年女性是很有魅力的。

走近前來，態度言語也都很客氣：

「您是黛德子小姐？」

「很冒昧！有點事想請問您……」

「決不耽誤您的功夫，只要箇二十分鐘就行啦！」

「就到那邊吃茶店裏坐坐罷！」

兩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勸着。

毒子被兩人左右夾着，向坡下走，嘴裏還低低地哼着民謠。

走進毒子挑的一家吃茶店，兩人的臉兒伸在毒子面前。

——如若要叫我在兩個裏選一個……我怎麼辦？……右邊一個，眼睛向下彎彎着……左邊一個，鼻子旁邊那顆黑痣太大了，有點下流氣……。

毒子正在很輕鬆地想着這些，不由有點好笑。

彎眼睛突然開口道：

「您說不定可以得到一大筆錢呢！」

「什麼呀？」

「您偶然檢到一箇非常值錢的東西啦！」

「我不喜歡這樣閃閃鑠鑠的講話。請你們說明白點！」

「好的。您在五天之前，檢到一個美麗的混血姑娘，是不是？」

上箇禮拜六早晨，毒子跨着機器脚踏車，往橫濱去，到一家叫「瑞士」的洋貨店買帽子。她聽見朋友說：有一種特別好看的帽子，只有「瑞士」一家有得賣。

毒子討厭京濱國道上的汽車太多，特地在早晨七點駕車去的。

當然，店家也沒有這麼早開門的。毒子到外國人墓地去繞了一箇鐘頭，再回「瑞士」，正好剛拉開鐵門。

幾種新式帽子擺在面前，毒子正在咬着指甲，不知選哪一箇好。

突然，一位姑娘一陣風似的奔進來，躲到櫥窗後面去了。

女店員吃了一驚，探頭問道：

「您怎麼啦？」

原來是一位美麗的混血姑娘，畏畏縮縮像被野狗追趕着的一隻小貓。

隨便怎麼問她也不答話，只是索索發抖，女店員憐憫地詫異道：

「難道是個啞吧嗎？」

毒子幫着問她，姑娘還是閉緊了嘴不做聲。

直到毒子借了店裏邊的一箇房間，扶她躺下，拿冷毛巾覆在她臉上，把她昂奮的神經鎮定下來，纔開了口。

她完全喪失了過去的記憶。遭遇到什麼可怕的事，怎樣逃出來的也不記得了。腦子裏只剩下「害怕！」的感覺。

「瑞士」店裏也沒有主意了。

女主人進來了，說要把她交給警察保護，毒子突然下了決心：

「我帶她去！」

也許是這位姑娘生得太美的關係。但是這時，毒子也確有見義勇爲的英雄氣概。

三七

毒子想：

——只怕就是面前的這些人，叫泣子吃了苦頭的……。

想着，態度登時變了。

這兩人見了，面面相覷。

毒子衝口而出地問道：

「拐那小姐的，就是你們吧？」

「別開頑笑！」

黑痣搖頭笑道：

「我們是那小姐的祖父託我們找她的啊！」

彎眼睛遞過一張名片：

『東京私立偵探事務所——數田正彥』

黑痣也拿出同樣的名片，他叫『河合三郎』。

毒子道：

「那位小姐怕人殺她，恐怖得氣都透不過來啊！」

「喝！果然如此！」

黑痣點頭。

「果然？這是什麼意思？」

「那位小姐，爲了一樁事——這是有關個人絕對秘密的事，不能告訴您——得過精神分裂症，後來，經過電療，總算恢復了，可是惟有記憶喪失却暫時沒有痊癒的希望。看她這樣感覺恐怖，一定又發了恐怖症了，你說對不對？」

黑痣向彎眼睛說，好像徵求他的同意。

「我早就覺得小姐不久會發病，果然被我料到了。」

「總而言之……。」黑痣熱心地說：「我們費了好大的事，才打聽到是您把小姐帶走了。不過，有了下落，那就謝天謝地啦！」

兩人對望了望，彼此點點頭。

「現在，小姐是您照料着呢，是不是？」

彎眼臉上的表情，好像已不必再問，但爲謹愼起見還要再問問清楚似的，等着毒子回答。

毒子把兩人仔細端詳着，覺得不能隨便答覆，默然無語。

「如若是您照應着，我們也就不必着急啦。明天再來探望也好，請您告訴我們：小姐在什麼地方！」

「……」

「您也太不相信我們了！」

毒子道：

「我想那位小姐的恐怖，不是由於精神分裂。她是神經極纖細地害怕着，我只認爲

她是記憶喪失症！」

彎眼笑嘻嘻地：

「精神分裂症多半只是對於某一件事精神錯亂，對於別的事完全正常的啊！」

「總而言之，那位小姐的記憶喪失症不恢復，我不能把她交給任何人！」

毒子斷然地宣佈。

兩個私人偵探又面面相覷。

毒子抱起雙腕，儘量地表示着毫不妥協的態度。

「那麼，這樣好不好？您跟那小姐的祖父見見面，好吧？」

「這總行了吧？您就勞一趟駕罷！」

兩個人又交口勸說。

毒子被他們勸着，也就想道：

——就跟他見一見罷！

毒子並且還想像着：那祖父也許是個極頑固的老頭子，把泣子的日常生活拘束的動都不能動，所以纔弄成這樣的結果。

兩人見毒子似有首肯之意，格外勸得熱心。

正在這時，旁邊有人說了話：

「打攪你們，毒子小姐！有句話跟你說！」

回頭一看，爵爺站在桌旁。

「什麼呀？」

毒子放了心，抬頭望着爵爺。她知道：在這種場合，爵爺是非常可靠的。

「對不起啊！……」爵爺向這兩個人客客氣氣地笑着打了箇招呼：「毒子小姐！今天股票跌啦！你賠了八百萬塊啦！」

隨口就編了一箇大謊。

「這可不得了！」

毒子立刻站起，也不向兩個私人偵探打招呼，飛也似的奔出了店門。

「眞是想不到的事！」

爵爺低聲咕囔着，也正想走。

這兩個人登時變了一副惡狠狠的臉，站了起來。

三八

一輛汽車向世田谷方面飛駛，綾小路和正坐在車上，大大方方，穩穩重重地，眞像個爵爺。

兩個自稱私人偵探的青年坐在前面，數田正彥駕着車，河合三郎坐在助手位置上。兩個人都長得不壞，但究竟生來的品格不同，看上去只像爵爺手下的兩個清客幫閒的。可是事實上，爵爺現在却是他們的俘虜。

在吃茶店裏，毒子跑了，兩個青年沒有法子，只好捉住爵爺，要把他帶走。爵爺不慌不忙，也不問他們把自己帶往哪裏去，也沒有一點提防警戒，滿不在乎的坐上了車。

河合三郎扭回頭問道：

「對不起！你不是普通的學生吧？」

他太鎭靜，太沉着了，不由得他們不詫異。

「我只是個普通的學生！」

「可是，似乎有點地方不同，簡直是大公司的社長的風格。」

「謝謝你！」

爵爺向他微笑頷首。

——嘿！恭維他兩句，就直着腰受啦！

河合三郎大有拍馬拍得落了空之意。

不久，車子開進下北澤靜靜的住宅區，在一條坡路的中段停了下來。

一棟相當摩登的房子，好似二流公司的董事們的住宅。

門旁名牌上只有一箇姓：

「山地」

「請進！」

一個人在前領路，爵爺毫不躊躇地跟了進去。

會客室裏陳列着許多多古代的火槍，每一枝都是難得的古董。

屋角有一個小小的酒櫃台，櫥裏放滿洋酒瓶。

爵爺在沙發上坐了幾分鐘，也不見一個人進來，便站起來走到酒櫃那邊去。

房門開處，一個青年女人走了進來，這時候，爵爺已在酒櫃台裏邊，像配酒師傅似的，正在搖酒呢。

爵爺停下手裏的搖酒器，向這女人望着。

臉兒長長的生得很美，穿的一身深色的和服，倒跟這滿屋火槍的會客室顯得很調和。

這個素不相識的女人，像見了老朋友似的態度很親熱地走近前來：

「給我做一杯鷄尾酒好不好？」

「就是啦！您等着！這就做！」

爵爺又拿起搖酒器搖着。

女人接過爵爺遞來的酒杯，和爵爺手裏的杯子碰了碰，微笑道：

「我們要爲什麼乾杯纔對呢？」

「請你決定！」

「那麼……。」女人一眼不轉珠的盯緊着爵爺的眸子：「祝我對你的誘惑能够成功！」

爵爺和女人，都一口氣把酒喝乾。

爵爺從櫃台裏出來，坐到沙發上：

「你是審口供的問官吧？」

「我？……什麼事呀？」

女人偏着頭裝不懂。

「把我弄到這裏來，不是準備審問我嗎？」

「是他們兩個這麼說的嗎？」

「他們是什麼目的，我還不十分清楚。」

「他們到街上去物色，看到有配我胃口的青年，就帶回來交給我。」

「那麼，此地好比古代的禁宮，你就是面首三千的妖姬？」

「我可比不上古代妖姬那麼妖艷，恐怕不中你的法眼啊！不過，你是不是有意被我誘惑一下呢？」

「……」

爵爺碰到完全預料不到的場面，稍稍有點惶惑。

他想：要對付這個狐狸精，非得皮厚不可：

「我可以坐到你那邊沙發上去嗎？」

「歡迎！」

爵爺移到女人旁邊坐下，握住了她的手。

三九

女人不做聲，只是凝望着他。

爵爺另一隻手鈎住她的肩膀，慢慢地把嘴唇湊過去。

正要合到她的唇上的一剎那，被她狠命一把推開。

女人站起身，完全變成另一個人的冷淡臉色，伸手就給爵爺「劈拍」兩記耳光。

但是，爵爺好像預料有這一着似的，倒毫不介意，慢慢地從地毯上爬了起來，鞠了一個躬：

「失禮失禮！」

這時，女的不知什麼緣故，好像受了强烈光線照射似的，美麗的眉毛皺起，雙眸瞇齊成一條縫。

然後，舉步正要走，忽然身形一晃，跪倒在地毯上了。

爵爺冷冷地望着她。

女人低聲一叫，想要站起來，但是四肢似乎不大聽話，只在地上爬了幾步。

衣擺掀開，膝蓋露出，通紅的小衣裏，伸出雪白的小腿。

爵爺無表情地把她抱起，放在沙發上仰面睡下，這時女人已完全昏睡過去了。

爵爺遞給女人的鷄尾酒裏，放了很厲害的痲醉藥。

他看見毒子跟兩個青年走進吃茶店之後，連忙奔到醫學院的研究室，找到中學時代

的老同學現在當實習醫師的朋友，要了一包痲醉藥來的。碰到這種情形，他却很機警也很細心的。

這一着，果然成了功。

爵爺趕快從壁上卸下三枝舊槍，把槍管塞進房門與地板的空隙之中，使室門緊緊的推不開。然後，檢查窗戶，知道窗戶不能從外面打開，便把窗簾放下，走向酒櫃檯台。

櫃台上放着有一架電話，他早就檢查過，知道可以直接接到外面去。

他撥動號碼，打到青山的公寓。

「請接到納屋浩房裏，我是爵爺！」

立刻便聽見那邊很可愛的少女的聲音：

「哈囉！」

爵爺用英語跟梅露打了招呼，叫她叫納屋浩講話。

「三十分鐘以內，你可以趕到下北澤來嗎？」

「你怎麼了？」

「詳細情形，等會兒再說，現在的情勢非常非常緊急！」

「我還是頭一回聽到你告急呢！」

「我被人俘虜了，現在出來了一個美女，不過，我反倒把她俘虜了。這裏的會客室我已封鎖起來，現在變成非常危險而又非常有趣的狀態了。……但是不能支持太久，至多三十分鐘！」

爵爺把地址簡單易曉地告訴了他。

納屋浩眞沒想到爵爺能如此敏捷俐落。好像換了個人：

「好！我馬上就來！」

四〇

過了十五分鐘左右，外面有人來轉會客室門上的旋把了。

他們見室門推不開，很是詫異，便舉手敲門。

爵爺走近門邊，問道：

「那一位？」

外邊惡狠狠的聲音道：

「還問我們是那一位？……開開！」

一面使勁推門。

「推不開的，私人偵探先生！」

「什麼？」

「門是絕對打不開的。要想看看裏面的把戲，繞到院子裏從窗戶來看罷！」

還不到三十秒鐘，數田正彥和河合三郎已奔到院子裏草地上來了。

爵爺把窗簾拉開了三十公分，

兩人的臉兒伸在窗口，一副恨不得要吃人的樣子。

爵爺微笑，指着躺在沙發上的女人：

「怎麼樣？這個樣兒……」

「小子！你不要活啦？」

「快開門！」

兩個冒牌偵探叫着。

爵爺不理他們，走進酒櫃台，又去做鷄尾酒了。

「打破窗子進去！」

爵爺聽到他們叫，翻身便轉到沙發跟前：

「你們要衝進來，這位女性可就要丟人現醜了！那時候的光景却見不得人，不過現

在也沒有辦法，只好先給你們看一點！」

說着，便毫不容情把昏沉沉睡着的女人的衣服掀起。

爵爺握住她白淨豐滿的大腿一拉，擺了箇「大敞轅門」的姿勢：

「你們看着！這箇女人大概是你們頭兒的愛人，要讓你們頭兒知道她受了我的汚辱，只怕要敲碎你們的飯碗，說不定還要你們的小命兒！」

爵爺一面說，一隻手撫摩着女人的大腿，慢慢地向裏面滑進去——女人穿的是和服，連短褲也沒有。

「別摸進去！」

兩人異口同聲地大喊。

他們知道窗戶裝的是特殊玻璃，不容易打破，外面忙着敲窗子，裏邊的女人只怕就保不住了。

他們早就看出這個放走黛德子的學生，一定知道他們所找的混血姑娘藏在哪裏，所以纔把爵爺弄到此地來。

他們打算給爵爺一頓下馬威，逼出他的口供來。

可是，這裏的女主人聽了，很有把握地說：

「交給我辦好了！用不着你們動武力。」

她就走進會客室來找爵爺了。

爵爺猜的不錯，她正是這兩個人的頭兒的愛人。

她如遭了凌辱，這兩個人將受到頭兒的怎樣處置？那是用不着再說的了。

兩個人不能不妥協了。

數田正彥滿臉生痛地說：

「喂！聽你的就是了！」

「叫你們頭兒來！」

爵爺一隻手放在女人大腿上，一面下令。

「你想騙我們？」

「有話得跟你們的頭兒談。」

「只要把你好好送走就完了不是？」

「我不能相信你們。」

「說話一定算數！你的手拿開！」

「也好！那麼這麼辦，你們兩個做一對『三脚競走』好了！」

「……」

「你們在運動會上看見過吧？一人一隻脚，綁在一塊兒賽跑的。就在我眼前，緊緊綁起來！」

「別開頑笑！」

「我一點兒也不開頑笑。對付你們這種凶人，爲了保護自己，我就不能不用各種戰術。好！趕快做一對『三脚競走』來罷！」

「他媽的！」

兩個人面面相覷。

爵爺見他們延挨着不動，一隻手又慢慢地向女人襠裏摸進去。

「別摸別摸！……我們做『三脚競走』！好了吧？」

數田正彥終於答應了。

爵爺把女人面前的衣服放好，走到窗前：

「就用那邊的橡皮水管綁！」

草地灑水用的一條長長的橡皮管，套在自來水水喉上。

河合三郎正想扯下來，爵爺命令他：

「不要扯下來，就那麼綁！」

兩個冒牌偵探，一人伸出一隻脚，並攏，繞上水管，緊緊地綁好。

這時，已聽得大門外那「別士」獨有的喇叭聲了。

四一

「別士」後面座裏坐的爵爺，納屋浩駕駛着，正在第二京濱國道上向橫濱疾駛。

「爵爺！」

納屋浩一手握住方向盤，一隻手插在背上抓癢：

「你的胆子倒不小哇！」

「……」

爵爺也不說話，一輛並行着的汽車，一個西洋少女臉緊貼在車窗玻璃上，爵爺向她嘻嘻地笑着。

——納屋浩跨下「別士」，向玄關走的時候，爵爺正從會客室窗戶跳出來。

「小子！別跑！」

納屋浩聽到喊聲，奔進院裏，同時聽到一聲槍響。

他發現爵爺站在那裏，離開橡皮水管綁的一對「三脚競走」不到五尺。爵爺若無其事，兩手插在褲袋裏站着。

三脚競走中的一個，拔出槍來就是一鎗，爵爺却若無其事地站在那裏。

「快跑！爵爺！」

納屋浩全身燃起鬥志，一探身就檢起一塊石頭。

爵爺悠悠地走將過來。

拿手槍的那個傢伙似乎氣極了，對着爵爺後影又是一槍。

納屋浩瞄準他，「呼！」地一石塊。

石頭打中嘴巴，那傢伙一交摔倒，連帶另一個也跟着倒下去了。

納屋浩開動車子：

「你這太危險啦！」

爵爺滿不在乎地答道：

「手槍這東西，除非他是神槍手，普通只要離開三公尺以上，就絕對打不中的。」

「那兩個是什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哇！」

「那麼怎麼跑到這裏來了的呢？」

爵爺把毒子幾乎被他們架走，自己挺身出來做了替身的經過說了一遍。

納屋浩聽說這件事與那混血姑娘有關，便把車子向橫濱開來。

他已接到新子的電話，說是聽松村俊夫說：那混血姑娘好像是佐倉總一郎的孫女。

納屋浩決定去找佐倉總一郎。

同時，也需要把「別士」還給他，換回M•G。

佐倉總一郎現在躲藏在輕井澤毋忘屋古董店的女兒家裏，納屋浩已問清了地址。

「……事情可麻煩起來嘍！」

納屋浩悻悻地咕噥着。

「什麼事？」

「究竟是怎麼回事，我也不清楚，總而言之，我們捲進漩渦了。活該我們倒霉，碰到那個老頭兒。他眞是個瘋神！」

「哪兒的什麼老頭兒？」

「佐倉總一郎啊！」

「這名字好像聽說過。」

「東亞開發公司的董事長！民營鐵路的總頭兒！」

「哦！……。」

爵爺似乎一點也不感興趣。

「我們在輕井澤，到過那老頭兒的別墅，老俊就是被那兩個追踪老頭兒的小鬼打傷了的呀！」

「哦！原來如此！」

「只以爲事情到此爲止完了，沒想到他們又來找毒子，把你擄走，想必是想奪回那混血姑娘，是不是？」

「好像是這樣嘍！」

「現在老俊又說了：那混血姑娘可能是佐倉老頭兒的孫女，所以事情越來越複雜了。老頭兒說：他的孫女已經自殺了！老頭兒親眼看到，親手把她送去火葬了的呀！可是，現在她竟活着，自己不認得回家，被毒子檢回來啦！」

「唔！這件事倒不簡單嘍！」

「那些暴徒們，不知道想要從老頭兒手裏搶些什麼東西。老頭兒却把那東西藏起，自己打算自殺。暴徒打電話來恐嚇他：你的孫女還活着，在我們手裏呢！你決不能自殺。於是乎，老頭兒跟我換了汽車，從輕井澤回來了。是這麼回事，明白了吧？爵爺！」

「那麼，暴徒們手裏的佐倉總一郎的孫女兒，就是那個泣子？」

「不就是這樣一回事嗎！如果那混血姑娘趁隙從暴徒們手裏逃出來，被毒子檢到了

的話……」

「可是，佐倉總一郎親眼看到孫女兒死了的呀！」

「他是這麼說的。所以奇怪嘛！」

「眞的奇怪！」

「總而言之，不管他！領老頭兒去看一看那混血姑娘就成啦！」

四二

這人家的房子，蓋在「保土谷」高爾夫球場附近丘陵的腹部。

「別士」從緩緩彎曲的道路開上去，開到停在石塊牆壁前面的一輛紅色M・G後邊停下。

納屋浩和爵爺下了車，石牆上面已出現了一個人——毋忘屋的老板。

「喝！你們來啦！」

老板體格魁梧，相貌堂堂——就當什麼政黨的總裁也當得過，身穿一件短短的棉袍，手裏還抱着一條小狗。

納屋浩在石牆下仰面問道：

「佐倉先生在家嗎？」

毋忘屋老板搖頭：

「不在呀！搬到更安全的地方去了。」

「搬到哪裏？」

「上來坐嘛！我正等你來換車子呢！來，請進！」

毋忘屋老板把兩個學生讓到客座裏，懷裏的小狗不住着舐他的臉兒——他也不等兩人發問，開始說下去：

「少年眞是比什麼都值錢。看到你們——不！光這麼看着也是痛快的……我在輕井澤住了四十年。四十年當中，每年夏天把青年人們迎來，又將他們送走。也就是說：那些青年們、小姐們，他們的命運，都看在我的眼裏。」

他說話的技術很好，納屋浩和爵爺聽得入了神。

「你二位知道：到輕井澤來的青年人，都是代表日本政經界的知名之士的公子小姐，可說是最高最幸福的人們。不久，他們學校畢了業，結了婚，成了家，看到他們帶着孩子再到輕井澤來，連我們心裏也覺得痛快。……可是，四十年前，三十年前，二十年前到輕井澤來的青年們之中，現在還繼續過着幸福的生活，還能上輕井澤來的，只

有百分之二三啊。有的從父親手上繼承下來的公司垮掉，他本人失了踪；有的在戰場上陣亡了；有的落魄下來犯了詐欺罪進了監牢。再說小姐們吧！眞正幸福的結了婚的，也只有很少幾個人。昔日上輕井澤別墅來遊玩，已成了一場富貴榮華之夢。還有的在「池袋」的角落裏，開着小小一家小吃店，完全變成了老板娘。眞是！人事無常，世上的變遷好快啊！」

爵爺聽了微笑道：

「這不就很好嗎！那些飯桶沒出息的兒孫，假如還照樣地能每年夏天到輕井澤來消暑，那才叫人看了生氣吶！」

納屋浩苦笑着望望爵爺，心裏想：

——這傢伙對於自己家裏的沒落，倒好像與他無關似的！

「是呀是呀！天下事都得有箇新陳代謝纔好。不過，三十年前輕井澤別墅來的那些人，可決不擺一點架子。穿着臂肘穿洞的毛衫檢碎木頭的，仔細一看原來是貴族院的議長某某伯爵，蹲在小河邊上洗蘿蔔的女人，却是貴族的妃殿下。現在呀，貪污瀆職的議員夫人，爲了買一點醃蘿蔔，居然坐了汽車上醬菜店了！」

納屋浩道：

「老伯伯！我們說要緊的罷！」

「對了！要緊的話……你們受到連累的那件事，我們需要談談，對不對？」

「伯伯想必知道：佐倉那老傢伙……不！佐倉總一郎先生，他爲什麼要自殺？爲什麼受人家恐嚇？希望你告訴我們！」

毋忘屋老板丟開小狗，啣起海泡石的煙斗。

四三

大家沉默了一會。

然後，毋忘屋老板開了口：

「實業家這東西，一輩子都得跟金錢這怪物格鬥。佐倉先生的格鬥，一直是勝利的。但是，到了最後，却被怪物打倒了。」

「……」

毋忘屋老板簡截明快地說下去：

「你們知道的：現在正在做超等特快車的新幹線建設工程，東京、大阪之間五百公里只用三箇小時就能到達。這箇夢想似的超等特快，本是佐倉先生十年前的構想。不過

佐倉先生是想由民營鐵路——不是國鐵——來做的。」

納屋浩和爵爺，平時連報紙、週刊，都沒有好好讀過，只聽到人家說，將有一種超級特快的列車出現，從東京到大阪只要三箇鐘頭。但是他們對於這些事，毫無興趣。

「從東京到大阪的五百里，要敷設新鐵路線，必需一千四十公頃的土地。其中不需收買的地區，例如國鐵用地、隧道、鐵橋等等，佔一百九十公里，其餘的三百一十公里就非收買不可。這得向一百零四箇市、町、村，大約五萬人的手裏去收買土地。這筆錢可多啦！東京新橋附近，一坪地要二百萬，就是山裏邊的田地，一坪不付兩千塊，老百姓也不肯脫手。這筆預算可不得了呀！」

爵爺問道：

「預算究竟要多少呢？」

「國鐵對於這筆土地收買費，最初預算是一百四十一億。可是，地價年年上漲，現在已超過了二百億，快要漲到三百億了……你們想想看，有這麼多鈔票甩出來，不鬧貪污反倒是怪事了。上自總理大臣，下至國鐵工事局的計劃課長，都在這鈔票雨中跳舞啦！」

毋忘屋老板說的一點不錯。

新東海道線工事的總預算，據說是二千億日元。

對於這些工程，大小二百家的業者，擠得人仰馬翻，拚命地搶奪着。

每一箇工程，都有預定的投標底價。投標價格最接近底價的業者得標，承包這箇工程。

再說得詳細一點——

國鐵的新東海道線總局分爲總務局、工事局、計劃審議室、電氣工事部、用地部五箇部門，工事方面又分爲計劃課、工事第一、第二、第三課、設計課。

總務局做的是：新幹線的調查、計劃、設計、工事。

工事局是做隧道、橋樑、堆土的工事。

計劃審議室擔任軌道、砂粒、以及運轉、車輛的事。

各種各樣的業者都殺奔各局各部各課，想盡了方法要替自己公司爭取工程。

當然，目標要指向負責的局長、次長、課長和主任技師。

這些人平時拿着有限幾箇錢的待遇，現在厚厚的一大疊一大疊的鈔票送到面前，也就無怪他們要心旌搖搖不能自主了。

截至現在爲止，已有一個主任技師被逮捕，一個工事局的計劃課的副課長自殺了。

在業者方面，東亞開發公司的大阪分店長也被捕了。

「……也就是說，佐倉先生幾乎要被自己構想的超級特快車輾死了……他也許以爲只要世界上沒有我了，夢想的超級特快，就可以平安順利地在東海道上飛馳。他就決心一死，落一箇大實業家悲壯的收梢結果了！」

納屋浩默默地聽到這裏，纔說道：

「那些複雜的話，我也搞不清楚。可是，爲了讓這些幹了壞事的東西活下去，你自己却想自殺，我可覺得有點莫名其妙嘍！」

他一面說，想起那埋在白樺林中愛犬墓裏的皮包。

四四

毒子坐在電車裏，茫然地望着街景：

——我爲什麼老是不戀愛呢？

她好像想的是旁人的事，在心裏嘀咕着。

毒子沒有「初戀」的記憶。高中時代，曾有一次，她哥哥的大學同班同學，在暗處抱着她要接吻。毒子認爲這種事太齷齪，不由勃然大怒，狠狠地抽了他一箇大耳光。

當時，那大學生對她說：

「你呀！你一輩子也結不了婚！」

事到如今，毒子還常常想起這句話來。眞的！她到現在還沒有和人接過吻。

她和納屋浩、松村俊夫、爵爺，四年以來，來往的很親密。

和他們一塊兒去滑雪，一塊兒去京都遊玩，但是，這三個人，誰也不向毒子伸手。

也許他們害怕：怕的一伸手，毒子就要惡狠狠地咬他們幾口。

那回到清水寺，毒子低頭望着舖滿青葉的谷底，忽然感覺到一種無聊煩悶，回頭向三個男朋友問：

「你們有沒有哪個，肯跟我擁抱在一起，跳下去殉情？」

三個人只面面相覷不做聲。

毒子怫然，轉身便走開，一個人回了旅館。

像這樣發作性的愛情饑餓狀態，她發過兩三次。

但是，毒子自己並沒有對一個男性傾心愛慕過。

她想：

——乾脆！叫老浩、老俊、爵爺三個人抽籤，誰抽到就把 VIRGIN（處女）給他

罷！

但也只是這麼想想而已，却絕無實行的可能。

毒子在白金猿町下了電車，向爵爺的伯爵府邸走。

在路上向後邊注意望過幾回，看看有沒有人釘着。

她今天丟開通紅的機器脚車不用，特地坐了電車來，也是爲的不惹人注目。

在大門外，又前後環顧了一下，就很快地滑進了門裏。繞過院子，正要走向松村俊夫住的爵爺書房裏去。

不想那位宮中女官正在走廊裏等着：

「黛小姐！」

毒子被她一叫，不禁有點汗毛凜凜：

「什麼事？」

「綾小路家可不是公寓！」

爵爺的伯母立起眼兒瞪着她。

「一點不錯！當然的！」

毒子故意恭敬地回答。

「寄在此地的那位小姐，請您早點帶回去！她是個小偷！」

「嗯？……」

「皇室賜給我的東西，她給偷了箇乾淨。這個女孩子太壞了！我不能讓小偷兒住在這裏。」

「伯母大人！」

「什麼事情？」

「那恐怕是爵爺幹的吧？是不是爵爺逼的沒路走，見您房裏東西多，便時常拿點出來，藏在泣子小姐房裏呢？叫泣子小姐揹黑鍋，那可受不了哇！」

「總而言之，我既看見心愛的東西被拿到那小姐房裏去，我就再也不能忍耐了。非請您帶走不可！不等明天，今天就請您領回去！」

「我是拜託了爵爺，寄在這裏的。就憑伯母您做『食客』的一句話，我就乖乖地帶走，那可辦不到！」

自尊心很强的女官，頓時雙眉倒豎：

「什麼？我是『食客』？胡說……」

「半夜三更，鑽進廚房偷東西吃，恐怕也只有做『食客』的纔幹得出來吧？伯母大

人！」

伯母聽了這句話，氣的幾乎要撲過來。

毒子向她嘻的一笑，走進了爵爺的書房。

四五

床上展開着一幅奇景。

離床約摸一公尺高的地方，拉着一條鐵絲，鐵絲上吊着許多食物。牛排、炸猪排、炸大蝦、肉包子、炒麵、飯團、香蕉、奶油蛋糕，等等等等。

毒子看得發了呆，走上前，用指尖彈了彈炸大蝦：

「什麼玩意兒呀？這是……。」

原來是食堂厨窗用的像眞標本。

「新子拿來給掛上的！」

松村俊夫說着，嘆了一口無可奈何的氣。

不知怎麼的，松村俊夫一點食慾也沒有，一直是梅乾下稀飯。照理，養息到現在，應該胃口大開想吃東西，可是他却什麼也不想。

因此，新子特地給他找來這些東西掛着，好引起他的食慾。

「新子呢？」

「好久不回家了，她回去啦！說是明天再來。」

毒子坐下，蹙起眉頭：

「好臭！光棍味兒！」

「當然囉！一回澡也沒洗過嘛！」

「新子沒用熱水給擦身體嗎？」

「那個傢伙決當不了護士，肚臍往下，就不肯給我擦啦！」

「當然嘛！你應該自己擦呀！」

「要是能自己擦，我還會這樣躺着嗎！這個傢伙給我遞便壺拿便盆的時候，還自己先用帕子紮住眼睛呢！就這麼瞎摸瞎摸，弄得我一屁股全是大糞！」

「噯呀！髒死啦！」

「這可不是笑的事啊！……倒是，毒子！你送來的那個混血姑娘，說不定是個幽靈嘍！」

「幽靈？」

「是啊！我看她一定是那佐倉總一郎的孫女兒。所以，把她放在這裏，連我們都危險哪！」

「……」

毒子驚的開口不得。

「再叫我吃手槍，可受不了哇！毒子！趕快把那小姑娘帶走罷！交給警察也好哇……要叫那幫暴徒得到一點風聲，我們就沒有命啦！」

毒子立刻想起被那兩個自稱私人偵探拉去的爵爺，替他擔起心來了：

「你再說詳細一點，好不好？」

「嗯！好！」

松村俊夫把輕井澤的事件，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毒子臉兒發着呆，聽完之後：

「怎麼辦？」

站起來，在屋裏繞起圈子來了。

她沒注意：那位女官伯母正把房門推開一條縫，偷聽着她們說話呢。

松村俊夫道：

「總是你冒冒失失地把她領來的不好。不管怎麼，你把她帶走罷！我又躺着動不得，暴徒來了怎麼辦？」

「……」

毒子咬着嘴唇不做聲。一會兒，「倏」地走出去，奔到樓上。房裏不見泣子。毒子詫異道：

「上哪兒去啦？」

這時，泣子正被爵爺的伯母牽着手，帶出了後門。

伯母偷聽了松村俊夫的話，覺得這個惹禍的小姑娘，太危險了，萬不能再留在家裏，便決心把她扔掉。

走到電車大道上，好容易攔住一部計程車，先把泣子堆進車裏，自己總坐上去：

「一直開！不！前面拐彎！往遠處去！遠處……。」

四六

新子在外邊住了十天總回家，拉開家裏的大門，故意爽朗地大聲叫道：

「回來啦！」

但是，沒有人應聲。

——啊！對啦！

她想起來：母親這時候一定往美容院去了。家政婦想必到附近買東西去了吧？可是，大門也不鎖，這太不小心了！一面想，走到茶間，刷地一拉開紙門，她悚然站住了。

長火鉢旁，一個男客，身上一件和服棉袍，正坐在那裏看報呢。

男客由報紙上抬起臉兒，向她望來。

一瞥之下，新子又慄然大吃一驚。

她不會忘記：他就是在輕井澤碰冰嶺上碰到的那個人。當時，他自己報名叫「眠狂四郎」，嘻的一笑，曾把新子嚇得縮了頸子。

想不到，他竟坐在我家茶間裏。而且，簡直像這裏的主人似的，還穿着棉袍兒，悠悠地看着報呢！

這人向她微笑：

「新子就是你吧？」

新子「嘓！」的嚥了一口唾沫，站住不動，盯緊了他望着。

「別這麼瞪着我好不好！我本來就是不速之客，來偷嘴的野猫呀！」

「……」

「我好像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你。……啊！對！想起來了。你是跟那個大膽的學生一塊兒，在『別士』車上的……你那個男朋友可眞不賴呀！我手底下那批人，像他那麼膽大的可沒有嘍！」

新子忽然衝口而出喊道：

「快給我走！」

她的聲音激烈得很，這人倒驚得怔了一怔。

叫出了口，新子自己也吃了一驚。她心裏恐怖起來了：這人會不會頓時拿出可怕的態度來呢？

可是，既然喊叫出來了，新子決不退縮：

「快回去！」

「討厭我？」

「齷齪！」

「哈哈哈哈！……這句話可叫你罵盡了！」

這人站起了身。

新子好像被踢了一脚的小狗兒似的，「刷！」的退了一步。

「我的襯衫和西褲掛在樓上，給我拿下來，好不好？」

「不要！」

新子幾乎把頭搖的要掉下來。

這人倒也並不着惱，自己走上了樓梯。

不多一會，他穿得整整齊齊的下樓來了，微笑望着坐在廊沿口的新子：

「有那麼一個變態的媽媽，你這獨生女兒只怕眞够寂寞的嘍！」

「……」

「你打算跟那個學生結婚嗎？」

「你管不着！」

「那是自然，我問得有點多餘了……不過，這是我的直覺，你喜歡那個學生吧？一定喜歡他的！」

「……」

「那個學生，隨便哪個女孩子都會喜歡他的。你可要當心，別讓旁的女孩子搶去了！」

他留下這句話，走了。

新子唾棄地罵道：

「要你管閑事！什麼東西！」

可是心裏却不能不承認他說的對。

她走進自己的房間，坐到桌前，手撐腮頰，茫然地望着排在面前的玩偶。

家政婦回來了，接着聽到母親蘭子的嬌聲：

「噯唷！新子這傢伙回來啦？」

「叭噠叭噠」地奔來，一進房，便從後面緊緊摟住新子：

「這個野丫頭，在哪兒玩到今天的？」把新子搖撼着：「什麼阿浩，什麼阿俊……沒有把處女給他們吧？你……嗽？沒有吧？」

「討厭！放開我！」新子推開蘭子。

「什麼事這麼大的氣嘛？生氣的應該是媽媽哪！」

「媽媽不乾淨，一股齷齪味兒！別挨着我，把我也薰臭了……」

「好啦好啦！我可放了心，看這樣兒，還是處女哪！」

蘭子站起來，走了出去。

新子眞想「哇！」的痛哭一場。

四七

毋忘屋老板說的不錯，佐倉總一郎已搬到比保土谷更安全的地方去了。

納屋浩和爵爺駕着M•G，趕往橫須賀山上的美國海軍高級將校住宅區，開到其中的一家公館門前。

一位軍官的夫人出來了，爵爺一口流利的英語和她談着，納屋浩倒不免吃了一驚：——只以爲這個傢伙光會彈鋼琴呢，幾時又學到這一手啦！

納屋浩最缺乏語言天才了。在印度旅行了一頓，只有「打手勢」頗見進步。到了話說不通的時候，不管面前是紳士，還是淑女，他便一面做手勢，一面笑嘻嘻地說着亂七八糟的日本話：

「我告訴你：這個混賬東西、驢球、馬蛋、嘎雜子！聽明白了嗎？笨貨！」

就憑這一套，居然從印度東部跑到西部，倒也眞是虧他。

不過，能說英語比不能說，到底占光多了。

納屋浩想到這裏，又覺得爵爺至今沒有透露過自己有這項本領，倒有些想向他表示敬意了。

——我跟他，究竟門第不同啊！

納屋浩覺得：爵爺現在就足以代表皇太子，出席世界各國外交官酒會，而自己至多只配當當他的汽車司機而已。

爵爺說完了話，回過頭來，納屋浩望着他那平板的臉兒，頓時覺得似乎品格高尚起來了。

「她說：佐倉先生正在午睡，不能見客呢。」

「你跟她說：把他拖起來！」

爵爺沒有照樣翻譯，只要求讓兩人進去在會客室等着。

兩人在光線明亮得眩目的會客室等了十分鐘，佐倉總一郎經過院子裏草地，推開那邊的門，進來了。

「讓你們等了好久吧？」

坐到沙發裏，佐倉先謝過換汽車的事。

納屋浩等不及的提出來意。

「有一處地方，希望您跟我們去一趟！」

「什麼地方？」

「他的家裏。」

納屋浩下巴向爵爺一甩：

「現在有一個美麗的混血姑娘，寄住在他家裏。」

「……」

佐倉的臉色緊張了。

「佐倉先生！您的孫女兒是混血兒吧？」

「是的……。」

「寄住在他家的，說不定是您的孫女兒哩。」

「這不……不會的呀。我的孫女兒，圭子……已經自殺了啊！是我親眼看到的！」

「就是這一點囉！要這麼說法，就搞不清了。總而言之，您去看一下，好吧？看了，如果竟是您的孫女兒，豈不是檢來的便宜！哪！爵爺！」

「是啊！您去一趟罷！」

「這當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可是……如果這個姑娘竟是圭子，那麼我給她料理了喪葬的女孩子，又是誰呢？」

「現在這不就是去打破這箇啞謎嘛！」

「是啊！這箇謎非打破不可……可是，如果是圭子，她應該把自己的姓名告訴你們呀！」

爵爺接口道：

「她完全喪失掉記憶了，連自己姓什麼叫什麼全忘啦！」

爵爺說得高興：

「正因爲她喪失了記憶，所以表情好像幼女似的天眞，越發美麗得和天使一樣。望着她，就覺得這是世界上最純潔的……。」

納屋浩想：

——他媽的！又來啦！

便向爵爺腰間戳了一記，催道：

「走罷！」

佐倉顯得有點窘：

「我借住在此地，曾發過誓：一箇月不出門一步……。」

「那有什麼要緊！只要說一聲：出去走走就回來，不就行了嗎！」

「我們等主人家的中校回來再走好不好？既和他有約，總得說明了再走。」

「對他太太說一下不行嗎？」

「我是向她的先生發誓的。」

——好了好了！聽你的便罷！

納屋浩搖頭，向爵爺道：「喂！我們上橫濱弄點中國麵吃吃再來！」

兩人都站起了身。

四八

M•G正要開進橫濱的中華街。

街裏猛地衝出一輛三輪貨車。

納屋浩連忙一箇急剎車。

就在這一瞬之間，M•G尾部又來了一下猛撞。

「糟啦！」

納屋浩扭回頭一看，衝上來的是一部「客來斯拉」新車，「咄！」的咂了咂嘴。

跳下車來一看，M•G的尾巴撞癟了，「客來斯拉」的保險槓也彎了。

「客來斯拉」車上跳下一個獰猛大漢的外國人，向納屋浩揮動着全是汗毛的胳膊，怒吼着。

納屋回頭一看，便叫：

「喂！爵爺！拜托！」

但是爵爺還沒有來得及用他那流利的英語，納屋浩下巴已吃了一拳，倒了下去。

爵爺忙奔上去將他扶起，納屋浩「機伶伶」的晃了一下腦袋，使出渾身的力氣，向外國人撞去。

可是，簡直等於稻草人碰到巖石上。

納屋浩又被彈回來，這一下可完全暈過去了。

「客來斯拉」車上，還坐着一個下等相的日本姑娘，正望着他們打架。爵爺顧不得扶納屋浩，大聲向她叫道：

「對不起！你給勸勸好吧？」

這姑娘只是鼻子裏「哼」的一聲冷笑。

大漢又趕到爵爺面前，一手抓住胸口，輕輕地把爵爺提了起來，用最下流的話罵着。

這時，爵爺彈鋼琴鍛鍊出來的指尖的銳敏感覺，碰到大漢褲子上的一件東西。

爵爺便「刷」的把它拉開。

除了上廁所時打開之外，平時總是關閉着的一處地方，現在被爵爺扯開了。

爵爺的五指飛快地插了進去，把裏面掛着的兩箇圓球，狠命地一把捏緊。

大漢嘴裏發出奇痛難忍的悲喊。

不管多麼凶橫的傢伙，這處要害被人抓住，是誰也受不了的。所謂「一蹶不振」，大概就是指的這種情形。

「嗚嗚！」

大漢「咚」的倒下，痛暈過去了。

被他抓住胸口的爵爺，也跟着倒在大漢身上，但手裏還捏住兩箇圓球不放。

車上那個姑娘，也許以爲大漢被什麼凶器刺傷了，便拚命放聲大叫：

「救命哪！」

爵爺慌忙跳起身，把納屋浩拖進了M•G。

看熱鬧的圍了一大群，七嘴八舌的叫：

「喂！怎麼搞的？」

「把他打死啦？」

「別跑啊！」

M•G對着這群人，忽然「嗚！」的一下，向前直衝過去。

大家嚇的亂喊亂叫的躲開，M•G衝出了人群，就像從前默片時代滑稽電影裏的跑快車一樣，一枝箭似的飛跑。

事實上，爵爺從來沒有學過開汽車。

居然沒有撞到什麼東西，也沒有碰傷人，簡直是一樁奇蹟。就這樣橫七豎八胡竄亂撞的開到橫濱車站前面的時候，後邊交通警的白色機器脚踏車「嗚嗚！」追上來，繞到前面攔住了。

M•G快要衝翻白機器脚踏車，間不容髮的當兒才停了下來。

警官的白拿破崙帽子下面的臉兒氣得通紅，怒叫道：

「你們究竟怎麼搞的？亂七八糟地……。」

這時候，納屋浩纔清醒過來，抬起森森作痛的腦袋。

這一頓汽車開的，連爵爺也臉兒發白面無人色了：

「我並沒有殺人哪！不過是狗急跳牆，把他的卵子捏了一把……。」

「你胡扯些什麼？」

原來警官並不是因爲爵爺把那大漢弄昏過去捉他的，而是發現了這輛橫衝直撞的M·G，跟着追上來的。

他命令兩人：

「下車！跟着到警察署去！」

爵爺跟納屋浩面面相覷。

納屋浩驚異極了，問道：

「喂！是你把車子開到這兒的嗎？」

「人要是拚了命，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開玩笑！」

納屋浩越想越怕，不由地「機伶伶」打了箇寒戰。

沒有出事，沒有送命，眞是一樁不可思議的奇事。

「快點！」

警官焦躁地催促。

四九

毒子在爵爺的伯爵邸，想在回去之前再到泣子屋裏看一下，正要上樓梯，走廊那頭來了苗條的綾小路夫人。

「德子小姐！您來啦！」

「您好！」

毒子一鞠躬，跨上樓梯。

夫人走近前來，告訴她：

「德子小姐！泣子不在啦。」

「嘛？……爲什麼？」

毒子驚得一怔，站停了俯望着夫人。

「我剛才看見伯母帶了泣子小姐出去的。」

「嘛？」

毒子一震：「伯母！您爲什麼不攔着呢？」

「我以爲您知道呢。」

「哪裏的話！她是拐逃呀！」

「拐逃！」

「那個老狐狸精！……不！那位伯母，一心以爲泣子偷了她藏的那些破銅爛鐵，因此把泣子帶出去丟掉了……怎麼辦？」

毒子噠噠噠奔下樓梯，衝進爵爺房裏：

「老俊！不得了啦！」

「什麼事？你鎭靜點兒好不好！震的我傷口發疼！」

「泣子被她們丟出去了！」

「什麼？丟出去了？怎麼回事？這是……。」

「那個狐狸精老梆子把泣子帶出去的呀！」

「嘿！那可……。」

松村俊夫本來擔心怕那混血姑娘老是住在此地，暴徒會來打搶，還託毒子把她趕快帶走的，可是現在見毒子急得這麼變顏變色的，倒又未便表示「這可正中下懷」的私意。

「怎麼辦？」

「還有什麼怎麼辦！什麼辦法也沒有哇！等那老梆子回來再說罷！」

「那老梆子嘴可緊哩，絕對不肯招供帶往哪裏去了的呀！糟透啦！」

「別急！鎭靜點兒！」

「這還能鎭靜得下來！」

毒子在屋裏走來走去，忽然站停下來：

「這是不得了的大事情！光是我們幾個，一點辦法也沒有的。單靠老浩和爵爺，我和你四人的力量，怎麼也打不過他們。」

「那麼，怎麼辦呢？」

「必需一個指揮官……唔！指揮官！」

「指揮官？有這樣的人嗎？」

「有！」

毒子很有把握地斷言。

五〇

城南大學的校長酒井誠三，他在校內滿是學生的時候，決不出現。

也許他是顧慮：怕自己堂堂的風貌和體魄會壓倒學生們吧？的確！凡是見過酒井誠三的人，沒有例外地都說：

「像這樣體面的人物，有生以來還是初次碰到！」

所謂「典型的英國紳士」，這句讚辭簡直好似專爲酒井誠三而造出來的。他是以前在城南大學中途退學往英國去，在劍橋大學畢了業的。

風貌，態度，衣着，無一不經過洗練，沒有絲毫的破綻，具備着幾百萬人裏只能挑出一個來的條件。

祖父是明治時代財界的巨頭，父親是城南大學的第二任校長，親戚本家之中，還有數不清的著名的政治家，實業家、法律家、醫師、文化人士。有一個好事的新聞記者曾替酒井家做過統計，據說已出了四十八位博士。

酒井誠三本人是經濟學博士。

他有一部名著叫「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

總而言之，城南大學所以能被認爲日本最高的私立大學，酒井誠三當着校長的這一點，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風氣最自由的大學的校長，是最洗練的英國紳士，城南大學的這一點，確實算得是

學校中的名門望族。

禮拜六的下午。

高地上差不多不見學生們的踪影的時候，酒井誠三從校長室出來了。

徐徐走過排列着整整齊齊的銀杏樹的校庭，走進最近竣工的白色五層樓的校舍，看了一下幾箇教室，然後向南面一角藝術型的舊建築物走去。

各學院的教授們的房間和研究室，全部集中在這棟房子裏。可以說是一座「象牙之塔」。

這裏也眞稱得起是「象牙之塔」，房子裏靜悄悄地，盪動着睿智的氣息，不管怎麼懶懶的人，沒有神經的學生，一步踏進這棟房子，就不由地要身心緊張起來。

酒井誠三順着走廊，望着每間房門上掛的教授的名牌往前走。

教授如在房裏，他的名牌上邊就有綠燈亮着。現在因爲是週末的下午，所以差不多的燈都關着。

酒井校長忽然訝異地站停下來。

聽到不知道哪箇房裏，有彈三絃的聲音。

在象牙之塔裏面，居然有人彈着花街柳巷的三弦，這可有點不大合式吧！

事情太奇妙了，酒井校長頓時引起了好奇心。

一會兒，校長輕輕走到文學院心理學科的研究室前面。三絃的聲音就是從這裏面傳出來的。

校長也不先敲敲門，輕輕地轉開旋把，打開了房門。

迎面就是堆着無數書籍的書架，擋住視線，看不見是誰在彈三絃。

校長放輕脚步，走過書架和書架之間的狹狹通路。

他發現一位穿和服的青年，盤膝坐在房角會客的沙發上，正在彈着三絃。

校長認識他是心理學科的助手野間健太郎。

野間健太郎還只廿八歲，但最近已內定要升爲助教了。誰都承認他是一位出類拔萃的英才，但是他那與衆不同的性格和行動，有時會引得人人皺眉——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學者。

第一是，野間健太郎在運動界是一位極其出名的球手。六年之前，日本六大學的校際棒球比賽，春秋兩次，城南大學部繼續地得了第一，當時的主將就是野間健太郎，他在高等學校時代本是一個無名的球員，但進了大學之後，突然飛快地嶄露頭角，一躍而成爲神宮球場的英雄了。

當然，所有的棒球團都搶着來拉角兒了，但是，野間健太郎不管他們開出多麼好的待遇條件，一概不應。他回答的話也異常守舊：

「我要遵守先君的遺囑！」

他的父親野間健吾，過去是心理學的泰斗，在城南大學當過二十幾年文學院的院長。野間健吾因胃癌去世之前，曾託過校長酒井誠三說：小兒的頭腦相當好，畢業之後，希望把他留在研究室，繼承我的工作。

但校長把野間健太郎找來，還是勸他：

「加入棒球團，叫日本全國的球迷爲你而欣喜欲狂，我覺得倒也不壞啊……。」

野間健太郎的回答很乾脆：

「棒球是學生時代玩的東西。我家裏有父親給留下的三萬冊書。光是讀這些書，我一輩子光陰還怕不够呢。打出一棒 HOME RUN，還不如讀完一冊書，對我更爲重要！」

五一

野間健太郎在研究室留了兩年之後，跑到瀨戶內海的N島去，過了一年的「魯濱孫

絕島飄流」的生活。

N島是一箇無人島，島上有一百來隻野生的猴子。野間健太郎自己也跟猴子過着同樣的生活。

他目的是在調查猴子的生活狀態，想寫一篇：

「關於人類的生活本能」

做將來的博士論文。

在野猴子群中，有一隻頭領爲中心，形成一箇保持着整齊秩序的集團，這和人類的原始社會完全一樣，野間健太郎就從這裏開始從事生活本能的研究。

他從N島回來之後，不知道心境怎麼發生變化，改穿了和服。而他穿起和服來又很合身。乍一看，似乎穿得很隨隨便便的，但他却實在用着很細緻的神經，一舉一動都可以看得出，並且顯得非常漂亮。

他穿西服，也頗爲英俊爽朗，足以吸引青年女孩子們注目。也不繫領帶，雪白的襯衫，領口圍一條黑絲巾，這種打扮，就是野間健太郎興起來的。等到這一套開始流行的時候，他本人却早改了和服。

話雖如此，在研究室彈起三絃來，總似乎有些出了格吧。

但是，酒井校長倒沒有立刻跑上去嗔怪他，只站在書架後面，悄悄地聽着。

野間健太郎一邊手裏彈着三絃，還低聲唱着小曲呢：

「浮氣的黃鶯兒，一二三！

一家轉一家的住不慣。

拋掉了梅花又把桃花換哪。

山盟海誓你都丟開不管！」

他唱的頓挫抑揚，比內行毫無遜色，連酒井校長也暗暗佩服：

——唱得好哇！

便由書架後面走了出來。

野間健太郎無意中抬頭一望，面前站的一位想不到他會來的人，倒也未免着慌，連忙站起來一鞠躬。但是並沒有什麼怯懼的神情。

「你把這裏當作練習小曲的地方嗎？」

校長帶着點譏諷的問。

「並沒有這種事。只是這隻三絃放在此地，拿起來彈了彈而已。昨天晚上在柳橋喝酒，後來送一個住在白金猿町的藝妓回家，梅丸這個傢伙——她藝名叫梅丸，二十歲，

性格爽快，也生得不錯，只是喝不得酒，一喝就醉，結果把三絃也忘在汽車裏了，今天帶來，想晚上送還給她，所以才彈了幾下。沒想到驚動了您！」

「你玩藝妓嗎？」

「是啊！常常玩玩。」

「有趣嗎？」

校長瞪緊着野間健太郎。

野間健太郎不直接答覆，反問道：

「校長在青年時代，對於生理上的慾求，是怎樣處理的？」

他問得似不經意！校長也不覺順口說道：

「對了……我年青的時候……。」

說到了嘴邊，纔想起這話不便往下談，裝着向室內四下徐徐看了一周道：

「說起來，你也差不多可以結婚了！」

「我要到卅五歲才考慮結婚。」

「這是爲什麼？」

「老婆這玩意兒，很累人呢！校長對於太太，也難以對付吧？」

野間健太郎一句話正碰到痛處。

校長有點狼狽了。

眞的！校長目下唯一的煩惱，就是夫人過度的更年期症狀。

——研究心理學的，到底不好逗！

校長決定要退却了。

「總而言之，在研究室彈三絃，總不太好。」

校長只關照了這一句，走了。

五二

下午四點，野間健太郎走出了研究室。

他要往文學院十五號教室去，那裏正在舉行城南大學出身的各大公司主持人的研修會，野間健太郎擔任講心理學。

這些繼承父祖事業的第三代第四代的青年實業家，自己坐到社長的椅子上，纔知道學生時代當着紈袴子弟不該只顧浪蕩逍遙，現在要重新到母校來用用功了。

心理學是他們研修中的一箇課目，剛巧主任教授生胆囊炎進了醫院，助教又正在外

國，所以由助手野間健太郎擔任講師。

十五號教室裏，集合着有十七八個青年實業家。當然，雖說青年，總也是三十幾四十幾的人，比野間健太郎要大得多。

實業家們對於棒球選手的野間健太郎，那是太熟悉了，所以一見他來擔任心理學講師，都吃了一驚。

野間健太郎一跨上講台，坐在前邊一列的一位實業家便問道：

「你不是野間健太郎君嗎？」

「是的。」

「你來講心理學？」

「不行嗎？」

「沒有什麼不行，不過，你，講心理學？……唔！……。」

野間健太郎不管他，只顧開始講課：

「生物爲了生存，鬥爭是必需的。從前釋迦在印度山中修行的時候，惡魔來找了他。先變了一隻鴿子，飛到跟前哀求道：釋迦呀！現在鷹要追來吃我，請您救救命罷！於是乎，釋迦把鴿子放進懷裏藏了起來。這時候，惡魔又變了一隻鷹飛過來：釋迦呀！

我好久沒有吃東西，餓得太難過了，剛纔追的那隻鴿子，我不吃牠馬上就要餓死了，請您把牠放出來，讓我吃了罷！釋迦想了想，把自己脚上的肉割下一塊，給鷹吃了。這段故事，是教人要慈悲，要犧牲自己去救人。但是，用這種方法，是不是鴿子和鷹都能得救呢？事實上並不如此。如若世界上只有一隻鷹一隻鴿子，釋迦只要割一次腿上的肉就行了。可是，每天每天都有鴿子有鷹來找他，釋迦就得把身上的肉割完，那他就非死不可了。

「野地裏草木茂盛，花兒美麗的開着，蝴蝶翩翩地飛着，小鳥兒快樂地歌唱着。但爲了創造這樣幸福的世界，實際上却需要有無數的犧牲者。

「小鳥兒所以能這樣快樂地歌唱，是因爲牠吃了幾千萬的小蟲。蝴蝶所以能這樣翩翩地飛舞，是因爲牠幼蟲時代吃了許多樹葉的關係。我們再看。樹頂上還有蜘蛛結了網，正在想捉蝴蝶當點心，空中的老鷹正在目光瞭瞭地想捕小鳥來飽啖呢。

「各位是實業家。彼此都是朋友，交際往來的也很親密，很要好。但是，在賺錢的目的上，彼此却是仇敵。他賺了一塊錢，如果沒有他，這一塊錢豈不是應該進我的口袋嗎！於是就覺得他賺了一塊錢，等於是從我手裏搶走了一塊錢。這是當然的鬥爭。

「於是乎，人類就發生了要多賺錢——哪怕多賺一塊錢也好的野心。按着年代順序

說：先是戀愛，其次是野心，野心的下面就是貪慾。諸如什麼驚訝、感動，這些純粹的精神活動，由於年齡的成熟而漸見衰退，就是因爲狡猾的智慧已開始活動了。

「這是有證據的，一個成功的人，他所最珍視的是自己走過來的路程——也就是他的經驗。那些大野心家，無論幹什麼事，都不會滿足，不會高興的。縱使心裏滿意高興，也留意着：不要露聲色，不要感動，不要把眞正的表情給人家看到。這就是各位忙着賺錢的實業家的生態。

「所謂鬥爭這東西，是由熱情的模仿開始的。看到別人傾注熱情，想賺十萬塊錢，自己就發奮而起：好！我要賺二十萬！模仿着別人發出來的憤怒和憎惡，別人使過來的策略和挑戰，來煽動自己的爭鬥心。這是生存本能。這種熱情，對於人類是最要緊的。

「但是，各位實業家，儘管發揮想賺錢的熱情，却決不可以變成貪慾。熱情可以擴大，而使您的工作完成。但是如若一變成貪慾，一切就要停頓下來。要飯的乞丐無論積聚了多少錢，還是一個乞丐。因爲他沒有工作的熱情，只有聚錢的貪慾。所以，乞丐當了三年，連皇帝也不想做了……。」

野間健太郎的話，講得頭頭是道，滔滔不絕。

這些實業家已不把他當一個棒球選手了。大家都傾耳凝息聽得入了神。

教室門推開一條縫，毒子向裏面偷覷。

這時，後面教室門被推開一條縫，有人向裏窺視。

她是毒子。

五三

野間健太郎足足講了一箇鐘頭的心理學，最後還加了幾句話：

「各位注意！我所講的，裏面含有很多的獨斷。我不喜歡做那些不痛不癢老生常談的結論，所以結論要等各位當代第一流的實業家來做。總而言之，要幹大的事業，獨斷專行是必需的！」

說完，一鞠躬，正要跨下講台。

一位年輕的實業家趕到前面來。

「我是松尾商會的松尾俊治。」他先通過姓名，然後道：「有件事要拜託，今天晚上想請您叙叙，可以賞光嗎？」

提起松尾商會，是從明治時代起就著名的第一流貿易商社。

「您有什麼事？」

「那等到席上再細談……」

「在此地不能說的事，吃酒席也沒有用吧？我不是官廳的公務員，不願意接受酒食招待。」

「那麼現在就說罷！我想聘您做松尾商事的顧問。」

「我是一個心理學者，跟貿易方面的工作毫無關係。」

「不是這箇意思。我們公司做的是以世界各國人爲對象的買賣。如何纔能巧妙地把握各國的人的心理，是非常要緊的……對於這一點，想請您給幫幫忙……。」

「謝謝！我不能幹。我現在對猴子比對人還有興趣。」

野間健太郎大踏步走出了教室。

先回研究室，拿起柳橋那藝妓忘下的三絃，出來，走向放在研究室後面空地上的自己的汽車。

這是一輛快要報廢的「福克司•瓦根」。

駕駛台旁，不知何時來了一個身穿通紅毛衫通紅長褲的姑娘坐在助手位置上，野間太健郎看見了，稍稍皺了皺眉毛，也沒有說什麼，默不做聲的握上了方向盤。

駛下了高地，到了車如潮湧的大路上，纔問道：

「你是誰呀？」

「黛德子。英文科三年級……。」

「哼！爲了遊玩來進學校的？」

「這，是什麼意思？老師！」

「我簡直不明白：年輕的女孩子們爲什麼要來進大學。」

「那麼，年輕的女孩子應該做些什麼纔對呢？」

「這話問我也沒有用。至少，我覺得在大學教室裏無益消耗掉的時間，另外應該有很多有效果的方法使用它。」

「想不到老師這麼古板，眞叫人失望！」

「古板就不行嗎？古是表示人類的睿智所創造的傳統。高島田的髮髻，長襦袢，緋色縮緬的腰卷，雪白的襪子……你不承認這EROTICISM（性愛的氣氛）嗎？」

「我並不否認。不過穿和服的時候，要用七八根細繩子綁在身上，我有反感。這象徵着封建時代被男性束縛的女人的悲哀。」

「可是，男人負有義務和責任，替女人把這些細繩子一根一根的解開呀。女人讓男性解開繩子的時候，也有快感哪！只知道訴說被縛的苦的，都是些醜八怪自命不凡不知丈夫的愛撫爲何物的婆娘，光聽聽她們那條粗喉嚨也就够受的了。你到正月裏也不妨梳箇高島田髻兒試試看。說不定很配稱哩。裏了緋色縮緬的腰卷，穿上花花綠綠的長襦袢，會感到一種美麗的樂趣。惟有這箇，是男人所嘗不到的樂趣。而希望讓自己心愛的男人來替你解開繩子脫掉衣服，也是只有女性纔知道的快感。……你看你！打扮得像個馬戲團的舞女似的，跑到大學教室裏，究竟有點什麼樂趣呢？」

這位青年講師毫不保留的說着，毒子雙眸狠狠地盯着他的側面臉兒：

「老師若是結了婚，打算要求師母每天晚上穿長襦袢睡嗎？」

「啊啊！……西洋睡衣一點意思沒有！」

「那就跟藝妓結婚好啦！」

「至少比女學生好多了！」

「老師當學生的時候，一定被女性澈底地摔掉過。」

「愛上了一位美麗的人家的太太。雪白的頸子，袖子邊露出紅色的裏衣，從腰到脚的苗條的線條……看看那些美麗的地方，一顆心直跳到喉嚨口，不知不覺地我成了偏愛日本美的人。」

「所以就跑到漱戶內海的猴子島上去，過了一段原始人的生活？」

「我對於女性，又害羞，又胆小。那位太太看出來我愛着她，想要容許我一箇吻。在那一瞬間，我忽然勃然大怒，站起身掀翻了桌子，把咖啡、蛋糕、煙灰盆子向她扔過去，因此萬事皆休！人類這東西，常爲了一點無謂的事，對人生絕了望……。」

兩人說着話，車子已到了銀座。

五四

銀座這條街上，很有些奇怪的人家。從大街到後街，有無數可以直通的小路，這些狹得連兩個人都不能並肩走的小路裏，却蓋着有格子門窗的住戶人家，夾在田樂屋和三流酒吧之中。

戰爭期中，銀座燒成一片焦土，但是生在銀座長在銀座的人們，別的地方住不慣，戰後又捲土重來，在這一天到晚不見太陽的地方，照原來樣兒蓋上房子住下來。

他們雖住在銀座，但却與銀座的華麗氣氛無緣，靜靜悄悄地過着日子。

野間健太郎帶毒子走進去的，便是這些住家的其中之一。

拉開拂拭光潔的格子門，叫道：

「阿婆！在家嗎？」

立刻聽得裏面有人應聲。

後門開處，出來一個人，約摸六十歲上下，但是姿態之美，叫毒子看得瞪目結舌。很明顯地，她早年一定是花柳界出身。

「您來啦！」

一笑，跪將下來，她的一舉一動，叫人有簡直如觀古畫「浮世繪」之感。

野間健太郎催着毒子，爬上又狹又陡的樓梯。樓上只有一間六蓆的房，就像時代倒回了五十年，古式而又艷美。

黑柿木的桌子，旁邊放的欅木的長火鉢。貓板上消防夫的玩偶手裏高舉着隊標。屏風上是歌麿畫的採鮑魚的海女，屏風上邊是神龕，垂着繩簾。四邊掛着穗子的厨櫃，裏

面放的漆器瓷器和錦緞。行燈、煙灰盆、三絃、書架、唐櫃，一切陳設用品，沒有一樣是戰後的。

毒子珍奇地四下打量着，問道：

「老師！這位阿婆在此地，靠幹什麼過日子啊？」

「什麼也不幹。不過她在銀座有五百坪的地皮。」

「五百坪？那麼，她眞有錢啦！」

「一坪值二百萬塊。一半租給銀行，一半租給百貨公司，她就靠地租吃飯。請我吃晚飯是她唯一的樂趣。」

「從前是當藝妓的吧？」

「唔！聽說交過九十九個男人。到了第九十九個，就戒絕了男性。以後就這樣什麼也不幹的過日子。」

野間健太郎也只曉得她叫「阿島」，不知道本名叫什麼。

聽到紙門外邊「阿島」的聲音：

「先生！茶放在這兒哪！」

毒子站起身，把放在樓梯口的茶和點心端進來。

「這位阿婆，連她上樓梯的脚步聲音，也覺得艷媚動人哪！」

「嗡！她是活的文化遺產！」

野間健太郎喝過茶，問道：

「對了！你找我有什麼事？」

「要請老師做指揮官。」

「指揮官？」

「噯！」

「什麼指揮官呢？」

毒子把她們五個同學碰到的這些事，說明了一遍。

野間健太郎默默地聽完，先不答覆這件事：

「細細看起來，你的臉兒倒有相當的魅力啊！」

「老師！我們是很迫切的呀！」

「那又怎麼樣啦？」

「怎麼樣？我們很迫切，所以纔來求老師的呀。」

「我做了指揮官，再幹些什麼呢？」

「跟他們打仗，打勝他們。」

「還是不打的好哩！」

野間健太郎乾脆地答覆。

「敵人太厲害，老師害怕了是不是？」

「害怕嘍！」

「胆小如鼠！」

「喂！等等！我可並不胆小。不過，你們幹的這些事，太亂七八糟地有勇無謀了。要叫我這研究心理學的捲進這種亂子裏去，謝謝！我不幹！」

「所以纔請老師把細密的腦筋借給我們嘛！我們要堂堂正正地跟他們鬥一場！」

「用青年人的活力來鬥，最好是到運動場上去。」

「老師還是胆小嘛！」

「好！不談了！不如找阿島來，叫她教教你：女人要怎樣就能吸引男人，請她傳點絕招兒給你罷！」

「我走了！」

毒子剛站起身。

「糊塗東西！」

野間健太郎一聲大喝。

毒子嚇得縮住肩膀。

「放鎮靜點！這不是學生們自己夥兒裏打架好玩！既然求我指揮，就得服從我的命令……你有沒有這種決心：我命令你去把貞操獻給敵方的首領，你也得服從？要是沒有這種決心的話，別來找我！」

五五

第二天，納屋浩爵爺把佐倉總一郎裝在M•G上，回了東京。

納屋浩和爵爺，在橫濱警察署關了一夜。

爵爺好像在拘留所惹了跳蚤，不停地牽扯着身體擦癢。

納屋浩沉着臉抓着方向盤。

佐倉總一郎一頂呢帽壓到眉心，還戴着口鼻罩。

車過六鄉橋，纔倉總一郎纔打破沉默開了口：

「我把你們也拖進了危險的世界，心裏很難過……。」

爵爺扭回頭嘻嘻地笑着：

「佐倉先生！我們青年是需要冒險的。記得好像有這麼一句格言：與其獵取美女，不如征服阿爾卑斯高峯啊！」

——又說這些無聊的話！

納屋浩心裏想，一面嘰咕道：

「我們並不是有什麼正義感的熱情！」

他心裏咕噥着虛無的獨語：

——這箇老頭兒，反正爲了賺錢也作了不少孽。現在正遭報應呢！……我們不過受到牽累，不由地心頭火發：一聲「他媽的！」爆發了青年的活力而已！

話雖如此，納屋浩對於佐倉總一郎這個老頭兒，倒是很歡喜的。

幼年孤獨的納屋浩，沒有看見過祖父，也沒有看見過父親，所以最怕跟這些年歲的人周旋。可是惟有對於佐倉老人，却感到一種奇妙的親近之感。什麼道理？自己也不明白。

不久，M•G開進了爵爺的伯爵邸。

爵爺陪佐倉總一郎進去，納屋浩留在門口警戒。

泣子沒有在樓上房裏。

問到松村俊夫，纔知道泣子被伯母不知帶到什麼地方去了，從不發怒的爵爺也來了火兒。

爵爺衝進伯母房裏，瞪起雙眼：

「把泣子小姐弄到哪裏去了？」

伯母正拿樸克牌在卜卦，頭也不回，冷冷的答道：

「不知道啊！」

爵爺走近前：

「伯母！我並不想趕您出去。但是，您如不說實話，我就可非趕您出門不可啦！」

一邊說，搶過她手上一張樸克牌「嗤」的撕破。

五六

納屋浩在會客室陪着佐倉總一郎，無聊地踱來踱去。

佐倉環顧着這又寬又大，空空的客廳，重複地問道：

「這裏是綾小路家呀？」

「是的！」

「這是怎麼了呢？」

佐倉詫異地偏着頭。

這間客廳，大得連人坐在裏面都變小了，可是却連桌椅也不周全。除了佐倉坐的一張沙發之外，只有屋角放着一架鋼琴。

牆壁上的畫不見了，地板上的地毯沒有了，只剩下一塊塊的痕跡。更令人覺得凄涼。

佐倉在戰前，曾經應某實業家邀約，到綾小路家來參加過酒會。記得當時也進過這間客廳，想起那時的豪華光景，再看到眼前這樣的蕭條，實在不能不感覺驚訝了。

納屋浩望着佐倉驚訝的臉色：

「如果有錢的老是這麼有錢擺譜兒，窮人就受不了啦！還是常常來這麼一場大戰，彼此換換位置的好哇！這裏就只剩這一架鋼琴，一個進得精神病院的老太太了。」

「那個青年，就是綾小路和盛伯爵的曾孫嗎！」

佐倉歎息似的說。

對於佐倉這樣年歲的人，明治政界的大人物綾小路和盛，是一種偶像的存在。

資本主義國家的近代日本可以說是由於綾小路和盛採取了大英帝國的傳統和構造而創立起來的。

而他的後裔竟會淪落到這種地步，佐倉實在覺得有無限的感慨。

二十幾年之前，佐倉到這伯爵邸來的時候，一方面震驚貴族生活的豪華，同時對於招待客人的綾小路夫人氣品之高貴與美麗，也受到茫然若失的深刻感動。

現在那位夫人竟變成這樣，居然誰也不來幫助，這眞是哪裏說起！」

佐倉想到這裏，不禁憤然：

「綾小路家變成這樣，居然誰也不來幫助，這眞是哪裏說起！」

納屋浩聽了心裏想道：

——別開頑笑！

搖頭尋思：

——把這所房子賣掉，還可以到手一億哩！一輩子都不用擔心啦……唔！倒是爵爺怎麼搞的？不出來啦？

納屋浩焦躁起來，拉開門，叫道：

「喂！爵爺！在裏邊磨蹭什麼吶？」

走廊盡頭，爵爺出現，慢吞吞地走了過來：

「絕望了！」

「什麼絕望了？」

「泣小姐行踪不明！」

「不明？怎麼箇不明？」

「伯母叫了計程車，帶她出去，不知道把她丟在哪裏了！」

「這是什麼話！快去！捆住那老梆子的脖子，叫她招供出來！你要下不了手，我去！」

「不行的：伯母叫計程車亂跑了一陣，也不曉得在哪條街上，把泣子推下去就回來了！」

「不過，在哪一帶，總有點數吧？」

「不行啊！伯母對於東京一條路也不認識，她只認識從前皇城裏面的路。省線電車，市內電車，有生以來沒有坐過一次，連銀座也沒有散過步。跟幼稚園的孩子完全一樣！」

「他媽的！」

納屋浩哼出了聲。

爵爺只剩下搓手跺脚。

這時，佐倉站起身，走了過來：

「我這就告辭了罷！」

兩人聽了，面面相覷。

「那女孩子要是找着了，請通知我一聲！我再來看她。」

「請少等一下！」納屋浩擋住：「佐倉先生！我要問一句話參考參考。您這樣躲躲藏藏的，究竟打算躲到幾時爲止？」

「我現在還在想：我應該從這世界上消失掉的最好。因爲錯過這箇機會，所以纔這樣躲躲藏藏的，這並不是本來的意思。現在只等第二次自殺的機會來到。」

「您想自殺，我們攔也沒用……不過事到如今，我們倒不能袖手旁觀了。哪！爵爺！」

「是啊！希望您再想一想：除了自殺之外，還有沒有什麼別的方法？」

佐倉沉默了一會：

「你們的好意，我由衷地感謝。……但是，人類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到了能力已

盡的時候，人就沒有活着的價值了。如若到了只有死是剩下來的唯一的能力時候，也就沒有旁人插嘴的餘地了。是不是呢？」

他說得鎮靜而又很爽脆。

納屋浩肚子裏叫道：

——好了！聽你的便罷！

爵爺好像想說什麼，但是沒有開口，先站起來向玄關走。

五七

那一天，泣子被宮中女官出身的伯母帶出門，坐了計程車繞了許多彎子之後，被拋棄在東長崎的一條街上。

泣子不明白爲什麼要把自己孤獨地丟在此地。她只知道這個老女人非常討厭自己，所以始終不敢反抗。

她呆呆地望着那輛計程車開走之後，畏怯地望着這裏狹狹的亂亂的街路。

泣子混血的美貌本來就惹人注目，現在又加上一副徬徨無依的神情，更要引起周圍的人注意了。

正好是黃昏時分，主婦們出來買晚飯的菜，街上湧滿了人。這些人的視線，像針刺似的集中到泣子身上。

泣子想要躲開這些人，但是不知道向哪邊走才好。

她只有悚然地站着，低頭望着自己的脚下。

「哎呀！……。」

只聽得一聲高亮而明朗的喊叫，一陣皮鞋步聲響到泣子面前來了。

泣子抬起了臉兒。

一個面不相識的青年女子。

但是，這位女性却帶着親熱的微笑：「這不是圭子嗎！你怎麼啦？站在這兒……。」

「……」

泣子只有用迷惘的眼光回望着她。

「哎呀！不認識我啦？連我三村珠樹都不記得啦？」

——三村珠樹？

似乎聽見過這箇名字。但止於聽見過而已，腦子裏引不起再進一步的回憶。

「唷！怎麼搞的？怪呀！什麼事這麼傷心的樣兒？」

三村珠樹捉住泣子的手，這才發現四邊已圍着五六個人，正在等着看熱鬧呢。

「來！到那邊坐一回兒！」

把泣子拉進前面一家小小的吃茶店。

看將起來，三村珠樹是一位聰明而機警的女性。

在吃茶店的一角，對面坐下盯着泣子臉上端詳着：

「你害的NEUROSE（恐怖症）？」

泣子低頭細聲答道：「我……失去了過去的記憶，什麼都想不起來了。」

「哦！……那麼，也不認識我是誰了？」

「噫噫！……你的名字，好像在很久之前，糢糢糊糊地聽到過……。」

「我跟你在白百合學園，從小學到畢業，同了十二年的班啊！四年之前，我家爸爸當了大使，往羅馬去的時候，你不是到羽田機場送我的嗎！你再想想看！那時候，你淚盈盈地握住我的手……想想看！哪！想起來了吧？」

「……？」

泣子搖頭。

「想不起來？」

「……」

「你看這箇！……」

三村珠樹從手包裏取出一箇金絲編的小袋，打開袋子，向泣子手心裏一倒，滾出一顆大姆指大小的黑眞珠：

「喏！這是你送給我的呀！圭子！再想想看！」

泣子畏怯地望着三村珠樹，問道：

「我……我叫圭子嗎？」

五八

三村珠樹覺得這位昔日同窗好友，連自己的姓名都忘了，未免太可憐了。

三村珠樹是上一月從羅馬回來，準備結婚的。

這幾天，正想找這位好朋友見見面。

「圭子！你是佐倉圭子呀！你的祖父是有名的佐倉總一郎先生！……哪！你明白不？」

「你應該跟你祖父住在一起呀！如果你還沒有結婚的話……。」

「我……。」

泣子——不！佐倉圭子就像犯了罪的囚人似的，斷斷續續地一句一句邊想邊說：

「……我，就只自己一個人。自己不曉得自己住在哪裏。……只是寄住在一家人家裏，有很親切的幾個學生，保護着我……。」

「保護？你發生了什麼不幸的事嗎？」

「在這以前，只覺得好像是被關禁在一處遠遠的，很可怕的地方。我糊裏糊塗地從那地方逃了出來……我所記得的，只有這一點……。」

「我送你回家罷！你家爺爺一定正擔着心吶！你家爺爺，那可眞是疼你呀！」

三村珠樹站了起來。

× × ×

城南大學文學院的青年講師野間健太郎，和毒子見面的第二天，穿着和服，駕着一部老爺汽車，到了佐倉總一郎的公館。

這種寬大的住宅，就跟從前王公諸侯的府邸一樣的堂皇壯麗，野間健太郎抬頭望着，發出低低的歎聲：

「哼！……。」

大門關得緊緊的。

野間健太郎已調查清楚了，知道這棟大房子裏沒有一個人住在裏邊。

繞着高高的圍牆，慢慢地走過去，只見松樹的樹枝伸在牆外。

野間健太郎打量着四下無人，把裙子下邊捲起，向松樹樹枝騰身一躍。

當過運動選手的人，身體柔軟而有彈力，這一點現在可成了用。

輕輕地跳落在裏面院中，大踏步向房屋那邊走。

這是純粹的日本式房子，野間健太郎幾乎引起錯覺，好像跑到京都的什麼名寺來了。

迴遊式的庭園，深深的叢樹，清澄的水池，非常雅緻。

野間健太郎在架在水池上的石橋上站着，俯望着池中悠悠來去的紅色大鯉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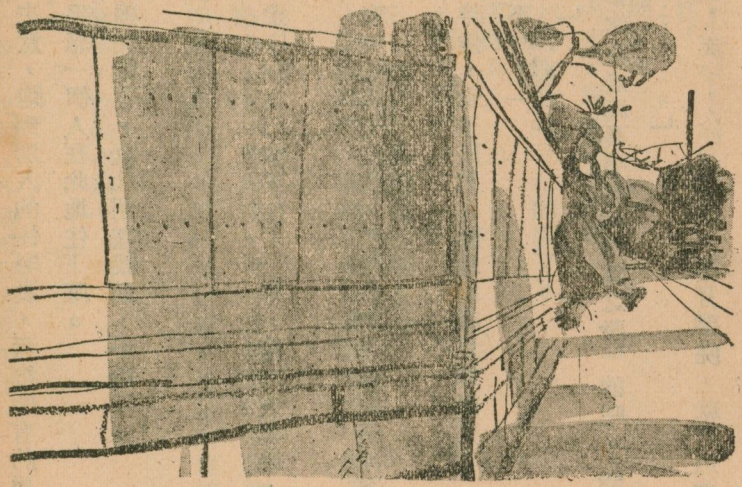
「魚心人不知，人心魚亦不解……。」

自己唸叨着，笑了笑，向正屋那邊走去。

不久，他把所有的雨戶（窗外的一層木板窗）全部打開，讓春風吹進屋內。

野間健太郎兩手撐在樓上廊沿邊的欄干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嘰咕道：

「啊啊！舒服！倒叫人想討個美麗老婆，住在這樣大房子裏過日子啦！」



野間健太郎騰身一躍，抓住松樹枝，翻進牆內。

他究竟打的什麼主意，跑到別人的住宅裏，還把所有的房間門窗都開放了呢？看這情形，他似乎想一個人在此地住下哩。

走進房中，仰面朝天躺下，就此閉起眼睛，不動了。

五九

三村珠樹留佐倉圭子在自己家裏住了一宵，第二天早晨，叫了汽車，送她回佐倉家去。

好友的溫情，像春天的陽光似的，把佐倉圭子凍在堅冰裏邊的記憶之泉，一點一點的溶化開了。

今天早晨見面的時候，圭子居然自動地向她點頭微笑：

「你是珠樹？對不對？」

「你想起來啦？」

「嘸嘸！剛才是你在走廊裏唱着『枯葉之歌』的吧？我忽然想起：你在學校的時候，常常唱這隻歌的……。」

「噯喲！可好啦！圭子！你只要住一箇月醫院，就可以完全恢復正常了……好！

送你回祖父那裏去罷！」

佐倉公館的大門開着。

圭子從汽車裏出來，表情很是明朗。

她清楚地記得：此地是她自己的家了。

珠樹按玄關的電鈴。

好半天，沒有人出來開門。

「怎麼了？……打院子裏繞過去罷！」

在白百合學園上學的時代，珠樹常到佐倉家來玩，對於房子裏的情形，知道的非常詳細。

順着右首的小路去，有一道內牆，有一扇風雅的檜皮的中門。穿過中門，有一處坐着候客的地方，從那裏到茶亭，一路鋪的石塊。這是佐倉總一郎費了十年功夫蓋起來的茶庭。

珠樹牽着圭子的手，走過小路。

中門也大開着。

不見一個人影，除了玄關之外到處都是開放的。

珠樹伸頭向茶庭那邊一望。

頓時驚得嚇了息。候客處坐着一位和服的男客！

所謂候客處，是在茶亭的準備完了之前讓人休息着等待客人聚齊的地方。裏面放着有煙灰盆、火鉢、硯盒、圓坐墊，客人就在此地各找消遣，等茶亭裏通知再去入席品茗。所以，這裏坐着一個穿和服的人，是最配稱不過的。

他盤膝坐在蓆子上，抱着手膀，臉衝着那邊，看不出是什麼樣兒，但似乎年紀還很輕的樣子。

——這是誰呢？

珠樹沉吟了一下，轉念又拉着圭子，走近前去。

這人回過臉兒來了。

珠樹一見，覺得好像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他，問道：

「佐倉伯伯在府上嗎？」

「不在呀！」

這人一面回答，一雙眼睛骨碌碌地向圭子端詳着。

——啊！

珠樹想起來了。

一點不錯，他是從前神宮球場的英雄——野間健太郎。白百合學園的女學生全是城南大學的棒球迷。

可是野間健太郎爲什麼一個人呆在這裏呢？

「失了蹤的那位小姐，就是她呀？」

「嘸嘸！是呀！剛巧讓我碰到，特地送她回來的。」

「聽說她得了記憶喪失症，唔！不錯！看起來是有點呆頭呆腦的。」

珠樹想：這個人說話好沒禮貌呀！一面問道：

「野間先生爲什麼待在此地？」

「你認識我？」

「棒球迷誰都認識您啊！」

「哦！我倒忘了我的臉兒人家全認識呢。這倒不大方便哩！」

野間健太郎說着，笑起來了。

珠樹又問：

「佐倉伯伯往哪裏去了？」

「不知道哇！大概在什麼地方藏着吧！」

「噢？爲了什麼？」

「你一點都不知道嗎？」

「我剛從羅馬回來的……。」

「這位記憶喪失症的小姐，去年年底，在橫濱的新日本大旅社自殺了。佐倉總一郎親眼看到，還把遺體運回家，在這裏盛大地辦過喪事。」

「唷！」

「可是，已經死了的小姐，現在分明站在我們面前。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誰也不明白。除了請她恢復記憶力之外，沒有法子能解答咧！」

圭子在一旁聽到，好像自己做了什麼錯事似的，迷惘地低垂着頭。

「這件事裏面，一定隱藏着一種陰謀。目前，有一幫子人正在脅迫佐倉先生，可能就是他們搞的把戲。這位小姐恐怕是被他們拐去監禁起來，受了刺激，再不就是被灌了什麼毒藥，因此喪失了記憶……她趁監視人不注意，逃了出來，是我們大學的一個女

學生救了她。把她寄在一處人家，不料那人家有一個歇斯的里的老太婆，把這位小姐當做眼中釘，帶她出來丟在路上，剛巧碰到你又救了她……所以，你把這位小姐領到此地來，是很危險的事。」

「那怎麼辦呢？」

「暫時還寄在你家裏呀！」

「您既這麼吩咐，我倒很樂意……可是，野間先生在這裏做什麼呢？」

「我呀？我在此地等着。」

「……」

「等那幫暴徒來攻打！」

野間健太郎說着，還向她笑了笑。

他把這座房子所有的門窗雨戶完全打開，而且通宵的亮着電燈，就是爲的這件事。也就是說：點上燈，等飛蛾來自己投火。

野間健太郎催促道：

「你們倆還是趕快走開的好，這裏不久恐怕要變成殺人場了！」

珠樹把圭子領走之後，野間健太郎搖搖頭：

「哦！好睏！」

昨天夜裏，每一箇鐘頭，他都要醒一次。

一箇呵欠沒打完，叫道：

「啊！糟啦！」

領走圭子的那個姑娘，叫什麼名字？住在哪裏？他都沒有問。

「不行了！不睡足十箇鐘頭，腦袋都是糊裏糊塗的。跟猴子們生活了一年，頭腦也和猴子差不多啦！」

六一

又過了大約兩箇鐘頭，野間健太郎預期的敵人果然出現了。

他靠在下半節開窗的壁上，正要朦朧入睡的時候，忽然感覺似乎有人，微微睜開眼一看。

一個人，不知他什麼時候來的，正站在花崗石的地上。

野間健太郎直覺地感到：

——就是他！

三十來歲，非常有魅力的輪廓特別鮮明的臉兒，渾身上下，全帶着剃刀似的銳利的氣息。

野間健太郎坐直起來。

「從昨天晚上打開這座房子的，是你？」

「對了！」

「什麼原因？是佐倉總一郎託你的？」

「我跟佐倉素昧平生，我在此地就等你這樣的人出現。」

「我這樣的人？」

「是你吧？對我的學生自稱眠狂四郎的……。」

「你是城南大學的教師啊？那幾個學生求你幫助的吧？」

「我叫野間健太郎！你呢？」

「我呀？我是鬼魂！」

「鬼魂？」

「太平洋戰爭的初期，突擊夏威夷的飛行員，裏邊就有我一個。一去不返，國內當我陣亡，恭維我是殉國的軍神，戶籍上也除了名。戰後回到日本，可是手續又太麻煩，

所以就聽其自然，變成一個活的鬼魂！」

「因此索性做一個鬼魂，成了黑暗社會的頭兒？」

「也够不上頭兒！」

「總而言之，你是打算暗殺佐倉總一郎，對不對？」

「酬勞費不壞噢！」

兩人瞪起眼睛互相凝視着。

野間健太郎倏地站起：

「我要叫你丟開手！」

「怎樣叫我丟手呢？」

「較量一下勝負！」

「勝負？什麼樣的勝負？」

「你今天沒有帶夥計來。這一點我很中意！來罷！一對一個！」

「……」

「你帶着手槍吧？」

「帶着的！」

「可是，我沒有。……我們商量商量！你從前是海軍軍官，總練過劍道了？」

「練過。二段！」

「我可沒有練過，但是我打過棒球，會用球棒。」

「……」

「因此……。」

野間健太郎拉過身後放的一箇細而長的布包裹，打開。

裏面是兩把長刀。

「昨天夜裏我閑着無聊，在各處房間裏東找西找，找到這箇東西。我就想：這可好！等我那學生們說的什麼眠狂四郎來了，就用這兩把刀決鬥罷！」

「唔！不錯！」

活鬼魂微笑了。

大家認爲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在夏威夷上空打落三架美國戰鬥機，自己也陣亡殉了國的海軍航空中尉加藤匡，就是他。

野間健太郎眉宇間湧起了鬥志：「怎麼樣？幹不幹？」

「好！幹！」

加藤匡冷冷地點點頭：「時間十分鐘。有一方面，哪怕只受一點擦破的微傷，就馬上停止。若是負了重傷，我有秘密給醫傷的醫生，送到那裏去！」

「當場死了呢？」

「如果是你，我負責把屍首鄭重地送到你家。若是我死了，有地方好送，寫在上衣袋裏的小冊子上。倘是你勝了，我的屍首暗地埋掉就算了，如若我贏了，人家也絕對不會知道我是犯人。總而言之，不會麻煩警察！」

「好！」

野間健太郎把兩把刀放在加藤匡面前：「你歡喜哪一把，你挑！」

「你比我年輕，你先挑！」

「不，我是挑戰的！」

「哦！那也好！」

加藤匡挑了一把朱色刀鞘的。

野間健太郎拿起黑鞘的一把。

說實在的，野間健太郎有生以來還是頭一次拔刀，到現在爲止，從來沒有摸過刀。相反的，加藤匡過去是軍官。劍道也練過，上戰場的時候腰裏也跨過。

兩人的條件，相差的距離太大了。

野間健太郎明知如此而向他挑戰，眞是好大的胆量。

決鬥的地點，選在茶亭前面，舖着細白砂的地上。

相隔三公尺的距離，兩人對面站住，頓時顯出全身充滿殺意的緊張。

野間健太郎拔出刀來，把刀鞘扔掉，像揮球棒似的，嘗！嘗！嘗！的摔了幾下。

加藤匡從刀把到刀尖，細細地端詳了一遍，緊緊握住刀柄試了試。

「好！來罷！」

野間健太郎高聲一叫，手裏的刀就像打棒球的棒一樣的舉着——還是這箇姿勢最合式。

對方揮刀殺過來，把他當作球就行了。他有把握把它當棒球似的打回去。

加藤匡手裏的刀正指着對方。

野間健太郎看看正對着自己的刀尖，感覺非常的銳利迫人。

兩人彼此瞪着，就此一動也不動了。

不管平時練沒有練過，各人手裏一把眞刀對峙着，就不能輕易動彈了。

六二

白刃相交，凝眸互視，算起正確的時間來，至多不過三四分鐘，而在野間健太郎却感覺好似經過了幾箇小時。

從前，在電影裏看過好幾次劍士的搏鬥，在小說裏也常常讀到，但輪到自己眞拿起刀來動手，却覺得形容不出的可怕。

他不敢動了。

只要有一隻手指一動，就怕對方趁此空隙砍將過來。

正面舉着刀拉開門戶的對方，實在異常的鎭靜，似乎正在等我露出破綻，這確實是劍道的態度。

和自己把刀當作球棒的架式，完全兩樣，看着只覺得他神態靜穆綽有餘裕。

野間健太郎也想恢復餘裕，心裏暗暗背誦關於恐怖的哲學：

——大凡所謂恐怖這件事，實際只是對於恐怖感覺害怕，這就是恐怖……。

——行動可以把恐怖驅走。只要對於危險認識清楚了，恐怖多半就可以消除。……

……不附帶行動的警戒，重疊起來，就使恐怖更加變大了……不安與躊躇，將使恐怖的

病情惡化。不能動手，而只是等待，這已是一件痛苦之事了。……等待被砍的恐怖，這件事就是恐怖。自己以爲自己弱小無能，於是事實上也眞的變成弱小無能，行動就跟不上來了……

——對！淸水次郎長、國定貞治，這些有名的俠客，都沒有學過劍道。全是靠衝破這種恐怖而獲勝的！

「喂！」

野間健太郎向對方叫道：「快砍過來！拜託！」

加藤匡答道：「我這裏也在等你呢！」

「不！我不能先殺過去！」

「爲什麼？」

「我沒有學過劍道。你不是學過的嗎？……我用的是打棒球的方法。球不飛過來，球棒不能去接……來罷！」

「哦！好罷！」

加藤匡嘴邊浮起淡淡的苦笑。然後，眼光越發銳利，想照對方要求，揮刀殺上去了。

野間健太郎全身掠過一陣類似快感的戰慄。

正在這時。

聽得好像尖刀劃在玻璃上似的一聲尖叫：

「住手！」

原來是毒子。

前天在銀座和野間健太郎分手的時候，她曾說過：

「我做老師的助手！」

「別胡扯了！我要跟敵方的首領一對一個的見箇高低哩！」

「在什麼地方？」

「對了，我想把佐倉總一郎家裏全部開放，在那裏等着，他一定會應邀而來的。」

毒子知道了這箇計劃。

她今天滿心忐忑，偷偷摸進佐倉家一看，面前剛巧展開了這一幅淒厲的場面。

毒子忘却一切，拚命喊道：

「快住手，這種野蠻的幹法，使不得！」

但是，野間健太郎和加藤匡仍然對瞪着，動也不動。

毒子急壞了，「叭！」的剝下紅毛線衣，向兩把刀之間摔過去。接着，脫下長褲，

又拋過去。

但是兩人毫無反應。

「渾蛋！渾蛋！渾蛋！」

毒子瘋狂地叫着，脫掉乳罩扔過去，剝下三角褲，也扔過去了。

還是毫無用處。

「他媽的！」

毒子氣急了，一邊罵，一跺脚，「骨冬」！跳進水池，捧起水來向兩個人亂潑亂潑。

好不容易，兩位鬥士才鬆了架式。

六三

「喂！決鬥停止了！」

加藤匡先開口，放下手中的刀。

這時，兩人已渾身透濕像一對落湯鷄了。

野間健太郎也點點頭，抬起手來擦臉上的水。

加藤匡向池水浸到大腿的毒子的裸體望了望：

「你教的學生，連女孩子也有這麼大的胆子啊！不過，像這樣兒的，恐怕沒有人討她做老婆哩！」

加藤匡話剛說完，毒子又是「花！」一大捧水向他灑來。

加藤匡把刀丟在地下，大踏步走了。

野間健太郎蹙額俯望着毒子，催道：

「快上來罷！」

毒子爬上岸邊，抬着肩膀大喘氣，好像有線拉着似的，到了野間健太郎面前。她茫茫然地發了呆。

這是極度昂奮之後的虛脫狀態，雙眸大張，像兩顆玻璃珠子，嘴唇半開着。

野間健太郎用刀尖挑起三角褲，遞給毒子。

毒子頓時發現自己渾身上下一絲不掛，和剛下地的嬰兒一樣，不由地叫道：

「我不來啦！」

野間健太郎不做聲，檢起加藤匡丟下的刀，插入刀鞘，匆匆走進茶亭去了。

毒子穿好衣服，走過去探頭一看，野間健太郎端端正正坐在爐邊，正烹着茶。

「茶道」這東西，講究要汲清泉，焚香炭，收束身心，以一杯香茗，驅去妄想，打開心眼。毒子倒也學過一點。

這時，野間太郎默然地烹茶，在白刃決鬥之後，這正是一種最高的境地。

他不知在哪裏學的，對於茶道很有心得。

毒子也就跨進茶亭做了他的客人。

野間健太郎點茶的規矩格式，毒子看了覺得非常中節而大方。於是，她也在飲過茶之後，按着茶道的譜兒，恭恭敬敬地摩挲把玩這些茶具。

茶過一巡，野間健太郎毫不禮貌地伸了一箇大懶腰，就「骨碌！」仰面躺下去了。

毒子盯着他的臉兒看着，不覺胸口一陣發緊：

野間健太郎用刀尖挑起三角褲遞給毒子。

「老師！」

「啊啊……。」

「剛才那一仗，也是心理學的實驗嗎？」

「什麼話！實驗？有那麼輕鬆？刀對刀的站着，心裏怕得簡直快發瘋啦！」

「那麼爲什麼要這樣幹呢？」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不是普通的流氓無賴。所以我覺得我也必須豁出性命跟他較量，不然完不了。」

「可是……要是被他砍了，會送命的呀！」

「男子都有這種爭鬥本能的。如果怕死的話，人家也不會打什麼仗了！」

毒子也仰面躺了下去：

「男人，眞討厭！」

「女人對於男人的這些地方，不是很感覺魅力嗎？」

「哼！……。」毒子轉過脖子，望着野間健太郎的側面臉兒：「老師現在的臉兒眞帥！」

「……」

「眞想接受您一箇吻！……。」

「……」

野間一骨間碌地翻身坐起。毒子閉起了雙眸。

沉默了一分鐘。

毒子感覺好似過了一箇小時。期待、不安，使得她心頭有如小鹿亂撞。她還是初次有這種感覺。

野間問：

「你是處女？」

毒子不做聲，點點頭。

「接過吻的經驗總有吧？」

毒子搖頭。

野間伸過手去，把毒子美麗的鼻子捏住。

「不要！」毒子悻悻地拂開野間的手，瞪着他：「討厭的老師！」

跳起身，一陣風似的奔出了茶亭。

野間索然意盡，從袖底掏出香煙，點上了一枝。

一會兒，聽到園子那邊傳來毒子的歌聲：

『天亮了，有點兒霧，
這裏是靈魂的洗滌所！
去罷！小夥子！只管向上去！
夏天的山，是你們試胆的好去處。
深山雖然沒有路，
也有那流水潺潺，也有啼鳥在樹；
趕脚的唱的追分節，樵夫唱着運木歌，
早晨的曠野裏，初生的駿駒奔跑馳驅！』

野間微笑。

毒子放聲高歌，嗓音裏含着一種惻惻動人的音調。

六四

納屋浩駕着M•G，回到三天沒回家的公寓。

老婆婆從管理人室探出頭來：

「納屋先生！又添了一個寄住的啦。」

「什麼？」

「我一開口，您就是這麼惡狠狠要吃人的樣兒！這箇毛病可要不得呀！我是東京第一個親切的老婆婆咧！」

「小氣、貪心，也是東京頭一位！」

「嘿！這個人，嘴怎麼這麼壞呀！……納屋先生！添一個寄住的人房間錢可得加二成哪！」

「囉嗦！」

納屋浩三級一跨的上了二樓，只聽見自己房間裏梅露啊哈啊哈的笑聲。

他還從來沒聽到梅露這樣高興的笑聲過呢。

打開房門一看，新子四馬攢蹄的爬在地下，梅露騎在她背上。

新子又大又圓的臀部向他高聳着，倒叫納屋浩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梅露一見納屋浩，頓時顯出畏縮的神情，從新子的背上滑下了地。

新子扭轉臉兒，向納屋浩嘻的一笑。

納屋浩剝下汗衫，露出結壯的上半身，走進浴室，「花花！」地打開冷水冲腦袋。

梅露很熟練地拿着浴巾，在浴室門口等着。

納屋浩接過浴巾擦頭上的水，新子坐在餐室的椅上，翻起白眼望着，咕噥道：

「可憐！」

「什麼？」

「你看！纔七八歲的小孩子，當丫頭似的使喚着，太忍心啦！」

「胡扯！這是印度的奴隸人家的孩子！服侍主人，她認爲是分內之事啊！」

「沒有的話！你進屋的時候，她就嚇的一跳。她怕你哪！可憐！」

「我不愛聽這一套傷感的詞兒。你自己隨便跑到人家來，還挑剔毛病！」

梅露正準備替主人泡茶，新子連忙幫她料理着，一面問道：

「讓我住幾天，可以嗎？」

「你又跟媽媽吵架了？」

「嗡！」

「爲什麼要吵架？」

「我……。」

新子沉吟了一下，鼓勇道：

「我回去一看，有個男人在家裏嘛！」

「你那個媽媽，沒有男人纔眞是怪事呢！」

「不是的呀！那個人不是普通的男人啊！……啫！碰冰嶺上碰到的那個……叫眠狂四郎的！」

「什麼？」納屋浩兩眼發了光：「那個傢伙是你媽媽的包主兒？」

「我不要聽這箇稱呼！」

「那麼，怎麼說法纔對呢？」

「媽媽、沒有什麼包主兒的！」

新子嘴裏雖然不服，聲音却顯得有氣無力的。

納屋浩回憶起脫剩一件紅色腰卷，兩手兩脚被綑，嘴裏塡上了麻核桃的蘭子，想道：

——新子遇了那麼個媽媽，也怪可憐的！

六五

城南大學文學院研究室，今天又是空空如也的。

野間健太郎坐擁書城，在一萬冊的心理學研究書書架之中低聲哼着小唄。

自從在佐倉總一郎家裏，經過那次白刃決鬥以來，似乎身心都發亂，不能埋頭讀書

了。

打開書本，看不兩三頁，白刃的刀光和毒子裸體的肉彩就在眼前搖晃，鬧得定不下心去。

——這不行！還得再往猴子島去過一下原始生活！

他不能不認眞地這樣檢討了。

有人敲房門。

進來的是傳達上的女事務員。

她臉上帶着惶惑表情：

「有客人來了……」

「誰呀？」

「一個怪模怪樣的老頭兒，還帶着一隻猴子。」

「猴子？」

「嘰嘰！衝着我直呲牙，似乎要撲過來的樣子。」

「你對它表示討厭的態度了吧？」

「我最討厭猴子。丟掉我，和有錢人家的小姐結了婚的那個男朋友，就是屬猴的！」

「抱歉得很，我也屬猴！……請他進來！」

野間健太郎離開書桌，盤膝向沙發上坐下，書架和書架之間，蹦蹦跳跳奔進來一隻小猴，一見野間健太郎，便直奔到面前來。

「喲！金太呀！」

野間笑着摸摸牠的頭，小猴子撲禿撲禿地直鞠躬。

「先生！金太直磨着我要來，只好帶牠來了！」

跟着進來一位滿臉皺紋七十來歲的老人。海風鍛鍊成的皮膚，像松樹皮似的又黑又厚，身上還帶着海邊的魚腥味兒。

這位名叫佐兵的漁師，野間在猴子島上的時候，每隔五天，都是他用小機帆船送野間的食物和喂猴子的飼料的。

「自從先生離開之後，我每回帶飼料去，這個金太總到棧橋來迎我。喏！那什麼耶穌教的祈禱，牠每次都向我學那樣兒。意思就是說：叫我帶牠來找先生呢！」

「是嗎！……喂！金太！你倒沒有忘記啊！」

野間笑着，在胸前畫了一箇十字。小猴子一見，便很乖地合起兩掌。牠脖子上還掛着鍊子，懸的聖母像——這是野間離開猴子島時給牠掛上的。

「佐兵爺！有勞你把牠帶來。」

「先生！到城裏一看，滿處都沒有人情味兒哩！我帶着箇金太，連旅舘都不肯讓我們住啦！」

「哈哈哈！……你是說：還是猴子有人情味，是不是？那倒也不能一概而論。要住，住到我家裏去！佐兵爺上東京來，就只爲的帶金太來找我嗎？」

「不！還不光爲這件事，聽人說：我那陣亡的兒子還活着，回了日本，在東京呢……。」

「眞是活着回來了，應當第一個來找你父親啊！」

「連墓都給他做了，他想必是沒有臉回家鄉了吧。這孩子可倔强哪！死也不肯說一句服輸的話的！」

「光是聽說在東京，恐怕不容易找到嘍。東京有一千萬人呢！」

「實在找不到，也就算了。帶金太來見了先生，總算了了一樁事啦！」

佐兵倒滿想得開。

「他叫什麼名字？我也幫着留點意。」

「叫加藤匡。駕戰鬥機的，聽說飛到夏威夷，陣亡了。」

「當時成了日本殉國的軍神？」

「是呀！連骨灰也沒有回來，可是家鄉給辦的喪事却盛大得很。所以他就是活着回了日本，也不能在家鄉露面啦！」

佐兵從上衣裏面袋裏，掏出一張照片給野間看。

照片中一位青年，穿的士官候補生服裝，很英挺。

野間覺得似乎在哪裏見過這人，但是一時想不起來。

六六

野間叫了汽車，讓佐兵帶小猴子坐上，打發送到中野的自己家裏去了。

這時，毒子、納屋浩，還有爵爺，三人走攏過來。

野間把他們三個帶到學生食堂樓上教師專用的「沙龍」：

「你們愛吃什麼，要什麼好了！」

納屋浩問：

「也可以喝一點兒不？」

這「沙龍」也備得有酒，祇是對學生們是不公開的，但是納屋浩知道。

「爵爺！這裏什麼都有！惠詩客、白蘭地，喝幾杯罷！」

納屋浩舐嘴咂舌地說。爵爺聽了道：

「別挨罵啦！這種討飯的派頭趕快收起來！」

說着，從褲袋裏抽出一萬元一張的鈔票放在桌上。

「喂！這是什麼？……你不是窮的一箇蹦子都沒有了嗎？」

「伯母把泣子帶出去丟掉，爲這件事她賠了我一隻鑽戒。我賣了六十八萬塊，目前，大爺可有子兒啦！」

野間擋住：

「這張票子收起來！今天我請客。」

野間給他們斟上「拿破崙」白蘭地，向三人望望：

「有什麼話，說罷！」

× × ×

整整過了一箇鐘頭。

野間把三個人的話聽完，又思索了一會：

「你們在這裏等一等！」

關照完了，一人走了出去。

毒子望着野間走出去的後影，直到看不見了。還是痴瞪瞪地望着。

爵爺盯着毒子的神情看着，微笑道：

「毒子小姐也居然變成女性的了！」

納屋浩問：

「什麼？你說什麼？女性的？她本來不是母的嗎！」

「老浩！毒子小姐戀愛啦！」

「喝！戀愛？毒子她？……」

納屋浩聽得發了呆，簡直好像聽見狗忽然說了人話似的。

「是呀！好容易纔戀愛上了。野間健太郎做毒子小姐的戀愛對象，不是很相配的嗎！」

話還沒有完，一杯水「潑！」的澆了爵爺一臉。

爵爺毫不介意，笑嘻嘻地：

「用不着不好意思嘛！毒子小姐！」

「哼！……」

納屋浩骨碌碌地望着毒子，哼道：

「有這樣的事！毒子也愛上了他！到底是女人！」

「當然的事啦！有什麼奇怪的！渾蛋！」

毒子向他們伸伸舌頭：

「直到前一向，我還在想呢，老浩、老俊、和爵爺，把處女給哪一個吶？幸而沒有給！」

「什麼話！……不過，喂！毒子！你不會是失了戀吧？」

「什麼呀？」

「這位心理學，有點兒冷淡呢。你不覺得嗎？爵爺！」

「唔！有一點。可是，女性太弱了，沒有辦法。毒子小姐：你要研究研究戰術纔好嘍！」

「教教我嘛！」毒子很認眞地說。

「照我看；野間健太郎確實是一位不可小視的優秀人才，如果他跟你有了特殊關係，一定會和你結婚的。這一點，和我們這些弄到手就想開溜的人，可大不相同。」

納屋浩接口道：

「也就是說：讓他弄上手就行了，對不對？」說着，拿過毒子呢了一點的白蘭地，喝了下去。

「問題是，送上門的好東西，野間健太郎究竟吃不吃？」

「毒子沒有魅力嘍！」

納屋浩很同情地說着，搖搖頭。

毒子兩手托在腦後，仰望着天花板，獨語道：

「糟了！」

「怎麼了？你已經弄壞了？」

「嗡！……把全光的裸體給老師看到了！」

「什麼？」

納屋浩和爵爺驚得望着毒子的臉，開口不得。

「在那種情形之下，沒有法子嘛！……而且，我自信我的身體，比什麼跳舞團舞女都漂亮。我跟姊姊一塊兒洗澡的時候，連姊姊都看的出了神呢。皮膚白而有光，跟象牙一樣，奶奶大大的，奶頭兒向上翹着，生一打孩子也不會癟的。肚臍的樣兒也好，臀部一點青斑也沒有……」

納屋浩和爵爺兩人聽着，不由地都「嗝」的嚥了一大口口水。

「渾蛋！你們一點藝術的感覺也沒有！」

納屋浩和爵爺對望望，然後賊忒嘻嘻地一笑。

兩人明白彼此想到毒子身上哪一部份纔咽口水的。

六七

野間健太郎走進了校長室。

校長室有三十坪大。只有當中放着一張大寫字台。

除此之外，沒有一樣家具陳設，連客人坐的椅子也沒有。

只有背後壁上，掛着第一任校長福河壯吉的一幀肖像。

「對不起，打攪您！」

野間健太郎進門先敬了一箇禮，向當中的大寫字台走，覺得自己好像一個受宗教審判的被告一樣。

確實的，這間校長室，足以使人聯想到三世紀四世紀以前有幽靈傳統的陰鬱的古城的一角。

酒井誠三校長架着一副沒有邊框的夾鼻眼鏡，戴着皮手套，坐在皮椅上。

大寫字台上，空空地連一枝鋼筆也沒有。校長又不吸煙，所以也不需要煙灰缸打火機。

「有一件事，很冒昧地要請問校長，東亞開發公司的佐倉總一郎，對於本校捐助過多少錢？校長可以告訴我嗎？」

酒井誠三直盯着這位青年心理學講師：

「你有什麼必要，想知道這件事？」

「佐倉氏現在似乎正處於孤立無援的絕境。爲了要助他一臂之力，必須有不得不幫助他的理由纔行。倘是只因他是城南財閥的巨頭就爲他出力，那就犯不着了。佐倉氏在推展自己的工作的途中，犧牲過幾十個競爭對手和阻路的人，他是一個冷酷無情的劊子手。他現在縱使被人殺掉，也算得天道好還，報應昭彰，誰也不會來同情他！……不過，他是我們大學偉大的後台老板，這一點，我們既吃了大學的飯，就不能置之不顧……。」

野間開門見山的說着：「所以，佐倉氏的存在，對於我們學校是如何的可貴？……我先要明白明白纔好決定判斷價值的基準！」

酒井誠三默默地聽完，纔問道：

「你在研究室，待着還舒服嗎？」

「很好哇！有熱氣，有冷氣，還有淋浴的浴室，腦部充血的時候，打開冷水蓮蓬頭冲冲……。」

「那就是佐倉先生捐錢蓋的！」

「噢！是嗎！」

「戰後，城南大學能在其他私立大學之前，第一箇復興起來，全靠佐倉先生的力量。佐倉先生在實業界，也許是一個惡魔，但對於城南大學可算是萬家生佛。他給自己留的財產，恐怕還不如一個三流公司的董事吧！」

「我明白了。」野間一鞠躬：「謝謝校長！」

他正想退出，酒井誠三叫住他：

「野間君！有一句話要忠告你。」

「您有什麼吩咐？」

「早點娶一位可愛的太太，做起父親來！我要說的就是這一句。」

但是，野間對於這句話沒有回答，走了。

六八

薔薇花的樹，排成一列，每一株上只有一隻花朵，而這花朵却有電燈泡那麼大。一會兒，第一株的花朵徐徐地開了——血一般紅的花。接着，第二株開了——純白的花。第三株，黃花。

納屋浩望着這些五彩繽紛的花，正在看的出神，忽然後面有人掐他的脖子。

「幹什麼！」

剛要猛然抵抗，一翻身，「噗嚓！」倒向薔薇叢中，震得五顏六色的花瓣，像毒蛾似的「哄」地飛起，向他紛紛撲來。

這是一幕凄艷的恐怖之景。

手脚亂舞的掙扎着，忽然驚醒了。

人已從床上滾到地板上，毛毯被他夢中掙扎，團得皺皺的纏在身上。

納屋浩爬起來，「呼」的吐了一口熱氣。下身一條短褲，上身精赤，粘了無數毛毯的毛。

扭轉頭看，以前自己睡的那張大牀上，新子和梅露兩人偎倚着正在沉沉熟睡。

納屋浩聯想到被狼追趕的兩隻小羊。眞的，像她們這樣頭挨頭睡着的樣子，眞顯着可憐。

納屋浩心想：

——都是因爲有她們兩個，纔做了這種怪夢！

抬起拳頭，向自己腦袋上「咕咚，咕咚」的敲着，站起來，走進了浴室。

他的習慣，不管是白天半夜，一天總要用冷水冲好幾次腦袋。哪怕外面下雪的天，也是照樣。

一面抓起大毛巾擦頭面，走回床前，忽然發現對面那張大床上，新子不知何時已經醒了，正睜着大大的烏溜溜的眼睛向這邊瞧着呢。

納屋浩向她回望着：

「幹什麼？」

新子連忙豎起食指放到唇邊，示意叫他不要開口，輕輕地爬起來，跨過梅露，下了床。

納屋浩啣起香煙，新子拿過桌上打火機替他點着，一面說：

「我也冲冲冷水罷！」

「你呀？心臟一哆嗦，會暈過去的！」

新子在椅上坐下，彎倒上身，手撐着腮頰，嘆道：

「有這麼箇家庭，多好哇！」

「別學大人說話啦！我可大不方便咧！」

納屋浩打了箇呵欠，望望桌上的鐘——三點十分，正是全東京都已入睡的時分。

「哪！讓我一直住在這裏，好不？」

「明天你媽媽就會來接你！」

「我不回去！絕對……死也不回去！」

「喂！我說過了，我這兒不方便！」

新子「咚」的溜下地，跪着，靠着坐在床邊的納屋浩腿上：

「和我結婚！……。」

仰面望着納屋浩，眸子閃閃的發光，臉上好像頓時失了血似的，籠罩着一層陰影。

納屋浩感到一陣微微的戰慄。他至今還沒有拚死拚命的戀愛的經驗。

「求求你！」

新子狠命地盯着他。

「我一輩子也不結婚！」

「胡說！」

「現在已這樣決定了！」

「那麼，不結婚也不要緊……」新子閉起了雙眸：「跟我接吻……然後，抱着我，一塊兒睡……。」

納屋浩低頭看着她的臉兒，心頭頓時一陣亂跳。

六九

納屋浩偷眼望望梅露，梅露睡得正甜。

——管他！幹了再說！她不是說不結婚也不要緊嗎！

他心裏有惡魔在催他。

捉住新子的雙腕，把她拉起來。

新子還是閉着雙眸。

納屋浩抱着她的纖腰，把嘴唇合到她的唇上。

新子頓時全身脫了力。納屋浩只覺得渾身的血液沸騰，在身體裏面攪起了漩渦。

但是，納屋浩只將嘴合在新子唇上，沒有再進一步的行動。這位行動粗暴出口傷人的青年，却具有很奇怪的自制的力量。儘管男性的本能在身體裏面沸騰着，他還有理智的力量控制着自己不立即採取行動。

新子等了半晌，不見納屋浩有什麼動靜，微微睜開眼睛。

只見他的眼睛空虛的呆呆瞪着，新子不由地氣往上衝，尖聲叫道：

「不要！」

她使勁一口咬住納屋浩的肩膊。

納屋浩忍住疼痛，把新子抱起。

新子以爲一定是把她抱到床上去了，又恍恍惚惚地閉上了眼睛。

納屋浩一步一步的走，新子倒迷糊了，他要把我抱到哪裏去呢？

納屋浩把只穿一身青色睡衣的裸體的新子，抱進浴室。

浴槽裏儲滿了冷水，納屋浩好像扔行李包似的，把新子向浴槽裏「噗通」一拋，也不顧新子拚命尖聲的喊叫，自顧自的走回床前。

他臉上顯得如釋重負一般，又啣上一枝香煙。

正在這時，聽得有人敲房門。

納屋浩還以爲是巡邏的警官，聽到深夜有女子喊叫，來敲門查問，便打開了房門。萬想不到，站在門外的是野間健太郎。

他穿的和服，繫着外裙，整整齊齊的。

納屋浩倒驚得呆了，直瞪着他打量：

「什麼事？老師！」

「深夜的悲喊，外邊聽到了嘍！」

「沒有什麼！」

「有件事要託你！」

「您有什麼吩咐？」

「現在就開車送我往輕井澤去，可以嗎？到達那邊，剛好天亮……高崎街道上，可以開到一百三十公里。」

納屋浩明白了。他前幾天在學生食堂樓上的沙龍，想起佐倉總一郎曾把一隻好像裝着文件的皮包，埋在輕井澤的白樺林中愛犬之墓的底下，把這件事告訴過野間健太郎。現在他大概是想去挖那隻皮包。

「我這就穿衣服，老師請進來坐一下！」

「不！我就在這裏等着。」

野間正在客氣，想替他帶上房門，忽然，一隻浴室昏水的小木桶，向納屋浩飛來，不禁大吃一驚。

小木桶由納屋浩的頭上飛過，直奔野間。野間「叭！」的一把接住，問道：

「怎麼回事？這是……。」

「不！沒有什麼！」

納屋浩若無其事地，轉身進了房裏。

野間探頭向木桶飛來的方向望去。

浴室裏雖拉着幔子，但在幔子下面，看見有兩隻線條很美的白白的小腿，腿上還淋漓地往下滴水。

納屋浩走出來了，也不回頭向那邊望一眼：

「好了，走罷！」

不久，紅色的M·G，在萬籟俱寂的街上飛馳，野間向握着方向盤的納屋浩側面臉兒望了望：

「你已經結了婚嗎？」

「哪裏的話！那是自己找上門來寄住的。」

「但是，如果是借住的客人，居然發了歇司的里，那可不簡單咧！」

「叫我跟她結婚，所以我把她拋到水裏去了！」

「唔！」野間也驚的呆了，重新又向納屋浩側面臉兒望望：「既討厭她，還讓她寄住在房裏，你也是個怪人哪！」

「並不是討厭她。不過，今天夜裏沒有下手的興趣！就只這麼多！」

「你是清教徒？」

「我可不是童男子啊，老師！十七歲的時候，就把人家的三十八歲的太太幹了！」

「是她誘惑你的？」

「不是！她那丈夫，有三個姨太太。那小子的神經簡直有鋼絲那麼粗。而他的太太却和他最不配稱，是一位溫雅柔順的女性。我想這樣的太太，心裏一定旺燃着嫉妬和報復的念頭，所以試了一試，果然不出所料。」

「……」

「……那位太太，很簡單地就上了手。可是，事後她眼淚滴滴地要我跟她一塊兒死。我害怕，跑啦！以後就不行了。老師！我是不是因此變成虛無性了呢？」

野間沉默了一會，問道：

「你愛不愛那個黛毒子？」

「……」

「如果你歡喜她，不妨和她戀愛戀愛試試！我覺得她跟你正好是一對兒！」

納屋浩肚子裏叫道：

——什麼話！毒子愛着你哪！

七〇

這一天，爵爺從外面回家，正要進松村俊夫住的那間書房，只聽見裏面有很粗壯的嗓門兒在大聲叫喚着。

他輕輕把房門推開一條縫，向裏偷覷，只見一個極大極大的大個兒，正在對松村俊夫高聲大罵：

「我說不行，就是不行！我對你已忍耐到最大限度了！今天早晨量血壓，高到二百一十，再高一點就是腦衝血了！這都是讓你氣出來的，畜生！」

這位北海道最大牧場的主人松村勘六郎，現在罵得興發，恨不得撲上去一把掐死他

兒子的樣子。這位先生，一向功架過火是有名的。現在他是社會黨的議員，在議會上拉開嗓門兒吼起來，沒有人比得過他的喉嚨，連總理大臣，碰到松村勘六郎揚起蛋來，也只有僵在台上發楞。

松村俊夫碰到老子，只剩得閉起眼睛，大氣也不敢透。若是可能的話，他只怕要用指頭塞住耳朵了。

「聽到沒有？我明天就到學校去辦退學手續。你後天回北海道！擠一年的牛奶，好好地想想：人生應當怎麼樣！」

爵爺開了口：「對不起！……」

「什麼？」

松村勘六郎轉過臉兒，一見爵爺這副現代所無的王公大臣的臉兒，不覺哼出了聲：

「唔！……。」

松村勘六郎是岩手縣深山裏樵夫的兒子，小的時候連小學校也沒有畢業。完全靠自己努力奮鬥起來的。因此，他有箇弱點，見了這些貴族，便無條件的表示敬意。

「你就是這裏府上的——綾小路伯爵的……？」

「我叫和正。您多指教！」

「唔！……。」

勘六郎搖頭歎服：

「同樣一位青年，比起我家俊夫來，簡直是天上地下！門第血統眞是厲害，自然的品格兩樣嘛！……唔！看到你，不知不覺地就要退到末席，低下頭來啦！」

「可是，我的品行最下流啦！騙女人！賣家裏的東西！不好好上課！典型的造糞機器。」

「別說笑話，伯爵！我因爲聽說俊夫這東西，和你——如在往日，你老早是貴族院議員了——是好朋友，所以才忍着沒有說話。可是，再聽說這巴巴蛋子跟强盜們打架，吃了一槍，逃到你府上來了，我可再也忍不下去啦！……你自己說是造糞機器，要知道：同是造糞機器，質地也不同啊！你的話，如若在承平之世，你是不折不扣的一位伯爵呀！我這個兒子，不過是貧賤的樵夫的孫子，根本血統兩樣嘛！血統……你，不用人管，自然地有品有格，俊夫這小子，要沒有人管的話，馬上會變成野狗。要努力、專心，貧賤的血統才能一點一點澄清。……聽清楚沒有？俊夫！回北海道，擠牛奶去！」

「唉唉唉！伯伯！您別太衝動！俊夫在我們朋友之中，是最受尊敬最有勇氣的人呀！來了五個暴徒，我們四個朋友，嚇得索索發抖，拔腿就溜。站着不動，跟他們勇敢地

奮鬥的，只有俊夫一個呀！伯伯！」

松村勘六郎聽到這話，臉上立刻惶惑起來：

「呔！俊夫！是眞的嗎？」

松村俊夫拉起被來蒙了頭：

「爵爺！別太說眞話了！」

「哼！我的父親最得意的事是，空手捉過野熊。說不定，俊夫這小子繼承着爺爺的血統咧！」

松村勘六郎說着，搖頭擺腦，似乎很得意的樣子。

七一

禮拜天，上午十點。

在平時，這高地上的大學校園裏，是靜靜的一個人影子也沒有的，今天却展開了一幅奇妙的光景。

差不多有三百個學生，每一個學生都帶着獵槍、汽槍、集合在此地。

他們大部份是參加體育部的學生，但也有七、八個女學生夾在裏面，毒子也是其中

之一。

但是，他們三百個人，誰也不知道爲什麼要帶槍集合。

他們只是受了一位教師之託。教師就是野間健太郎。

野間健太郎昨天到棒球部，找到棒球主將：

「要組織一箇武裝部隊，拜託你！」

對於搞體育的學生們，野間健太郎是一種偶像的存在。

他委託的事立刻OK。

「絕對要嚴守秘密！體拜天上午十點，在校園集合……。」

他的指示，更增加了學生們的興趣。野間健太郎幹的事，他們認爲一定是有趣而奇突的。

野間只需要一百個人，而竟有三百個學生來集合，也可見他在學生中人望是多麼的高了。

——究竟幹什麼呢？

每個人臉上都露出好奇詫異之色。

「八成兒又是研究什麼鬥爭本能吧？」

對於這一點，大家的看法大體是一致的。

當然，三百個人之中，自己有槍的人很少。差不多都是向人借來的，其中有的很有辦法，居然能向神田的槍店借出二十枝來，分給同學。

因此，大多數都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摸到槍枝。納屋浩、爵爺、毒子，也是一樣。

唯有這三個人，隱約知道一點：野間健太郎打算要幹什麼。

「喂！黑麵包！」納屋浩叫一個身裁奇高臉兒奇黑的學生：「你老子是自衛隊的頭兒，總會指揮隊伍囉？你來罷！」

黑麵包嘻的一笑，點點頭，走了出來，向大家叫道：

「我來指揮，但並不是由於我家父親幹的殺人買賣。因爲上次我在日東電影公司的一部什麼戰爭電影裏，當過臨時演員，扮的是大兵。」然後發出口令：「排成二列橫隊！」

他們並非烏合之衆。都是運動神經很發達的青年。立刻排好隊形。

「報數！」

活潑有力的報數聲音，像開機關槍似的報到一百五十。

黑麵包見野間健太郎由研究室出來過來了，便叫口令：

「舉——槍！」

可惜這箇動作沒有能做好，大家都不知道槍要怎麼舉法。

野間健太郎站在隊伍前面，笑嘻嘻地：

「大家辛苦了！現在請大家幫忙的是，要叫代表日本的政治家實業家心胆皆寒，不過，槍口不是對他們的。我們容易衝動的人很多，槍口一衝他們，就怕眞的會開槍。所以，槍口一定要朝天！……黑麵包！你是隊長嗎？」

黑麵包挺起胸膛：「是的！我很得意！」

「那麼，把部隊分成十箇小隊！指定小隊長！」

野間健太郎的命令，立刻便做好了。

他（她）們都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抓鎗桿。

野間在袖裏掏出一張紙，讀出紙上開的七八個學生的名字。都是第一流政治家第一流實業家的兒子。

「派你們擔任尖兵，守着夢幻之門。要知道：今天我們幹的，是爲了天下國家的壯舉，所以絕對禁止夾雜絲毫的私人情感。要像軍隊一樣，態度嚴肅，堂堂正正地！決不許向敵人呲牙！縱使自己的父親來了，也不許有一點不好意思！不過，對於生身之父，可也不必特別地向他多瞪幾眼！」

然後，野間健太郎又對各小隊的配佈位置和行動，下了明晰簡截的指令。

毒子發了痴似的，嘴唇半開，迷茫地望着野間。

站在她身旁的爵爺，望望毒子的側面臉兒，微笑着低聲道：

「毒子！眞的愛他呀！」

毒子如夢初醒，向爵爺伸了伸舌頭。

七二

上午十一點。

最新的「客來斯拉」、「別士」、「客對來」……簡直像開高級外國汽車展覽會

似的，一輛接一輛，開進了城南大學的夢幻之門。

車上坐的，全是政界、財界的第一流人物。

他們在三天之前，都接到城南大學文學院心理學科講師野間健太郎的雙掛號快信。信的內容，很簡單而又非常可怕。

「敬啓者：東亞開發公司佐倉總一郎氏自戰前至今，三十年間未嘗或輟之記事冊（Note十七冊），近爲鄙人所獲，擬於後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起，就城南大學文學院第二十一號教室，予以公開，敬祈撥冗惠臨爲幸。再者：此事爲閣下計，似以保守秘密爲佳，對於秘書以及家屬，亦希勿予洩漏，併此忠告。」

接到這封信的人士，所受的衝擊，當然各人不同。

只有嚴守秘密和決心往指定地點參加的兩點，大家是不約而同沒有例外的。

譬如：現在坐着「客來斯拉」來的太陽重工業公司的社長釜丸重太郎，臉兒本來就板得八斧頭砍不進，今天格外皺眉吊嘴苦得要滴下水來一般。

釜丸重太郎在三年前的S水庫工程上，曾弄到兩億日元的非法利潤，如若佐倉總一郎的記事冊公開出來，他這段秘密就要暴露了。

這兩天以來，釜丸重太郎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派了自己十幾個部下，去抓野間健太

郎。

但是，野間健太郎不見了。他家裏固然找不到，學校裏也沒有露過面，簡直像駕了五遁一般，到處看不到他的影兒。

其他的那些大實業家，只怕也跟釜丸重太郎一樣，作過同樣的努力。

他們或是用暴力團體，或是雇私人偵探，再不就買通和野間健太郎接近的人，想在事情沒有發動之前來箇先下手爲强。

而終於，他們到今天，雖然滿心不願還是不得不坐自備汽車到這裏來了。

「客來斯拉」剛要通過夢幻之門的一瞬間。

忽然……。

暗處跳出十個學生，每人手上一枝槍，攔住汽車去路，一齊槍口朝天：

「乓乓！」

放了一排槍。

釜丸重太郎嚇得魂飛天外，連嘴裏叨的半段雪茄也掉下來了。

他並且還發現：他的第三個兒子釜丸重雄也在這一堆學生裏面。

釜丸重太郎從車裏伸出腦袋怒叫：

「呔！重雄！這是幹什麼？你想威嚇你的老子？」

「這是歡迎爸爸的禮槍！」

「禮槍？」

「是的。爸爸今天要來捐助城南大學很多錢，所以我們得表示敬意！」

「捐助？你在說夢話？」

「您過去吧！」

重雄平時對於父親，戰戰兢兢要看了臉色才敢向他開口，今天居然敢公然對抗，所以挺起肩膀很感覺得意。

「客來斯拉」經過驗明正身手續，畏畏縮縮地向坡上開去。

釜丸重太郎看見，學校裏面，到處都有帶槍的學生警戒着。

他對於野間健太郎周密的佈置，不得不驚佩了：

——照這樣兒，要想用暴力團來奪取記事冊，是辦不到了噢！

總而言之，起初還以爲野間健太郎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大學講師，有什麼了不起，今天一進門就乒乒乓乓吃了一排槍，他那目中無人的驕矜，早已嚇退了一半。

校園裏已有十幾輛汽車停着，先到的各位名流，大概都遇到釜丸重太郎一樣的陣

勢，也懷着同樣的心理吧。

七三

文學院第二十一號教室，正籠罩在一種奇妙的氣氛之中。

平時，在公司裏，在社交場中，豪放不羈，高談濶論的這些日本代表性的紳士們，一個個心情沉重，默不作聲，簡直像到此地來接受入學考試一樣，坐在位置上。彼此好像互不相識似的，也不打招呼，也不講話。

他們一個個猶如接到傳票的被告。被叫到此地來，已感到絕大的屈辱，再加上又不能不來的擔心害怕，兩種委屈，正如同一股繩索似的絞着他們的心。

尤其使紳士們覺得不愉快的，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講台桌上，蹲着一隻小猴子，正在眼張失落地向他們打量着。

在釜丸重太郎之後，又來了三位紳士，這一下，全部人員都到齊了。

野間健太郎提着一隻相當大的包袱包裹，走了進來。

他還是一身和服，一臉爽朗的表情。

「我就是野間健太郎。今天勞各位的駕，歡迎得很！」

說過，摸了摸小猴子的頭。小猴子也向大家撲禿撲禿地直點頭。

「先要告訴各位一箇消息。剛才接到報告：有十幾個類似暴力團的人，想從學校後門硬衝進來，已被學生們斷然地攔回去了。我想：這可能是各位之中的那一位，派他們來，想奪取這些記事冊的。很抱歉！這已經辦不到了，我們的佈置非常嚴密，可說是萬無一失的。……現在，各位已等於是甕中之鼈了！」

野間說得毫不客氣。

財政大臣相模磯次郎憤然站起：

「喂！我說你……。」

「請你等一下！這裏不是議會，是教室！各位不得我的許可，絕對不准發言！如果不遵守命令，對不起！就用我這打棒球練出來的胳膊，把你摔倒！」

野間嚴肅地警告過，然後侃侃而談地說：

「我現在準備先跟各位談談進化論。我要講的題目：就是『這箇小猴子，跟你們各位是一樣的』。……由於生物學進步的結果，明白了人類和猿猴是一樣的，這猶之乎天文學進步，而發現了地球是屬於太陽系統的一箇惑星，這兩種情形很相似。當初，人類很驕傲，自以爲和別的動物不同，是萬物之靈，哪裏知道仔細一研究，原來也是

猿猴類之一種。把人類和猿猴比較起來，牙齒、四肢、指爪、眼睛、乳部、胎盤，沒有一樣不相同的。不過，如果再嚴密地說起來，倘是分爲熊猿類和狹鼻類，人類是屬於狹鼻類的。和猩猩、日本猿是同族。也就是說：你們各位的祖先，本來就是猴子！」

野間銳利的視線向大家環顧過去，忽地停在東亞開發會社社長立松多吉的臉上不動了。

立松多吉臉上有一隻特大的湯圓鼻子，而且鼻孔是朝天長着的。從少年時代起，他的綽號就叫「類人猿」，到現在，人家還是這麼叫他。

紳士們聽這裏，都不由地苦笑起來了。

「我說猴子是各位的祖先，各位也許要生氣，可是我們再想想看：如果人類眞是完整無缺，像神聖一樣，根本和猴子不同，而是萬物之靈的話，他們也就不會殺人、偷盜、强姦、貪污，搞得報紙上那麼熱鬧了。說他們原來是猴子，也就是說：他們一步一步的進化，變成今天的人類，而且還能有明天更進一步的進化的希望。這眞是可喜的現象。我曾在瀨戶內海的一箇孤島上，和一百多隻野猴子一塊生活了一年，研究過牠們的生態——主要就是研究牠們生存競爭。地球上的一切生物，不管是什麼，都不能避免生存競

爭。只不過下等動物和植物，是無意識地競爭着，高等動物是意識地在競爭着罷了。但是，不管牠是有意識無意識，生存競爭總是生存競爭。譬如：根據達爾文的實驗，荷蘭蓮花產生種子，是因爲有地蜂飛來做它的媒介。倘是遮上一箇大網，不讓地蜂接近，那就無論它開多少花，也結不出一顆種子出來的。但是，大部份的地蜂，要被野鼠吃掉，而鼠類又是貓的口中之食。所以，如若世界上沒有貓，鼠類就要增多，鼠類增多了，地蜂都要被牠吃掉，於是乎，荷蘭蓮花一粒種子也結不出了。世界就是這麼回事。當然，優勝劣敗，這是極明顯的道理，但是，雖說優勝劣敗，也不見得劣者就註定非失敗不可。火車出了事，筋强力壯的青年人慌裏慌張地向車外跳，却被另外一列列車衝過來撞死，而手脚不自由的老人家，無可奈何地呆在車廂裏，結果倒反而得了救。這種例子也是常有的。高等動物跟下等動物在一塊生活；可並不一定高等動物能滅亡下等動物。也有非下等動物就不能生存的時候。好比說：現在，政界、財經界第一流的各位先生，和我這一個大學講師正在這麼對立着，但是，很明顯的，彼此的力量剛好相反。各位看到這十七本記事冊，正在擔心怕自己犯的罪暴露出來。我呢？沒有犯過任何罪，所以我能够昂然無懼。」

說到這裏，野間健太郎透了口氣，一語破的地喝破：

「你們各位，都是在那耍猴兒的——金錢的操縱之下，沐猴而冠玩把戲的猴子！」

七四

異樣的，沉重難受的沉默，充滿着文學院第二十一號教室裏。

野間健太郎站在講台上，俯瞰着這些代表日本的紳士們。

他喝破了他們：「你們都是猴子！」正在等待他們回答。

講台桌上的小猴子，一雙小眼睛鼓鼓地東張西望，牠身邊放的一箇包袱包裹，好像一隻定時炸彈，威壓着紳士們。

太陽重工業社長的釜丸重太郎，終於打破沉默，站了起來：

「乾脆點說！你打算叫我們怎麼樣吧？」

「希望各位拿出我不是猴子的證據來！這也是爲了你們各位自己的名譽……。」

「證據？什麼證據？」

「人類和猴子最顯着的區別，就是人知道「慈善」。富有的人，能爲了社會，爲了窮人，把他所積聚的錢捐出來。」

野間說着，微笑了。

「哦！你打算做一票買賣？想要我們出多少？」

財政大臣相模磯次郎怒叫地問。

「每一位五百萬，怎麼樣？這已經是大減價啦！」

「胡說！」

「大臣！您知不知道：東京都內，每天連吃飯的米都沒有的，有多少人？有三十八萬哪！他們過的是非人生活。他們並沒有做什麼壞事。正由於他們想正直地活下去，所以才落得一窮到底。這樣的人，全日本恐怕總在一百萬之上。你們各位一個人出五百萬，拿去分給這些人，請問一個人能分到多少？……你們不救他們，應該誰救？好！我漲價了！你們每人出一千萬，少一箇子兒也不行！」

野間的生意經倒是眞有一手。

這時，坐在最前邊靠窗戶位置的一位紳士，站了起來。

他是日東電機會社的社長。

他從上衣裏面口袋裏拔出一枝手槍，槍口對着野間，一步一步地向前進逼。他從走進這教室起，便臉色蒼白和死人一樣。如若佐倉的記事冊公佈出來，受打擊最大的就是他。

野間面對着他的槍口，也不動，也不開口。

日東電機社長雙睛閃閃發着瘋狂的光，瞪着野間，一面伸出顫巍巍的手，一把將桌上的包袱包裹搶了過來。

小猴子驚得露着白牙，向他嗚嗚地叫。

野間還是不做聲。

日東電機社長也不做聲，退後幾步，把包裹向桌上一放，左手就來解包裹上的結。包裹打開，裏面果然包着十七本記事冊。可是，通通是簇嶄新的NOTE，雪白的紙張，上面一箇字也沒有。

「媽的！你敢騙老子！」

日東電機社長氣的渾身發抖，槍口指着野間，似乎就要開槍的樣子。

野間微笑：

「我早就料到可能會遇到這種情形，還是我的頭腦戰勝了你們。」

說着，從懷裏取出一本舊記事冊來：

「這一本才是眞的。爲了證明這東西確實在我手裏，特地帶一本樣品來給各位看看！」

一瞬之間，槍聲響了。半瘋的日東電機社長，終於扣了扳機。

小猴子跳起來摟住了野間。

教室前後門被撞開，五六個拿獵槍的學生衝了進來：

「老師！」

「不要緊嗎？」

「哪箇小子開槍的？」

野間把氣得亂嚷亂叫的學生安撫住，叫他們退了出去，然後，從容跨下講台，走到日東電機社長面前，向他伸出一隻手。

社長開了這一槍，自己也受了很大衝擊，呆瞪瞪地把手槍交出來給了野間。

野間走回講台上：

「各位現在必須做的事，只有一樁——就是拿出支票簿來，寫上一千萬元！」

七五

事情辦完了。

野間健太郎肩膊上跨着小猴子，走出第二十一號教室，穿過校園，向研究室走。

納屋浩站在研究室前面。

「謝謝你們！一切都很順利。請你叫他們解散罷！」

納屋浩聽了，表情窘迫地直抓腦袋：

「出了事啦！」

「什麼事？」

「黑麵包這傢伙開槍打了人啦！」

「開槍打了？打了誰？」

野間皺起了眉頭。

「坐了輛『客對來』，硬要衝進來的……那個傢伙！」

「那個傢伙？誰呀？」

「眠狂四郎呀！」

「他來了嗎？」

「黑麵包給了他一槍！」

「怎麼樣了？」

「大概打中什麼地方了……可是他還不動聲色地走進老師的研究室去了……還

在裏面呢！」

野間連忙奔進了研究室。

加藤匡靠在沙發上。

野間一瞥之下，就看出他受了重傷。

也顧不得跟他招呼：

「我叫醫學院的朋友來罷！」

「請你不必管這閑事！」

加藤匡搖頭，問道：

「交涉辦得如何？」

「作戰成功！」

「他們一個人擠出來多少？」

「一千萬！」

「太便宜了！」

加藤匡勉强地笑了笑，立刻又是一陣寒戰，他咬牙忍着。

「你萬一什麼了，開槍的學生有罪的啊！還是叫醫生來罷！」

「不用擔心！這點點的傷，我不會死的……我栽在你手裏了！我承認。」

加藤匡陣陣發暈，硬忍着：

「如果沒有你這意外的敵人出現，我恐怕已拿到佐倉記事冊了。……今天，我是來看看，你用什麼方法整治這班大人物的……好了！不必再說了！」

「有一件事要問你。」

「什麼？」

「已經自殺了的佐倉圭子，爲什麼還活着？是你弄死的不是？」

「不！她是自殺的。……不，自殺的不是佐倉圭子，是和佐倉圭子一母同胞的雙生姊妹。……佐倉總一郎的兒子佐倉總吉，在美國和第二代日本僑民的女兒結了婚，生下一對雙胞的女孩子，後來，佐倉總吉離了婚，把雙生女兒之中的一個——就是圭子，帶着回了日本，但是他沒有告訴佐倉總一郎圭子是雙生兒。……不久，總吉死了……，可是，空襲夏威夷的一個海軍航空中尉，被美國俘虜，送往離洛杉磯十英里的「散淡泥塔」的收容所的時候，和雙生兒之中的另一個女孩子相識了。那女孩子孤獨的一個人，很可憐，海軍中尉把她當自己妹妹一樣的愛護着。……戰爭結束，又過了十五年。那女孩子和一個從日本來留學的青年戀愛了。……青年回國之後，過了一年，那女孩子找

到日本來了。可是，青年已經另外結了婚。女孩子無處投奔，所能倚靠的只有從前在收容所認識的那個海軍中尉。但是這個海軍尉却是一個活的鬼魂了。他對人生完全絕了望，現在變了一個暴力團的首領，受政府中一個閣僚的囑，正在想奪取佐倉總一郎的秘密手冊。當時曾計劃用非常手段，把佐倉孫女兒綁去、勒贖手冊……正在這時候，巧得很，和圭子同胞雙生的另一個女孩子從美國來投奔了他。……底下的話，我不說你也可以猜想到了吧？美國來的那女孩，終於受不了失戀的痛苦，自殺了。這海軍中尉便利用上這件事，把圭子拐出來，而將自殺的那一個女孩子裝成圭子。……不管她是哪一個，對於佐倉總一郎，都是他的孫女兒啊！」

說完之後，加藤匡無力的仰面靠在沙發上。

他臉上似乎顯出了死相，野間凝眸望着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你的父親，就是送飼料往瀨戶內海去的漁師佐兵吧？」

「……」

加藤匡眼睛睜開一條縫，望着野間。

「他老人家到東京找你來啦！對了，這個小猴子就是他帶來的！」

「……」

加藤匡不答話。

忽然，坐直起來：

「打攪了！」站起來就告辭。

野間攔道：

「你受了這樣的傷，不能再開車子啦！」

「活鬼魂哪！我是！」加藤匡凄然微笑：「遇到我的父親的時候，請你告訴他，就說是我說的：希望老人家健康長壽！」

留下這句話，走了。

野間望着他凄厲的神情，不禁黯然：

——到現在，戰爭還留下這樣慘酷的犧牲，唉！

七六

這一天，有歷史傳統的城南大學對城北大學的棒球比賽，在神宮球場舉行。

早晨，毒子獨自一個，坐在空空的學生食堂裏，手撐着腮頰出神。

納屋浩和爵爺瞧了進來，看到毒子寂寞的神情，兩人相視頷首。

毒子見了他們兩個，無精打彩地問道：

「你們不去看棒球？」

「剛打羽田機場來，送佐倉老頭兒和那記憶喪失症去啦！」

納屋浩說着，端起毒子一口也沒有喝的咖啡，「咕！」地喝乾。

佐倉總一郎帶圭子往歐洲觀光去了，打算要一年之後才回來。

「讓泣子小姐保持着處女之身，就這樣遠走高飛了，眞是越想越可惜！」

爵爺遺憾萬千地說。

納屋浩問：

「毒子！你在這裏發的什麼呆？」

毒子眼神望着遠處，低聲道：

「我也去旅行旅行罷！」

「哦！我明白了！」爵爺笑嘻嘻地拍拍毒子肩膊：「野間老師又往猴兒島去了？是不是？」

「那麼毒子！你也跟着上猴兒島去不就行了嗎？」

毒子搖頭道：

「我最討厭猴子！」

「討厭？現在還顧得了討厭不討厭嗎！拿出勇氣來！」

「那兒有一百多隻哪！要是牠們吃起醋來，大夥兒打我一個，怎麼辦嘛？」

爵爺道：「那倒也是！毒子小姐！丟開這股腸子罷！還是讓老浩老俊和我，三個人抽籤算啦！」

納屋浩詫異道：

「抽什麼籤？」

「在三個人之中，決定把處女送給誰？——抽籤是最公平的啦！」

話還沒說完，爵爺嘴巴上已「拍！」的吃了箇耳光。

毒子抽回手，站將起來：

「我還是上猴兒島去！管牠一百隻一千隻，來好啦！」

說着故意昂頭挺胸，大踏步走了出去。

剩下兩個男同學，沉默了一會。

納屋浩悄然獨語道：

「我也想去旅行了！」

「又打什麼地方檢個女孩子回來嗎？」

「唔……嗡！」

「這回檢個二十歲的漂亮的回來，好吧？」

「然後讓你嚐嚐新，對不對？別做你的清秋大夢啦！」

納屋浩和爵爺走出學生食堂，由校園踱出去。

「現在去望望老俊罷！」

「對了！約新子一塊去！」

神宮球場上，城南大學贏了兩分，三壘邊上的啦啦隊正興奮的如醉如狂。

（第一部完）